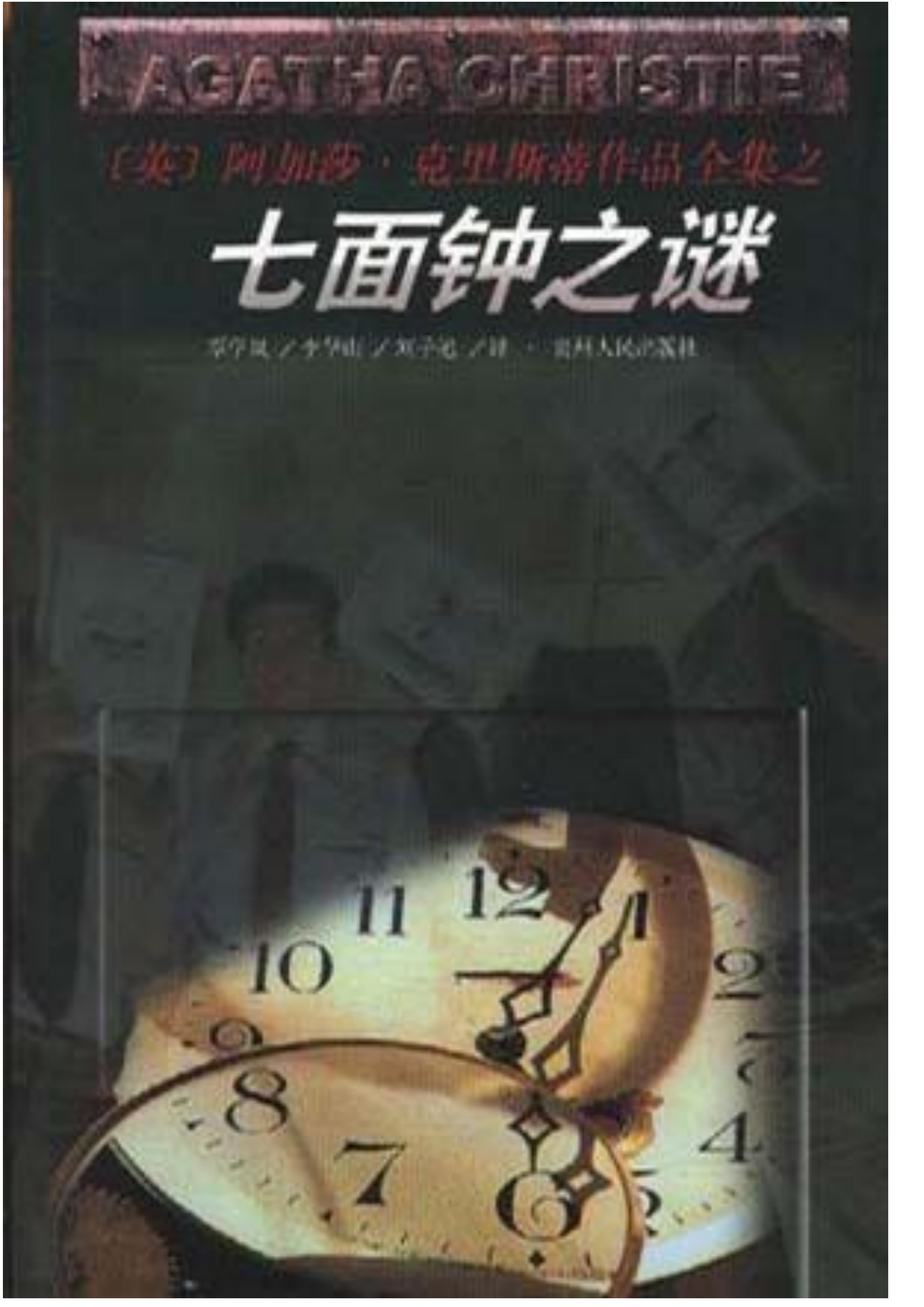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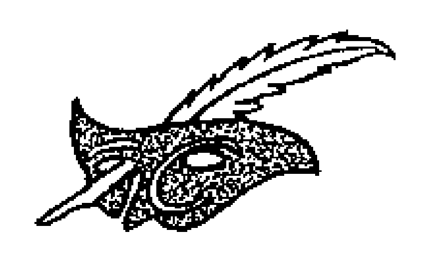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七面钟之谜

七面钟之谜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覃学岚 李华山 刘子旭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七面钟之谜

THE SEVEN DIALS MYSTERY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1929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覃学岚　李华山　刘子旭
责任编辑：袁文岗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07 千字
印　　张：9.6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679　4/I·1013
定　　价：20.5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关于早起

和蔼可亲的小伙子吉米·塞西杰一步两级地从烟囱别墅的宽大的楼梯上跑下来，由于下来得很是仓猝，所以与神情威严的管家特雷德韦尔正好撞了个满怀，特雷德韦尔端着一份刚刚煮好的热气腾腾的咖啡正在穿过厅堂。幸好特雷德韦尔躲得快，所以没有酿成大祸。

"对不起，"吉米忙赔不是。"我说，特雷德韦尔，我是不是下来得最晚的一个？"

"不，先生，韦德先生还没下来呢。"

"好的。"吉米说完，进了用早餐的屋子。

屋子里除了房东太太以外，空无一人。她用责备的眼光扫了吉米一眼。这一眼扫得吉米很不舒服，就跟他看到打鱼的人晾在木板上的大头鱼的眼睛所产生的那种感觉没有什么两样。哼，岂有此理，这女人干吗要用这样的眼光看他？不

就是在一幢乡下的房子里没能在九点三十分准点起床下楼嘛。说真的，此时已是十一点一刻了，或许，最晚也只能晚到这个时辰了，不过，即使这样……

"我怕是起得晚了一点吧，库特夫人。是不是？"

"噢，没关系。"库特夫人说话的口气中透着一种哀伤。

其实，人们吃早饭迟到是一件令她很不安的事情。她婚后的头十年里，奥斯瓦德·库特爵士（当时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先生），说得严重一点，只要他的早饭迟于八点哪怕是半分钟，便会大发雷霆。库特夫人也渐渐地把不准时的习惯看成是最最不可原谅的罪恶。而且习惯终归是难改的。她是个直性子，有时禁不住问自己，如果这些年轻人连早起都做不到，那他们还能干出什么像样的事来呢。奥斯瓦德爵士常常对记者和别的一些人说："我把我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早起、俭朴和井井有条的生活习惯。"

库特夫人身材高大，身体健康，但总是一幅哀伤的样子，她大大的眼睛里透着忧伤，说起话来声音低沉。如果某个画家想画一幅"为死去的孩子而哀悼的拉切尔"的油画，那么，库特夫人必定是理想的模特。而库特夫人如果真的去演情节剧，她也会扮演得很出色的："在纷纷落下的大雪中，跌跌撞撞前行的一位妇女，被一个恶棍遗弃了。"

她的样子使人觉得她一生中必定有过极大的隐痛。实际情况是她从未有过什么不幸，倒是嫁给了奥斯瓦德爵士后使她也出人头地了。做姑娘时她是一个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小精灵。当时，她深深地爱上了奥斯瓦德——一位在她父亲的五金店边上开了家自行车店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

他们曾经过得很快乐，先是租了几间屋住，后来有了一幢小小的房子。然后他们的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壮观华丽，但总是与“工场”离得不太远。近来，奥斯瓦德的成功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才使他和“工场”脱离了那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他总喜欢租用全英格兰最大最豪华的别墅。这幢叫“烟囱别墅”的别墅是一个有些年头的地方。两年前从凯特勒姆勋爵夫人手中把它租过来的时候，奥斯瓦德觉得自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库特夫人对此并没有那么高兴。她是那种性格孤僻的女人。刚结婚的那几年，她主要的消遣方式就是和“女孩子”闲聊，有时甚至是跟三个“女孩子”聊，跟自己家里的佣人们聊天是库特夫人那个时代的主要消遣。现在尽管身边有着一群女仆，一位像主教大人一样威风凛凛的管家，几个身材高大的男仆，一群叽叽喳喳在厨房帮忙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女孩子，一位有点“性格”的让人望而生畏的外国厨师，还有一个一走动就要哑着嗓子叫唤的女管家，而库特夫人却像一个人困在一个孤岛上似的。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从开着的法国式窗户缓缓地走了出去，让吉米·塞西杰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马上趁机多吃了几片腰花和咸肉。

库特夫人忧心忡忡地在露台上站了几分钟，然后鼓起勇气想跟麦克唐纳套上几句，麦克唐纳是园丁里面的头儿，此时他用独裁君主的目光巡视着自己统治的这块领地。他是园丁中的酋长和亲王，他了解自己的领地，而且像暴君一样统治着它。

库特夫人惴惴不安地走近了他。

“早上好，麦克唐纳。”

“早上好，夫人。”

他以园丁头儿的口吻回了话——口气中带着哀伤，但不乏尊严——恰如一位参加葬礼的帝王。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弄些那边刚熟的葡萄作为今天晚上的甜食？”

“但还没到采摘的时候呢！”麦克唐纳说。

他语气缓和而坚定。

“哦。”库特夫人说道。

她鼓起勇气说道：

“噢，但是，我昨天去了上面的那间温室，尝了一颗，味道挺不错。”

麦克唐纳打量着她，弄得她脸红了。他的目光使得库特夫人觉得自己干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很明显，已故的凯特勒姆勋爵夫人从未如此失礼，竟然进自家的温室随便摘葡萄吃。

“如果您事先吩咐一声，我们早就摘一大串给您送去了。”麦克唐纳的口气很严厉。

“噢，多谢了。”库特夫人说道，“行，下次我一定这样做。”

“不过葡萄现在还不宜采摘。”

“是的，”库特夫人喃喃道，“是的，我想是不宜。那就算了吧。”

麦克唐纳保持着一种威严的沉默。库特夫人又一次鼓

起了勇气。

“我正想同您谈谈玫瑰园后面那块草坪的事。我想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草地滚木球场。奥斯瓦德爵士非常喜欢滚木球。”

“为什么不呢?”库特夫人心里想道。她在早年学习英格兰历史时就知道,弗朗西斯·德雷克和他的骑士朋友们不是在玩滚木球时才看见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吗?这显然是一项绅士玩的游戏。而且麦克唐纳也不应该反对。但她没有把这个园丁头儿的固有习性考虑进去,那就是反对别人对他的一切建议。

“也许可以这样改造一下。”麦克唐纳态度暧昧地说道。

他说话的口气里有一种泼冷水的意味,但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诱使库特夫人彻底放弃。

“如果能把它打扫一下……呃……修剪一下……呃……诸如此类的事情吧。”她仍然抱着一线希望。

“当然。”麦克唐纳慢吞吞地说道,“这能做到。但这就意味着要把威廉从那边叫过来了。”

“噢!”库特夫人心中并不明白。“那边”两个字在她脑海中丝毫没有引起什么意义——除了让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了一首苏格兰的歌曲——但对于麦克唐纳来说,这无异于是最强烈的反对了。

“真遗憾。”麦克唐纳说道。

“当然。”库特夫人说道,“是遗憾。”她真奇怪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急急忙忙地表示赞同。麦克唐纳死死地盯着她看。

“当然,”他说,“如果您有吩咐的话,夫人……”

他没有说下去。但他话中的威胁口吻对库特夫人来说是再明显不过了。她立即投降认输了。

“哦、不，”她说，“我知道您的意思，麦克唐纳。不……不……威廉最好还是留在那边吧。”

“我也正是这么认为，夫人。”

“那是，”库特夫人说，“那是，当然。”

“我想您会同意的，夫人。”麦克唐纳说道。

“哦，当然。”库特夫人又说了一遍。

麦克唐纳正了正帽子走开了。

库特夫人不快地叹了口气，目送着他走远。吉米・塞西杰在饱餐了一顿腰花和咸肉后，来到露台上站在了她的身边，他也叹了口气，但他叹气的心情截然不同。

“这个上午真是好极了，嗯？”他说。

“是吗？”库特夫人心不在焉地说，“哦，对，我想是。刚才我没有注意到。”

“其他人呢？是不是都在湖上划船？”

“我想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确实在湖上，我不会觉得奇怪。”

库特夫人转过身又一头钻到屋里去了。特雷德韦尔此时正在端详一个咖啡壶。

“噢，我的天，”库特夫人嚷道，“他……他还没有……”

“您是说韦德先生吗，夫人？”

“对，韦德先生。他还没下来吗？”

“没有，夫人。”

“已经很晚了。”

"对，夫人。"

"噢，我的天，我想他总有个时候会下来的，你看呢，特雷德韦尔？"

"当然，夫人。昨天韦德先生是十一点半下来的。"

库特夫人看了一下钟，已经十一点四十了。她心中涌起了一阵同情心。

"真是太难为您了，特雷德韦尔。您得把这儿打扫完，然后在一点钟之前又得把午餐摆好。"

"我已经习惯年轻绅士们的生活方式了，夫人。"

他话说得不重，但责备的口吻是毫无疑问的。教堂的大主教在责备一个好心但无意中犯了错的土耳其人或别的异教徒时也会用这种口吻。

库特夫人今天早上是第二次脸红了，幸好这时发生了一件别的事。门开了，一个表情严肃、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把头伸了进来。

"噢，原来您在这儿，库特夫人。奥斯瓦德爵士找您有事。"

"哦，我马上就去，贝特曼先生。"

库特夫人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鲁珀特·贝特曼是奥斯瓦德爵士的私人秘书，他从另一个方向，从吉米·塞西杰还悠然自得地站在那儿的那扇窗户旁走了出去。

"早上好，猩猩。"吉米跟他打了个招呼。"我想我得去拾掇拾掇，好取悦于那些该死的小妞们。你来吗？"

贝特曼摇了摇头，顺着露台和书房的窗户走开了，看着

他远去的背影，吉米露齿一笑。他和贝特曼同过学，当时，贝特曼是个不苟言笑、戴着一副眼镜的孩子，天知道是什么原因竟得了“猩猩”这么个外号。

吉米心里在想，猩猩还是和从前一样是一头蠢驴。那句俗话“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是认真的”用在他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吉米打了个哈欠，慢慢地向湖边走去。姑娘们都在那儿，有三个，都是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两个梳着黑色的短发，另一个留着浅色的短发。那个最喜欢格格笑的叫海伦，另一个叫南希，至于第三个，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人们管她叫袜子。和这些女孩子在一起的是他的两个朋友，比尔·埃弗斯莱和罗尼·德弗罗[1]，两个都供职于外交部的一个部门。

“嗨！”海伦打了个招呼。“吉米，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先生呢？”

比尔·埃弗斯莱说：“你该不是说格里·韦德还没起来吧？应当想办法治治那个家伙。”

“他要是不小心，”罗尼·德弗罗说道，“有那么一天会整个儿错过早餐的，跑下楼来发现已是吃晚饭或茶点的时候了。”

“真难为情，”那个叫索克斯[2]的女孩子说道，“库特夫人都担心到了那个分上，她越来越像一只想下蛋却找不着窝的母鸡了。太不像话了。”

---

[1] 罗尼即罗纳德之昵称。——译注。

[2] Socks，意为袜子。——译注。

"我们去把他从床上揪起来吧。"比尔建议道,"来吧,吉米。"

"噢,我们还是微妙点儿的好。"索克斯插了一句,她对"微妙"这个词似乎情有独钟,张口闭口都少不了。

"我是个大老粗。"吉米说道,"我微妙不来。"

"明天早上我们一块儿干吧。"罗尼漫无边际地建议道,"你们看,让他在七点钟起床,把全屋子的人都惊动起来。特雷德韦尔惊掉了他的假胡子,把茶壶掉在地上;库特夫人变得歇斯底里,一下子倒在比尔的怀里——比尔的力气大嘛;奥斯瓦德爵士'哈!'一声,钢铁公司的股票攀升一又八分之五点;猩猩大发脾气,把眼镜摔在地上再踩上几脚。"

"你不了解格里。"吉米说,"我想泼上足够多的冷水或许能够把他弄醒,但方法还得适当才行。不过他翻个身还会睡过去的。"

"噢,我们应该想点比泼凉水更微妙的办法来。"索克斯插了一句。

"好啊,那你说怎么办?"罗尼直截了当地问。但谁也没有想出什么别的法子来。

"我们应当能想出点什么办法来的。"比尔说,"谁点子多?"

"猩猩。"吉米说,"他来了,和往常一样风风火火地过来了。猩猩过去就是个用脑子的人,他真是不幸,从小时候起就是这样。我们让猩猩来想办法。"

贝特曼先生耐心地听着他们有点互相矛盾的陈述,他的神情就像一个随时准备开溜的人一样。他听完后立即说

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我建议用闹钟，”他简截地说，“为了防止睡过头，我自己就一直用闹钟。我发现早上不声不响地送上一杯早茶有时并不能把一个人弄醒。”

他急匆匆地走开了。

“闹钟？”罗尼摇了摇头。“一个闹钟？要把格里·韦德吵醒，一打可能还差不多。”

“干吗不呢？”比尔脸涨得通红，口气很认真地说，“我有了一个主意，咱们大家去商场去一个人买一只吧。”

大家笑着，聊着。比尔和罗尼去找车子去了。吉米被分派去打探餐厅里的情形，他很快就回来了。

“他在那儿，为了把迟到的时间赶回来，他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烤面包和果酱。我们怎样才能让他不跟我们一起去呢？”

最后决定去找库特夫人，让她设法把他拖住。吉米和海伦、南希一起完成了这项任务。库特夫人显得很困惑，也有些担忧。

“开个玩笑？你们要当心些，好吗，孩子们？我是说，你们注意不要损坏了家具和其它东西。你们知道，下个星期我们就得归还这幢房子了，我不想让凯特勒姆勋爵有什么……”

比尔从车库回来了，这时他插了进来，让库特夫人不必担心。

“不要紧的，库特夫人。邦德尔·布伦特，凯特勒姆勋爵的女儿，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不会有什么顾忌的，绝对不

会。我敢打包票。而且也不可能造成什么损坏。这是一件静悄悄的事情。"

"很'微妙'的事情。"那个叫索克斯的姑娘加了一句。

库特夫人神情忧郁地沿着露台走时，格里·韦德正好用完早餐从餐厅里出来。吉米·塞西杰是个皮肤白皙、长着一张圆脸的年轻人，而格里·韦德则显得更白，脸也更加圆胖，但和他毫无表情的面孔一比，吉米显得更为狡黠。

"早上好，库特夫人。"格里·韦德说道，"其他人在哪里？"

"他们都到贝辛商场去了。"库特夫人说。

"干嘛去了？"

"为了开个玩笑。"库特夫人用她特有的低沉、忧郁的口气说道。

"大上午的开玩笑也未免太早了些吧？"韦德先生说道。

"可现在并不是很早呀。"库特夫人意有所指地说道。

"恐怕我是下来得晚了些。"韦德先生坦率得可爱，"奇怪的是，无论在哪里，我总是最后一个起床。"

"的确很奇怪。"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韦德先生仔细想了想说道，"我想不出来，我敢肯定。"

"你起床不就得了吗？"库特夫人建议道。

"噢！"韦德先生惊呼了一声。她直截了当的建议让他大为吃惊。

库特夫人继续热情地说道：

"奥斯瓦德爵士在我面前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对一个要

求上进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守时的习惯更好的了。"

"这个我知道。"韦德先生说，"在城里的时候，我也不得不这样做。我是说，上午十一点我必须准时赶到那个老掉牙的外交部。您不要总以为我是个懒虫，库特夫人。噢，在低处边界那边，您有着多么漂亮的花儿呀。我说不上它们的名字，但在家里我们也有一些——就是那些紫红色的叫什么来着的花儿。我姐姐对园艺也简直是着迷透了。"

库特夫人马上显得高兴起来。她心中的委屈却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那你们家的园丁又怎么样呢？"

"我们只有一个园丁。那家伙年纪大了，人又木讷，懂得并不多，倒是吩咐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对吧？"

库特夫人用一种极其深沉的语气表示赞同，而这种深沉满可以使她成为一个感情丰富的演员。他们转而开始讨论起园丁的邪恶来。

在这段时间里，去贝辛商场买闹钟的那拨人也进展得颇为顺利。那家商场让他们找了个遍，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买闹钟着实让店主惊喜了一阵子。

"我真希望邦德尔也在这儿。"比尔嘟囔道，"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你会喜欢她的。在体育方面是把好手，而且很有脑子。你认识他吗，罗尼？"

罗尼摇了摇头。

"不认识？那你也太不沾腥了。她可是个很性感的妞儿哟。"

“还是蓄着点儿嘴巴，说得微妙一点儿吧，比尔。”索克斯说道，“别光知道背地里说姑娘们的坏话，赶紧做正事吧。”

默格特罗伊德先生是这家商店的主人，一见顾客上了门就扯开了生意经。

“如果您要我说呀，小姐，您就不要挑这种 7/11 型的。当然，这种型号的钟也不错，我并不想贬低它，但我会建议您买这种 10/6 型的。多加点儿钱完全值得的，性能可靠极了。我不想让您买了以后又……”

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样让默格特罗伊德先生说下去可没个完，必须像关水龙头一样把他关住。

“我们要的不是可靠。”南希说。

“只要能走一天就行了。”海伦补充了一句。

“我们不想随随便便地要一只。”索克斯说，“我们要一只闹声特别响的。”

“我们要……”比尔一开口就让吉米打断了，吉米那机械的脑子最后总算抓住了一次机会。在随后的五分钟里，各式各样的闹钟响成一团，简直把这个商店搅得沸腾起来。

最后，他们挑了六只足可以当发令枪的闹钟。

“大家听我说几句，”罗尼漂亮地加上了一句，“我要替猩猩也捎上一只。这是他出的主意，把他排除在外可太不像话了。在场的人中他也算一个。”

“说得对。”比尔说道，“我要给库特夫人再带上一只，越多越开心。她正在做艰苦的前期准备工作，没准现在正在跟格里瞎聊呢。”

的确，就在这个时候，库特夫人正不厌其烦地说麦克唐纳和一个极漂亮的妞儿的事呢，而且说得津津有味。

所有的闹钟都包装好并付了钱，默格特罗伊德先生看着远去的汽车，脸上露出了疑惑不解的神情。现在这些上流社会的年轻人真能折腾，但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他松了一口气，转身接待下一个顾客，是一位牧师的妻子，她想要一个不漏水的茶壶。

第二章　事关闹钟

“我们把闹钟放在什么地方呢?”

晚饭吃完了。库特夫人又被他们分派了任务。没想到奥斯瓦德爵士突然建议打桥牌,给她解了围。“建议”这个词或许用得不恰当,因为,已经是“我们的工业巨头”之一的奥斯瓦德爵士只不过表示了一下想法,周围的人就忙不迭地来投这个大人物之所好了。

桥牌桌上鲁珀特·贝特曼和奥斯瓦德爵士一方,库特夫人和格里·韦德合作为另一方,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奥斯瓦德爵士牌技高超,正如他做所有其它事情一样,而且他还很希望同伴能给予很好的配合。贝特曼在牌桌上的表现和他做秘书时一样都完美无缺。这一对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上的牌,嘴里不时喊着:“两无将”、“加倍”、“三黑桃”。库特夫人和韦德先生则显得轻松多了,也不像对方

那么专注，每打完一局牌，这位年轻人总要补上一句，“嘿、对家，您打得真是太棒了”。他那尊敬的语气令库特夫人感到既新鲜又舒服。他们手中的牌也的确不错。

其他人按说应该在一间大舞厅里听收音机里的音乐跳舞的，而实际上他们却聚在杰拉尔德·韦德的卧室里，屋里回荡着姑娘们压得低低的格格笑声和那些钟响亮的滴答声。

“在床下放成一排，”吉米对比尔提出来的问题作出了上面这样的建议。

“那我们该把钟设在几点？我是说，定在什么时候闹呢？是定在同一个时刻让它们一起闹起来呢，还是有先有后？”

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派认为对格里·韦德这样出名的大睡虫来说，必须把八只钟定在同一个时刻闹响才行，另一派主张八只钟接二连三不停地闹效果会更好。

最后后一派的意见占了上风。闹钟被调成一个接着一个地响闹，从六点三十分开始。

“我希望这次能给他一个教训。”比尔善意地说道。

“听，听。”索克斯说。

藏闹钟的活儿才刚刚开始就突然传来了一声报警的信号。

“嘘！”吉米叫了一声。“有人上楼来了。”

人们慌作一团。

“没事儿，”吉米说，“来的是猩猩。”

贝特曼准备回自己房间去拿块手帕，路过时他停下来

往里边看了看，随后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实际的问题。

“上床时他会听到钟滴答滴答走的声音。”

合谋的人面面相觑。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么？”吉米用一种肃然起敬的声音说道，“猩猩就是有脑子嘛。”那个被称为有脑子的人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的确，”罗尼·德弗罗头歪在一边说，“八只钟一起滴答滴答地响，连死人都会吵醒。老格里即使是头蠢驴也会听得见的。他会猜到肯定有什么名堂的。”

“我怀疑他是不是那样。”吉米·塞西杰说。

“什么样？”

“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头蠢驴。”

罗尼从眼镜后面直盯着他。

“我们都了解格里。”

“是吗？”吉米反问道，“我有时在想，一般人不大可能傻到格里把自己装扮成的那种程度。”

大家都望着他。罗尼的表情很严肃。

“吉米，”他说，“你的确有脑子。”

“又一个猩猩。”比尔赞许地说道。

“嘿，瞎猫碰上个死老鼠呗，仅此而已。”吉米为自己辩解了一句。

“我说，大家别都在这儿玩‘微妙’了，”索克斯叫道，“还是说说我们该拿这些钟怎么办吧？”

“猩猩又回来了，我们问问他吧，”吉米提议说。

猩猩在充分调动了他那不平凡的大脑后，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我们等他睡着以后再轻手轻脚地走进他的房间，把那些钟放在地板上。”

“小猩猩这次又说对了。”吉米说，“大家都把钟调到一点，然后我们下楼，就不会引起怀疑了。”

那边还在打桥牌，但有了一点变化，奥斯瓦德爵士现在和他妻子配对。每次出牌只要她出一点点错，奥斯瓦德爵士都会一五一十地指出来，库特夫人则显得很有涵养地接受每一次指责，但要说真正的兴趣，却一点也没有。她不只一次地说：

“我明白了，亲爱的。你指出来真是太好了。”

但她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杰拉尔德·韦德不时对猩猩夸奖一句：

“出得好，伙计，出得真好。”

比尔·埃弗斯莱正和罗尼·德弗罗紧张地谋划着。

“假定说他大约十二点上床——你认为我们应该再给他多长的时间——大约一个钟头？”他打了个哈欠。

“真是怪事——要在平时凌晨三点我才会跟人家道别的，但是今天晚上，因为我知道我们得多熬一会儿，所以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孬种就孬种，我得马上休息去了。”

大家都承认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

“我亲爱的玛丽亚，”奥斯瓦德爵士的口气中带有一丝愠怒，“我告诉过你多少次，叫你在想知道要不要飞牌的时候不要犹豫不决，这样一桌人都知道了你手上的牌。”

库特夫人本来能轻而易举地把这种指责挡回去，即奥

斯瓦德爵士是明手，没有权利对庄家出什么牌说三道四。但她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她和气地笑了笑，使劲地把她那丰满的胸脯往桌子前面欠了欠，硬是把坐在她右手的杰拉尔德·韦德手里的牌看了个仔细。

她看见了Q时，心中的不安顿时消失了。她打了个J，赢了这墩牌，便准备放下手里的牌。

“赢了四墩，而且赢了这一局。”她高兴地宣布。“我觉得我能赢四墩真是运气。”

“运气！”杰拉尔德·韦德把椅子往后一推，来到壁炉边，加入了聚在炉子边上的人群，嘴里嘟囔道，“她管那叫运气。那女人得防着点儿才成，她喜欢偷看人家的牌。”

库特夫人正在拢桌上的纸币和银币。

“我知道我做庄做得不好，”她的口气听上去好像很悲哀，但还是未能掩饰住内心的喜悦。“只是我的运气实在是很好。”

“你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桥牌手，玛丽亚。”奥斯瓦德爵士说道。

“当然，亲爱的。”库特夫人答道，“这个我知道。你一直都在跟我这么说，而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她是尽了力了，”杰拉尔德·韦德低声说道，“而且不加任何掩饰。如果她找不到别的办法看到你手里的牌的话，她就会直接把头压到你的肩膀上来看的。”

“我知道你尽了力。”奥斯瓦德爵士说，“问题是你根本就没找到打牌的感觉。”

“我知道，亲爱的。”库特夫人答道，“这个你一直都在跟

我说。不过你还欠我十个先令，奥斯瓦德。”

“是吗？”奥斯瓦德爵士显得很惊讶。

“没错。一千七百分——应该是八英镑十先令，而你只给了八英镑。”

“啊，”奥斯瓦德爵士叫道，“是我错了。”

库特夫人遗憾地冲他笑了笑，收起了那十先令。尽管她喜欢自己的丈夫，但也不容许他无缘无故地少给十个先令。

奥斯瓦德爵士挪到了一张墙边桌旁，喝了些威士忌苏打水，开始变得热情友好起来。当人们互道晚安时已经是十二点半了。

罗尼·德弗罗的房间在杰拉尔德·韦德的隔壁，所以被委派去观察进展情况。两点差一刻的时候，他悄悄地到每个人的房间前敲门，于是穿着各种睡衣和晨衣的人们聚在了一起，楼道里响起了拖鞋声、低低的笑声和悄悄的说话声。

“他的灯已经熄了二十分钟了。”罗尼用一种沙哑的声音低声说道，“我还以为他不会熄灯呢。刚才我把他的门打开了一条缝往里看了看，他好像已经睡熟了。现在怎么办？”

很快八只钟又被集中到了一起，这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

“我们不能一群人都闯进去，不能太吵了，只能派一个人进去，其他的人把这些古董从门口往里递。”

就该由谁来担此大任的问题，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三个姑娘被排除在外了，理由是她们喜欢格格地笑。埃弗斯莱也被排除了，因为他人高马大，走起路来脚步又沉又

重，加上他手脚也不麻利，尽管他强烈地否认这最后一点。吉米・塞西杰和罗尼・德弗罗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但最后绝大多数人都决定应该推选鲁珀特・贝特曼。

“猩猩的确是最佳人选，”吉米表示赞同，“不管怎么说，他走起路来像猫一样轻，什么时候都是那样，而且，万一格里醒过来，猩猩肯定能够想出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来把他糊弄过去。你们知道，一些听上去有道理的话会让他放心而不至于让他心生疑窦。”

“一些很‘微妙’的话。”那个叫索克斯的姑娘附和道。

“完全正确。”吉米肯定了一句。

猩猩真是干净利落，他小心翼翼地将那间卧室的门打开，手里拿着两只最大的钟消失在黑暗之中。一两分钟后他又回到了门口，其他人又递给他两只闹钟。这样又来回重复了两次，最后他终于出来了。所有的人都屏息倾听着。杰拉尔德・韦德均匀的呼吸声还依稀可辨，但已经渐渐地被默格特罗伊德先生的那八只大闹钟冷漠而机械的滴答声给淹没了。

第三章 玩笑失败了

"已经十一点半了，"索克斯绝望地说道。

这个玩笑——如果说是一个玩笑——是不成功的。但闹钟还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它们响得那样起劲、那样热烈，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把罗尼·德弗罗都惊得从床上弹了起来，还以为世界末日来临了。如果说隔壁屋里的人都惊成了这个样子，那么离钟最近的人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罗尼匆匆地来到外面的过道，将自己的耳朵贴在了门缝上。

他以为会听到咒骂声，而且骂些什么他预计到了，对此他毫不怀疑。可是，他什么也没听到。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听到他指望听到的东西。那些闹钟滴答滴答地响了一夜，响得是那样的高亢、雄浑，让人心烦意乱。现在又有一只闹钟响了，闹声沙哑、震耳欲聋，即使是个聋子听了也会跳起来。

毋庸置疑，闹钟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它们的表现已超过了默格特罗伊德先生的承诺。但在杰拉尔德·韦德身上，它们好像遇上了真正的对手。密谋的人们几乎要绝望了。

“这家伙简直不是人。”吉米·塞西杰嘟囔道。

“没准他以为自己听见的是远处的电话铃的响声，所以翻个身又睡着了。”海伦，也可能是南希，作出了这样的猜测。

“在我看来这似乎太非同一般了。”鲁珀特·贝特曼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以为他应该去找个医生瞧瞧。”

“准是鼓膜的毛病。”比尔显得很有信心。

“唉，如果要我说呀，”索克斯说，“我觉得他是来了个将计就计。他不可能没有听见，但他想通过假装什么也没听见来骗骗我们，让我们的计划破产。”

大家都用尊敬而钦佩的目光看着索克斯。

“有点道理。”比尔说。

“他很微妙，事情就是这样。”索克斯说，“不信你们看，他肯定要特别晚才会下来吃早饭——就是为了气气我们。”

时钟已指向十二点，大家普遍认为索克斯的说法是对的，只有罗尼·德弗罗表示了异议。

“大家忘了，第一只钟闹响的时候我就在门口了，不管格里决定后面怎么做，他的第一反应应当是被惊醒，应当有点什么动静。猩猩，你把闹钟放在什么地方了？”

“就在离他耳朵不远的一张小桌上。”贝特曼说。

“你想得很周到，猩猩。”罗尼恭维了一句。“好，告诉

我，"他转过来对比尔说道，"如果一只大嗓门的闹钟早上六点在你耳朵边几英寸远的地方突然响声大作，你会说些什么？"

"噢，天啦，"比尔嚷道，"我会说……"他突然打住了话头。

"你当然会，"罗尼说，"我也会，所有人都会的。这是人们所说的自然而然的反应。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反应。所以，我说猩猩对了——格里的耳膜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毛病。"

"现在是十二点二十分。"另一个姑娘很沮丧地说了一句。

"我说几句，"吉米慢吞吞地说道，"事情好像有点过头了，不是吗？我想玩笑归玩笑。但这样显然过分了，会让库特夫妇感到有些难堪的。"

比尔盯着他看。

"你想到了什么？"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不像是格里干的事。"

他觉得很难用言词把想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他不想多说，但是，他发现罗尼的目光在盯着自己。罗尼忽然警觉起来。

正在这时，特雷德韦尔跑进了房间，他踌躇地四下看了看。

"我以为贝特曼先生在这儿呢。"他抱歉地解释道。

"他刚从这扇门出去了。"罗尼说，"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特雷德韦尔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到了吉米的身上，然后又移了回来。两位年轻人心领神会地随他离开了这间屋子。特雷德韦尔随手小心地将餐厅的门带紧了。

“好了，出了什么事?”罗尼问道。

“韦德先生还没有下来，先生，我就自作主张让威廉斯去了他的房间一趟。”

“后来呢?”

“威廉斯刚刚神色慌张地跑下来，先生。”特雷德韦尔顿了顿，是为了有所准备。“我恐怕，先生，那位可怜的年轻人已经一觉睡死了。”

吉米和罗尼瞪大眼睛盯着他。

“胡说，”罗尼最后喊了起来，“这……这不可能。格里……”他脸色突然变了。“我……我这就上去看个清楚。威廉斯那个笨蛋一定搞错了。”

特雷德韦尔一把拉住了他。吉米心头涌起一股奇特的超然感，他觉得这位管家已经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了。

“不，先生，威廉斯没有搞错。我已派人去叫卡特赖特医生去了，同时我也自作主张将门锁上了，眼下正准备去通知奥斯瓦德爵士。现在我必须找到贝特曼先生。”

特雷德韦尔急匆匆地走开了。罗尼发呆似的站在那里。

“格里。”他喃喃自语道。

吉米挽着朋友的手，带着他从一扇侧门走到了阳台一处比较僻静的地方。吉米让他坐在了一把椅子上。

“别紧张，老伙计。”他轻声安慰罗尼道，“一会儿你就会缓过气来的。”

但罗尼用了一种很奇怪的目光看着他。吉米没想到罗尼和韦德的交情会有如此之深。

“可怜的格里。”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如果说有人看上去很健康的话，那就是他了。”

罗尼点了点头。

“这个闹钟的玩笑也开得太糟糕了。”吉米接着说，“真奇怪，为什么玩笑常常跟悲剧搅在一起呢?”

吉米不时地说上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好让罗尼有时间缓过气来，而罗尼仍然坐立不安。

“我希望医生赶快来。我想知道……”

“知道什么?”

“他的……死因。”

吉米嘴角一撇。

“心脏病?”他信口猜了一句。

罗尼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

“听我说，罗尼。”吉米说。

“嗯?”

吉米觉得很难再说些什么。

“你该不是……不是在想……呃，我是说，你脑子里该不会有……‘他是让人打死的’之类的想法吧?特雷德韦尔在锁门和料理其它的事情。”

在吉米看来，罗尼对他说的这些话应该有所反应，但他却依然直盯盯地望着前面，一声不吭。

吉米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除了等待，他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可干，所以他也就等着。

特雷德韦尔的到来才打破了沉默。

“医生现在在书房，他想见见你们二位，二位如果乐意的话。”

罗尼一跃而起。吉米紧随其后。

卡特赖特医生身材瘦削，是个一看就知道的聪明能干、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简单地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个招呼。猩猩戴着眼镜，显得比以往更加严肃，他为双方作了介绍。

“我知道您是韦德先生生前很要好的朋友。”医生对罗尼说道。

“他最要好的朋友。”

“嗯，噢，事情看起来十分清楚，当然也很凄惨。他很年轻，也很强壮。您知不知道他有睡前必须抽点儿什么进去才能入睡的习惯？”

“抽点儿什么才能入睡？”罗尼瞪大了眼睛。“他总是睡得像个木桩似的。”

“您从未听他抱怨过失眠什么的吗？”

“从来没有。”

“但是，事实是明摆着的。不过，我恐怕，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得调查一下。”

“他是怎么死的？”

“基本上已没有什么疑问了：我要说的是氯醛服用过量。他床边就有这东西。一个瓶子，还有玻璃杯。真是太凄惨了，这种事情。”

吉米开口问了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觉得已经挂在他朋

友的嘴边多时了，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始终没有说出来。

“难道不可能有任何……非正常死亡的迹象吗?”

医生目光锐利地盯着他。

“您为什么问这个? 有什么怀疑的理由吗?”

吉米看了看罗尼。如果罗尼知道什么的话现在应该是说出来的时候了，但让他感到惊奇的是罗尼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理由。”罗尼回答得很清楚。

“那么说是自杀喽?”

“当然不是。”

罗尼断然回答，但医生还是不怎么肯相信。

“您知不知道他是否有其它方面的麻烦? 比如说，金钱方面的，或者女人方面的?”

罗尼又一次摇了摇头。

“现在说说他亲戚方面的情况吧。一定得通知他们。”

“他有一个妹妹……确切地说是同父异母的，住在迪恩小修道院，离这儿约二十英里。格里不住在城里时就跟她住在一起。”

“嗯哼，”医生应了一声。“噢，必须通知她。”

“让我去吧。”罗尼说，“这不是什么好差事，但总得有人去做。”他看了看吉米。“你认识她，对吗?”

“有过一面之交，跟她跳过一两次舞。”

“那么我们开你的车去，你不会介意吧? 我一个人干不了。”

“没问题，”吉米用安慰的口气说道，“你不说我自己也会提出来的。我这就去把那辆破车发动起来。”

他很高兴有事情可做了。但罗尼的表现让他感到很困惑。他到底知道或者怀疑什么呢？如果他有什么疑虑的话，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疑虑说给医生听呢？

转眼这一对朋友已坐在吉米的车里飞驰了，这次他们可以放心地不顾限速之类的玩意儿了。

“吉米，”罗尼终于开口说话了，“我想，现在，你可能要算我最好的朋友了。”

“那又怎样呢？”吉米说道。

他用粗哑的声音说道：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一件你应该知道的事。”

“关于格里·韦德的？”

“对，关于格里·韦德的。”

吉米等着罗尼的下文。

“是什么？”他最后忍不住问道。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罗尼说道。

“为什么？”

“我跟人家许过诺的。”

“噢，既然这样，或许你最好还是别说。”

沉默了一会儿。

“不过，我还是想……你知道，你的脑子比我的管用。”

“那是自然。”吉米很不客气地说道。

“不，我不能。”罗尼突然说了一句。

“行，”吉米说，“随你的便。”

沉默了多时之后，罗尼说道：

“她怎么样？”

“谁?”

“那个女孩。格里的妹妹。”

吉米沉默了几分钟,然后用一种说不清楚是哪儿起了变化的语气说道:

“她还不错。实际上……嗯,她非常出色。”

“我知道格里对她很有感情,他时常提起她。”

“她对格里也很有感情。这……这对她来说会是个很大的打击。”

“对,这确实不是什么好差事。”

此后他们谁也没再说什么,默默无语地到达了迪恩小修道院。

女仆告诉他们洛兰小姐在花园里,如果他们想见科克尔夫人倒是可以。

吉米赶紧表明他们不是来找科克尔夫人的。

“科克尔夫人是谁?”他们来到那个人们已经不怎么进去了的花园时罗尼问道。

“和洛兰小姐住在一起的老太婆。”

他们俩来到了一条铺了石子的道路上,路的尽头站着一个姑娘,手里牵着两条长毛狗。她是一个小个子女孩,肤色洁白,穿着一身有些破旧的衣服,完全不是罗尼心中想象的那个样子。实际上,吉米平素交往的姑娘都不是这个类型。

她抓着一条狗的颈圈,过来见这两位客人。

“二位好。”她说,“二位千万不要怪罪伊丽莎白,它刚产下了一窝小崽,眼下特别提防生人。”

她的举止惊人地自然，当她抬起头来笑时，她那淡红如野玫瑰的脸更加娇艳了。她的眼睛是深蓝色的，就像矢车菊一般。

突然她的眼睛睁大了——是有了某种警觉吗？好像她已经猜到了似的。

吉米赶紧作介绍。

"这位是罗尼·德弗罗，韦德小姐。您肯定经常听格里说起过他。"

"噢，对。"她冲他愉快、热情地一笑，对他表示欢迎。"你们俩一定都是从烟囱别墅来的吧？格里为什么没跟你们一起来？"

"他……呃……不能来。"罗尼说到这儿停住了。

吉米又一次看到她眼中闪过恐惧的神色。

"韦德小姐，"他说，"恐怕，我是说，我们给您带来了坏消息。"

她的神情一下子警觉起来。

"格里？"

"对，格里。他……"

她突然冲动地一跺脚。

"啊，告诉我……告诉我……"她突然转向罗尼。"你来告诉我。"

吉米心中感到一阵醋意，这一刻使他明白了以前自己一直不肯承认的事实。他知道了为什么对他来说海伦、南希和索克斯只不过是"女孩子"而已的原因。

他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见罗尼鼓足了勇气在说：

“对，韦德小姐，我要告诉您，格里已经死了。”

她显得很有勇气。当时说不出话来，但一两分钟后便又焦急地问了起来：怎么死的？是什么时候？

罗尼尽可能平静地回答了她的问题。

“安眠药？格里？”

她口气中的惊讶和不相信是明显的。吉米望了她一眼，几乎是警告的一瞥。他突然觉得天真的洛兰说得太多了。

轮到吉米时，他尽可能用平静的语气解释进行调查的必要性。她打了个哆嗦，拒绝了他们带她一起去烟囱别墅的提议，不过她解释说以后会去的。她自己有一辆双人座的汽车。

“但现在我想……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她几乎是乞求地说。

“我能理解。”罗尼说。

“完全可以。”吉米回答。

他俩看着她，都觉得很尴尬，而且无能为力。

“多谢你们来告诉我。”

回去的路上，他们没有说话，好像两人都在克制着什么。

“我的老天，那姑娘真有勇气。”罗尼说了一句。

吉米表示赞同。

“格里是我的朋友，我有责任照看她。”罗尼说。

“那是当然。”

回到烟囱别墅时，吉米被眼泪汪汪的库特夫人拦住了。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她一遍又一遍地说。

吉米搜肠刮肚地寻找一些合适的话来应付她。

库特夫人不厌其烦地跟他讲述自己一生中很多已经亡故的好友的各种琐碎事情，吉米面带同情地听着，最后好不容易才设法以一种不很粗鲁的方式脱了身。

他轻快地跑上了楼梯，罗尼正好从杰拉尔德·韦德的房间里出来，见到吉米他好像吃了一惊。

“刚才我去看了他，你现在要进去吗?”罗尼问。

“我不进去。”作为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吉米对死亡有一种很自然的反感。

“我觉得只要是朋友就应该去看看。”

“是吗?”吉米应了一句，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罗尼德弗罗也太大惊小怪了。

“对，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示。”

吉米叹了口气，还是屈服了。

“那好。”他说着走了进去，不自觉地咬紧了牙关。

床单上摆满了白色的鲜花，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就像韦德先生生前那样。

吉米不安地瞥了一眼那张静静的、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这就是圆圆胖胖、面色红润的格里·韦德吗?那一动不动的躯体。他咳嗽了一下。

他转身要离开房间，当他的目光落在壁炉台上时不禁惊讶得站住了，所有的闹钟都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摆放在上面。

他快步走了出来，罗尼在外面等着他。

“他看上去很安详。真是太不幸了。”吉米嘟囔着说。

然后他问：

“我说、罗尼，谁把那些钟摆成了那样的一排？”

“我怎么会知道呢？可能是某个仆人吧，我想。”

“奇怪的是，”吉米接着说，“上面只有七只钟，而不是八只。有一只不见了，你注意到了没有？”

罗尼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应了一句。

“是七只而不是八只。”吉米皱着眉头说，“我想知道为什么。”

第四章　一封信

“毫不顾及他人，我觉得就是这样。”凯特勒姆勋爵说道。

他是用一种略带哀伤的语气轻轻地说出这话的，而且好像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说法而沾沾自喜。

“的确是毫不顾及他人。我发现这些自我奋斗成功的人常常都是毫不顾及他人的。很有可能这就是他们能够聚敛大笔财富的原因。”

他用一种忧郁的目光扫视着这片曾经为他的祖辈们所拥有，今天他又重新获得的土地。

他的女儿，艾琳·布伦特小姐笑了，她便是在社交圈里被朋友们称作“邦德尔”的那位。

“您肯定聚敛不起大笔的财富。”她干巴巴地来了这么一句，“尽管为了这块地您从老库特那儿刮来了不少的钱，

算不得太差了。他长得怎么样？还看得过去吗？”

“他是个身材魁梧的人。”凯特勒姆勋爵微微颤抖地说道，“一张红红的国字脸，头发呈铁灰色。是个强有力的人，你知道。属于人们称之为咄咄逼人的那种类型的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由一台蒸汽压路机变来的。”

“让人感觉很累吗？”邦德尔同情地问了一句。

“惊人地让人感觉累，性格中充满了那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德行：如自制和守时。我不知道强有力的人和一本正经的政治家哪个更坏？我确实更喜欢那些快快活活的能力差的人。”

“但一个快快活活的能力差的人为这么个破旧的陵墓是付不起您要的那个价钱的。”邦德尔提醒她的父亲说。

凯特勒姆勋爵皱了皱眉头。

“我希望你不要再用这个字眼了，邦德尔。我们已经开始偏离正题了。”

“我真不明白您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敏感得如此令人可怕。”邦德尔说，“不管怎么说，人总是要死在某个地方的。”

“但他们不一定非要死在我房子里。”凯特勒姆勋爵说道。

“我看不出来。好多人已经死在这儿了，数不清的祖先们。”

“那不一样。”凯特勒姆勋爵说，“我自然希望布伦特家族的人能在这儿寿终正寝——他们不算。但是，我反对陌生人死在我的地上，而且我尤其反对调查，一来二去很快就会成为习惯的。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你还记得我们四年前

的那一场麻烦吗?顺便提一下,我把那件事全怪在乔治·洛马克斯头上。”

“现在您又在怪那可怜的老蒸汽压路机库特了。我敢肯定他同任何其他人一样也为这件事感到非常恼火。”

“太不顾及他人了。”凯特勒姆勋爵仍然顽固地坚持道,“有可能干这种事的人就不应该留住。你想说什么我管不着,邦德尔,但我不喜欢调查。我从来没被调查过,也永远不想被人调查。”

“好啦,这次和上次并不是一回事。”邦德尔安慰她的父亲说,“我是说,这次不是谋杀。”

“但是从那个笨蛋检察官大惊小怪的样子看来有可能就是谋杀呢!四年前的那件案子,他根本就没忘。他以为这儿的每一起死亡后面都肯定有某种非正常因素,而且都有着严重的政治背景。你不知道他多么喜欢小题大做。我从特雷德韦尔口中听说了一点儿。凡是想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看有没有指纹。当然,除了死者自己的指纹以为,什么也没发现。这件案子真是再明白不过了……当然,是蓄意自杀还是意外所致是另一码事。”

“我见过格里·韦德一次。”邦德尔说,“他是比尔的一个朋友。您要是见过他没准会喜欢他的,爸爸。他是我见过的最快活的能力差的人。”

“凡是跑到我房子里来死故意惹我心烦的人我都不喜欢。”凯特勒姆勋爵固执地说道。

“不过,我绝对想象不出会有人要谋杀他。”邦德尔接着说,“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当然荒谬。”凯特勒姆勋爵说，“或者除了对拉格兰检察官这种蠢驴一样的人来说除外。”

“我想寻找指纹一类的事会让他自以为很了不起。”邦德尔附和着说，“不管怎样，他们把它归入‘意外死亡’之列了，是不是？”

凯特勒姆勋爵默认了。

“他们得考虑一下他妹妹的感情。”

“他有一个妹妹？我怎么以前不知道。”

“同父异母的吧，我想。她比她哥哥要年轻得多，当年老韦德和她妈妈私奔了——他老干那号事情。只有有了男人的女人才能吸引他。”

“您总算有一个坏毛病没有染上，这让我很高兴。”邦德尔说。

“我从来过的就是一种敬畏上帝、规规矩矩的生活，”凯特勒姆勋爵说，“我从来不伤害别人。考虑到这一点，好像我不能独自过活就显得很奇怪。但愿……”

他没有说下去，因为邦德尔突然出去了。

“麦克唐纳！”邦德尔用一种很清晰的专横的语气喊道。

那位君主走了过来，他脸上好像在竭力表现出欢迎的微笑，但园丁那已久成习惯的阴郁又把它驱赶得无影无踪了。

“是小姐在叫我吗？”麦克唐纳打了个招呼。

“你还好吗？”邦德尔问候了一句。

“我算不了什么。”麦克唐纳说道。

“我想同你谈谈那块草地滚木球场的事。草已经长得太

多了，你能派个人去处理一下吗？”

麦克唐纳态度暧昧地摇了摇头。

“那就意味着要把威廉从那边叫过来了，小姐。”

“去你的吧。”邦德尔骂道，“让他马上开始。还有，麦克唐纳……”

“还有事吗，小姐？”

“从远处的温室里摘些葡萄来。我知道现在还不到采摘的时候，因为永远到不了采摘的时候，但我还是想要。明白了吗？”

邦德尔又回到了书房。

“抱歉，爸爸。”她说，“我想教训一下麦克唐纳。刚才您在跟我说话？”

“是的，”凯特勒姆勋爵说道，“不过没关系。你对麦克唐纳说了些什么？”

“我想治治他总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这个坏毛病，但那是办不到的事情。我觉得库特夫妇可能不对他的胃口，他才不会买那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蒸汽压路机的账呢！库特夫人长得什么样？”

凯特勒姆勋爵想了想才回答。

“在我眼里她好像是西登斯夫人一样。”他说，“没准她也许在业余学了许多演戏技巧。我想这次闹钟事件很让她沮丧。”

“什么闹钟事件？”

“特雷德韦尔已经告诉了我，好像是这次聚会的人们开的一个玩笑。他们买了好多闹钟并把它们藏在这位年轻的

韦德先生的房间里。当然，后来这位年轻人死了，让整个玩笑变得糟糕透了。”

邦德尔点了点头。

“特雷德韦尔还告诉了我一些关于那些闹钟的奇怪的事。”凯特勒姆勋爵接着说，此时他好像对这事津津乐道似的，“好像在那位年轻人死后，有人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在壁炉台上摆成了一排。”

“为什么不呢？”邦德尔反问。

“我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应该的。”凯特勒姆勋爵说，“但好像人们对此有些谈论。要知道，没有人承认做过这种无聊的事情。事实上谁也不清楚。验尸官在调查的时候问了很多问题。你知道，对他们这种人解释事情有多么难。”

“确实很糟糕。”

“当然。”凯特勒姆勋爵说，“事后想搞清楚事情的真相的确很难，特雷德韦尔告诉我的事情中有一半我弄不明白。邦德尔，顺便说一句，那家伙死在你的屋子里。”

邦德尔做了个鬼脸。

“为什么有人要死在我的房间里呢？”她有点生气地说。

“刚才我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凯特勒姆勋爵好像胜利了一样说道，“毫不顾及他人，这年头人人都是这个德行。”

“我才不在乎呢。”邦德尔勇敢地说，“我为什么要在乎呢？”

“我会在乎的。”做父亲的说道，“我会非常在乎这些的。弄不好会梦见什么，鬼怪的手或是叮当响的铁链什么的。”

“唉，”邦德尔说道，“姑太不就是死在您的床上的么，我不知道您是否见到过她的阴魂老是纠缠您。”

“有时候确曾见过。”凯特勒姆勋爵哆嗦了一下，“尤其是在吃过龙虾之后。”

“谢天谢地，我还不迷信。”邦德尔说道。

但是那天晚上，当她坐在自己卧室的炉火前烤火时，炉火映照出一个瘦削的披着睡衣的身影，她发现自己的思绪又不自觉地回到了那个快快活活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格里·韦德身上去了。这样喜爱生活的人竟然会蓄意自杀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所以，另一种解释一定对了：他在服用安眠药时，一不小心服用过量了，这是有可能的。她不相信格里·韦德在精神官能方面有什么过大的压力。

她的目光移到壁炉台上，这又让她想起了关于那些闹钟的传闻。她的女仆这方面知道的可多了，她也是刚刚从女仆那儿得知的，她加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特雷德韦尔显然认为没有告诉凯特勒姆勋爵的必要，却引起了邦德尔的好奇。

七只闹钟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壁炉台上，最后剩下的那一只在窗外的草地上找到了，显然是有人从窗户里扔出去的。

邦德尔对这一点百思不得其解。这样做似乎毫无目的。她能够想象某个女仆把闹钟重新摆放了一下，后来被调查吓坏了，死也不敢承认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但决不可能有哪个女仆会把闹钟扔到花园里去。

会不会是格里·韦德自己被第一个闹钟吵醒之后把它

扔出去的呢？不，这也不可能。邦德尔记得有人跟自己说过他死亡的时间大约在凌晨时分。死之前他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邦德尔皱起了眉头，闹钟这件事的确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她必须找到比尔·埃弗斯莱，他当时在那儿，她知道。

邦德尔的风格就是想到了就干。她站起身来，走到写字台前。写字台台面上嵌着一个盖子，盖子翻起来靠在后面。邦德尔在写字台前面坐下来，抽出一张信纸写了起来：

亲爱的比尔……

她停下笔，想把写字台的下半部的抽屉拉出来，拉了一半卡住了，邦德尔记得也老是这样。

邦德尔不耐烦地拉了几下，就是拉不动。她记得以前有一次是推进去时把一个信封带进去了，当时给卡住了。她拿起一把薄薄的裁纸刀，把它插进窄窄的缝里，果然，一张纸从里面露出了一个角来。邦德尔抓住纸角把纸拉了出来。是一封信的第一页，已经有些皱了。

首先引起邦德尔注意的是信上的日期。几个大大的手写花体字霍然印入她的眼帘：9月21日。

“9月21日，”邦德尔缓缓地说道，“啊，这不就是……”

她停了下来，对，她非常肯定了，二十二号就是格里·韦德被发现死在床上的那天。那么，这封信必定是他在悲剧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写的了。

邦德尔把信纸展开铺平，开始读了起来。信没有写完。

“我亲爱的洛兰，我星期三就回来。我现在感觉很棒，周围的事情都很顺心。一想到要见到你我高兴极了。听着，我跟你说过的关于‘七面钟’的那件事，你把它忘了吧。我以前觉得那不过是个玩笑而已，但不是，绝不可能是。很抱歉我跟你说起了这件事，我想，你这样的女孩子家是不应该卷进这种事情中来的。所以，忘掉它，明白吗？

我还有些别的事要告诉你——但我太困了，眼睛都睁不开了。

哦，至于说到勒切尔，我想……”

信写到这里断了。

邦德尔坐着，眉头紧锁。七面钟。这是个什么地方呢？可能是伦敦的某个贫民窟吧，她想。七面钟这几个字还让她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但眼下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事情，相反，她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我感觉很棒……”和“我太困了，眼睛都睁不开了”这两句话上。

这对不上呀，完全对不上。因为正是那天晚上格里·韦德服下了大剂量的氯醛后再也没有醒来。如果他信上写的是真的的话，那么，他有什么必要服用安眠药呢？

邦德尔摇了摇头。她往屋里四周看了看，不禁微微颤抖了一下，想想看，格里·韦德此时可能正望着她呢。他就死在这间屋子里。

她静静地坐着，除了她那只金色的小钟外是无边的沉寂。那只钟发出来的“滴答”声听起来格外的响，格外惹人注意。

邦德尔瞥了一眼壁炉台。她眼前浮现出一幅活龙活现的场景：死去的人躺在床上，那七只放在壁炉台上的钟发出响声正在走着……听上去很不吉祥……滴答……滴答……

第五章 倒在路上的人

"爸爸,"邦德尔打开凯特勒姆勋爵一般不让人进的私人书房的房门,把头探了进来,"我要开着西斯潘诺进城去了。这儿单调的乡下生活我再也受不了了。"

"可我们昨天才回来呀。"凯特勒姆勋爵抱怨道。

"我知道,不过好像过了一百年似的。我忘了乡下生活是多么的无聊。"

"这我可不敢苟同。"凯特勒姆勋爵说,"这儿很安静,乡下就是这样,而且舒服极了。回到特雷德韦尔的身边我感到好极了,好得我都无法言表。他用最了不起的方式研究了我怎样才觉得舒服。今天早上有人来问这儿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女童子军……"

"是联谊会。"邦德尔打断了她父亲的话。

"联系会也好,联谊会也好,都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字

眼。但它们却让我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不得不予以回绝，其实，我可能不应该回绝的。好在特雷德韦尔帮我解了围，我不记得他是怎么说的了，反正说得十分巧妙，不会伤害人家的感情，但又彻底拒绝了这个要求？”

“舒服对我来说还不够。”邦德尔说，“我还要有点刺激。”

凯特勒姆勋爵哆嗦了一下。

“四年前我们受的刺激还不够吗？”他几乎是哀求了。

“但我还想受更多的刺激。”邦德尔说，“我倒不是说在城里就一定有刺激，但不管怎样，我不会因为打哈欠让下巴错位。”

“从我的经历来看，”凯特勒姆勋爵说，“出去找麻烦的人一般都会遇上麻烦。”他打了个哈欠。“也行。”他又加了一句，“省得我自己去城里了。”

“那好，我带您去。”邦德尔说，“不过得快点，我急着呐。”

凯特勒姆勋爵屁股刚离开椅子准备站起来，听到这话，又停住了。

“你说你急着走？”他心有疑虑地问道。

“急得要命呢。”邦德尔说。

“那好，”凯特勒姆勋爵说，“我不走了。让你风风火火地开着西斯潘诺带我走——不，这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不公平。我就呆在这儿了。”

“那就随您的便了。”邦德尔说完把头缩了回去。

特雷德韦尔又把头伸了进来。

“老爷，教区牧师急着要见您，关于童子军的地位问题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争议。”

凯特勒姆勋爵哼了一声。

“老爷，我想吃早饭时我听您说起过，打算上午去一趟村里同牧师就这个问题谈谈的。”

“你跟他说过了？”凯特勒姆勋爵着急地问道。

“说过了，老爷。他急匆匆地走了。我希望我没有做错什么，老爷。”

“当然没有，特雷德韦尔。你总是对的，只要你尽力了就不会办错事。”

特雷德韦尔和善地笑了笑，走了。

邦德尔此时正很不耐烦地在房门口摁着喇叭，一个小孩全速从门房里跑了出来，身后传来了她母亲的告诫声。

“快点，凯蒂。大小姐又像往常一样急得要命了。”

风风火火的确是邦德尔的一贯作风，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更是如此。她车技好，胆子又大，是个好司机。如果不是这样，像她这样玩命地开车早就不知道死了几回了。

这是十月里的一个晴天，天空湛蓝湛蓝的，太阳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空气中浓郁的田野气息令邦德尔双颊绯红，心中充满了生活的热情。

那天早上，她把杰拉尔德·韦德没有写完的信寄给了他住在迪恩小修道院的妹妹洛兰·韦德，并附上了几句解释性的话。那封信给她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在白天的阳光下已不那么强烈了，但她仍然觉得应该有个解释。她想尽快找到比尔·埃弗斯莱，从他那里得到关于这次以悲剧告终的

聚会的更详细的情况。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感觉好极了，西斯潘诺也跑得像飞一样。

邦德尔踩了一脚油门，西斯潘诺立刻有了反应，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公路被她甩在了后面，路上车辆稀少，很久才能碰上一次错车，邦德尔眼前总是长长的一段空旷的公路。

但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一个男子猛地从路边栅栏外冲上了公路，正好冲到了她的车前，及时刹住车已经是不可能了。邦德尔用尽全身力量打方向盘，车猛地向右一甩，险些一头栽进了路旁的沟里——就差一点儿。这是危险的操作，但成功了。邦德尔几乎敢肯定自己没有碰到那个人。

她往后看了一眼，感到一种翻肠倒胃的感觉从体内升了上来，车倒没有从那个人的身上碾过去，但还是把他挂倒了，他脸朝下倒在路上，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邦德尔从车上跳下来向后跑去。她以前顶多也只压死过一只迷途的母鸡。尽管这起车祸几乎没有她的责任，但此时她顾及不到这一点了。那个男子好像喝醉了，但不管怎样，是她撞死了他。她几乎肯定那个人已经死了，她的心"怦怦"直跳，震得鼓膜也响了起来。

她跪在面朝下躺在地上的那个人身边，战战兢兢地把他翻过身来，他既没有哼也没有呻吟。

她发现这个人很年轻，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穿着也很考究，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

从外表上看不出明显的伤痕，但她十分肯定这个人已经死了，或者已是奄奄一息了。他的眼皮在微微地动着，眼

睛半睁着，露出乞怜的目光，好像一条垂死的狗。他好像正竭力挣扎着想说什么话。邦德尔俯下身来。

“你想说什么？”她问。

他的确是有什么话要说，她看得出来，而且很想说。但她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

最后，微弱的喘息声中带出来了几个字：

“七面钟……告诉……”

“好的，”邦德尔说。他正竭尽最后一点力气想说出某个人的名字。“好的。你要我告诉谁？”

“告诉……吉米·塞西杰……”他终于说了出来，然后突然头往后一仰，身体瘫软了。

邦德尔蹲在地上，感觉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她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死了——是她杀了他。

她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现在该怎么办呢？叫医生——这是她的第一个念头。可能……可能……这个人还没有死，只是失去了知觉。尽管她的本能已经告诉她这不可能了，但她还是强迫自己这样去做。不管怎样，先把他弄上车，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再说。眼前是一段长长的空旷的乡村公路，不可能有人来帮助她。

邦德尔尽管身材娇小，却很结实，肌肉非常有力。她先把西斯潘诺尽量开近一点，然后竭尽全力把那毫无生气的躯体拖进了车里。这真是件可怕的差事，让她牙根发酸，但她还是做到了。

然后，她跳进驾驶室一阵风似的把车开走了。过了几英

里路程，来到了一个小镇上，问过路之后，有人把她引到了医生那儿。

卡瑟尔医生是一位和善的中年人，他得知消息后惊得赶紧跑到急救室，发现一个姑娘在那儿，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邦德尔突然开口说话了。

"我……我想我杀了一个人。我的车压着了他。我用车把他送过来了。他就在外边。我……我开得太快了。我一向喜欢开快车。"

医生用职业的眼光看了她一眼，然后走到药品柜前倒了点什么在杯子里，递给了她。

"把这个喝了，"他说，"你会感觉好一些的。你受了惊吓。"

邦德尔很听话地喝了下去，她苍白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血色，医生赞许地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现在我要你安安静静地坐在这儿，我这就出去看一看。如果我确认那个不幸的家伙没救了，我再回来，咱们好好谈谈。"

他出去了一段时间。邦德尔看着壁炉台上的钟，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二十分钟过去了……他会回来吗？

门开了，卡瑟尔医生走了进来。他的神情有了些变化，邦德尔一眼就看出来了，比刚才更加严峻了，同时也更加警觉了。他的举止中有些她不明白的东西，好像在压抑着某种兴奋。

"好了，这位小姐，"他说，"我们好好谈谈吧。你说你压

着了这个人，那么请你把事情的经过说给我听听。"

邦德尔尽可能清楚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医生很专注地听着。

"所以，汽车没有直接从他的身上压过去？"

"没有。其实，当时我感觉根本没有碰到他。"

"你说他当时走路不稳？"

"对，我以为他喝醉了。"

"他是从栅栏外闯过来的？"

"那儿有个门，我想，他肯定是从门里出来的。"

医生点了点头，然后身体往后一靠，摘下了夹鼻眼镜。

"我丝毫不怀疑了。"他说，"你是一个非常莽撞的司机，将来也许会真的撞上某个可怜的家伙然后把他送过来——但这次没有。"

"但是……"

"车根本没有碰到他。这个人是被枪杀的。"

第六章　又是七面钟

邦德尔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慢慢地，在过去大半个小时里弄了个底朝天的世界，现在又慢慢地正了过来。过了足足两分钟邦德尔才开口说话，但此时她已不再是那个惊惶失措的女孩子了，她又变成了正常的邦德尔：冷静，干练，富有逻辑。

"他怎么会被枪杀呢？"她问。

"我也不知道。"医生干巴巴地说道，"但事实就是这样。他身体里有一颗来复枪弹，引起了内出血，所以外表看不出什么。"

邦德尔点了点头。

"问题是，"医生接着说，"是谁向他开的枪？你看见什么人没有？"

邦德尔摇了摇头。

“怪事。”医生说，“如果是误伤，你应该能够看到那个开枪的家伙跑过来救他呀。除非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打着了别人。”

“周围没有别人。”邦德尔说，“我的意思是说在路上。”

“依我看，”医生说，“这个不幸的家伙肯定一直在跑——就在他穿过栅栏门的那一刹那子弹击中了他，所以就歪歪倒倒地冲到了路上。你有没有听到枪声？”

邦德尔摇了摇头。

“不过也可能我根本就没法听见，”她说，“因为汽车的噪音太大。”

“有可能。他死之前没有留下什么话吗？”

“他声音很小地说出了几个字。”

“对于弄清真相没有什么帮助吗？”

“没有。他想让我把什么转告给他的朋友，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他提到了七面钟。”

“嗯，”医生应了一声。“不像这附近的什么地方，可能开枪的人是从那儿来的。好了，我们现在不用为这个着急了。这件事你交给我处理好了，我会通知警察的。当然，你必须留下你的姓名和地址，警察肯定会问你问题的。其实，你最好和我一起去一趟警察局，他们也许会说我应该把你扣留下来。”

他们坐邦德尔的车一起来到了警察局。接待他们的警官是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人。邦德尔把名字和地址告诉他时他好像大为惊讶，而且非常仔细地记录了她说的每一句话。

“肯定是那帮毛头小子，”他说，“就是这样。这帮无聊的蠢货！总是随便开枪打鸟，根本不想想栅栏那边有没有人。”

医生认为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太小了，但转念一想，案子很快会由更能干的人来接替，所以也就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死者姓名？”警官一边问一边用嘴湿润着铅笔头。

“他身上有一个名片夹，好像叫罗纳德·德弗罗什么的，地址是奥尔巴尼。”

邦德尔皱了皱眉头。罗纳德·德弗罗这个名字让她想起了什么，她肯定听说过这个名字。

直到开车回烟囱别墅的半路上她才想起来死者是谁。对了！罗尼·德弗罗，就是比尔在外交部的朋友。他和比尔……对了……还有格里·韦德。

邦德尔想到这里时，险些一头撞进了栅栏。先是杰拉尔德·韦德——接着是罗尼·德弗罗。杰拉尔德·韦德的死还可以被解释为粗心大意，但罗尼·德弗罗的死因背后显然有一些更加可怕的成分。

然后邦德尔又想起了别的什么。七面钟！当那个垂死的人说出这几个字时，她就觉得有些耳熟，现在她知道为什么了。杰拉尔德·韦德在死前的一个晚上写给他妹妹的那封信中提到过七只钟。而且这一点又使她想起了先前忘了的某件事。

把所有这些事都仔细想过之后，邦德尔把车速降了下来，谁也看不出是她在开车。她把车开进了车库，然后来找她的父亲。

凯特勒姆勋爵正饶有兴味地读着最近一批将拍卖的善本的清单，看到邦德尔进来，大大地吃了一惊。

"就算是你，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到伦敦又回来了。"

"我没有去伦敦。我压了人了。"邦德尔说。

"什么？"

"不是真压了。他是被枪打死的。"

"怎么被枪打死的？"

"我也不知道，但事实就是这样。"

"可你为什么要开枪呢？"

"我没有开枪。"

"你不应该用枪打人。"凯特勒姆勋爵用一种嗔怪的口吻说道，"真的不应该。我敢说有些人真该挨枪子儿——但开枪总会惹来麻烦的。"

"我说过了，不是我开的枪。"

"那又是谁呢？"

"谁也不知道。"邦德尔说。

"胡说！"凯特勒姆勋爵说，"没有人开枪打，没有人压，一个人怎么可能被人开枪打，被车压呢？"

"他没有被车压。"邦德尔说。

"我想你说过他被车压了。"

"我说过我以为他被车压了。"

"那就是车胎爆了，我想。"凯特勒姆勋爵说，"那声音的确很像枪声，侦探小说里就是这么写的。"

"真是拿您没办法，爸爸。您的智力好像连兔子都不如。"

“完全不对。”凯特勒姆勋爵说，“你一进来就跟我讲了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故事，又是人被车压了，又是被枪打了，我简直弄不明白了，而你却要我像神仙一样什么都清楚。”

邦德尔无奈地叹了口气。

“听好了，”她说，“我现在用最简单的话把事情经过给您讲一遍。”

“好了，”说完，她接着问道，“现在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当然，全都明白了。亲爱的，刚才你可能心里有点儿乱，这我可以原谅。看来，你动身前我跟你说的出去找麻烦的人一般都会遇上麻烦基本上没有错嘛。”凯特勒姆勋爵说到这里微微颤抖了一下。“谢天谢地，我安安静静地呆在这儿哪儿也没去。”

他又拿起了拍卖清单。

“爸爸，七面钟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伦敦东区的某个地方吧，我想。我常看见公共汽车开往那儿……是不是我把它和七姐妹搞混了？谢天谢地，我从来没去过那儿，而且我想那肯定不是个我喜欢的地方。不过，奇怪的是，最近我好像听人说起过这个地方。”

“您该不会认识一个叫吉米·塞西杰的人吧？”

凯特勒姆勋爵又一头扎进了他的报价清单里去了，刚才说到七面钟时他还动了一些脑筋，这次他根本懒得去动脑筋了。

“塞西杰，”他含糊其词地嘟囔了一句，“塞西杰。是约克郡的某个姓塞西杰的吗？”

“是我在问您呢。您听好了，爸爸，这很重要。”

凯特勒姆勋爵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好显得自己在想这事，其实他的心思根本就没在这个上面。

“约克郡是有一些姓塞西杰的。”他认真地说，“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德文郡也有一些姓这个姓的，你的太姑母赛林娜就嫁了一个姓塞西杰的。”

“但这对我有什么用呢？”邦德尔几乎喊了起来。

凯特勒姆勋爵笑了。

“她并没有嫁对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真是拿您没办法。”邦德尔说着站了起来。“我还是去找比尔吧。”

“那就去吧，亲爱的。”她父亲心不在焉地翻了一页说，“当然，的确，太多了。”

邦德尔不耐烦地叹了口气站了起来。

“我真希望自己能记得那封信的内容。”她更像是在喃喃自语，“当初我读得不太仔细。好像说到了一个笑话的情况，说什么七面钟不是个笑话。”

凯特勒姆勋爵突然从拍卖清单上抬起头来。

“七面钟？”他说，“对！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了？”

“我知道刚才怎么听得那么耳熟了。乔治·洛马克斯来过了。特雷德韦尔第一次还没听见，后来才让他进来了。他正准备去城里，好像下周要在双足飞龙教堂开一个什么政治性的聚会，他还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您说恐吓信是什么意思？”

“哦，我并不真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也没详细说。我记得有什么‘小心点’、‘麻烦就在眼前’之类的话。但信是从七面钟那儿寄来的，这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是为这事上苏格兰场去的。你认识乔治吗？”

邦德尔点了点头。她对这位热心公共事务的内阁部长乔治·洛马克斯很熟悉。他是国王陛下负责外交事务的终身助理秘书。很多人对他都敬而远之，因为他有个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喜欢在私下交谈中引用自己演讲时说过的话。由于他有一对外凸的眼珠，所以很多人包括比尔·埃弗斯莱都管他叫“科德尔斯①”。

“告诉我，”她说，“科德尔斯对杰拉尔德·韦德的死感兴趣吗？”

“我没听到什么。当然也有可能。”

邦德尔有几分钟一言未发，她脑子里正忙着回忆她寄给洛兰·韦德的那封信的措辞，同时也在想象这位收信的姑娘该长得什么模样。杰拉尔德·韦德对其有着如此深厚感情的人会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呢？她越捉摸就越是觉得一个做哥哥的写这样一封信不寻常。

“您说那个姓韦德的姑娘是杰拉尔德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冷不丁地问了这么一句。

“啊，是说过。但是我想，严格说来，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妹妹。”

“可她也姓韦德呀？”

---

① Codders，捕鳕鱼的人（或船）。——译注。

"她并不真姓韦德。她不是老韦德的孩子。我说过，老韦德第二个妻子是从别人手中弄来的，她原来的那个丈夫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当时法庭把孩子的监护权判给了那个混蛋丈夫，但他显然对此没有任何兴趣。老韦德十分喜欢这个孩子，就坚持让她改了姓。"

"我明白了。"邦德尔说，"那样就清楚了。"

"清楚什么了？"

"那封信上一些令我不解的地方。"

"她是个长得漂亮的姑娘，我想。"凯特勒姆勋爵说，"或者是我听人说起过。"

邦德尔满脑子心事地上了楼。现在她有几件事可以做。首先她必须找到这个叫吉米·塞西杰的人，可能比尔在这方面能帮点忙。罗尼·德弗罗是比尔的朋友，如果吉米·塞西杰是罗尼的朋友，那么比尔也有可能认识他。另外就是那个姑娘，洛兰·韦德。她有可能提供一点关于七面钟的情况。很显然格里·韦德告诉过她什么事。他急于要洛兰忘掉本身就是个不祥的暗示。

第七章 邦德尔登门造访

找到比尔几乎没有费什么劲。第二天早上，邦德尔开车进了城，这次路上没有遇上什么惊险。她给比尔打了个电话。他热情地邀请邦德尔与他一起吃饭、喝茶、跳舞什么的，但都被她一一回绝了。

“过一两天后我再来陪你玩，比尔。但眼下我有正事要办。”

“噢，真是太没劲了。”比尔说。

“这件事非同一般，里面大有文章。比尔，你知道一个叫吉米·塞西杰的人吗？”

“当然，你也认识的。”

“不，我不认识。”

“你一定知道这个人的。所有人都认识他。”

“抱歉，这一次我正好不属于所有人之列。”邦德尔说。

“不，你肯定见过他的——脸红红的，看上去有点儿傻，其实他和我一样很有头脑。”

“不要这样说嘛。”邦德尔说，“他走路时肯定觉得头重脚轻。”

“你该不是在讥讽我们吧？”

“算个小小的嘲弄吧。吉米·塞西杰是干什么的？”

“你问他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意思？”

“在外交部工作该不会让你把本国话都忘了吧？”

“噢，我明白了。你是问他找到了工作没有吧？没有，一天到晚瞎逛。他为什么一定要有事干呢？”

“是不是他的钱袋比脑袋装的东西多？”

“不好这么说。我只是告诉你别低估了这个人的脑袋。”

邦德尔不说话了。她心里越来越没底。这个叫吉米的纨绔子弟看起来不像可以和自己共事的人，但那个垂死的人嘴里吐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吉米·塞西杰呀。恰在这时，比尔的声音传了过来，与邦德尔不谋而合。

“罗尼也认为自己很有脑子。罗尼·德弗罗，你知道的，塞西杰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罗尼……”

邦德尔停住了，她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显然比尔对罗尼的死一无所知。邦德尔现在才感到奇怪，为什么各家报纸都没有报道罗尼死亡的消息，本来这种抢眼的新闻是不可能被轻易放过去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警方因为某种原因把消息封锁了。

比尔仍然在说话。

“我好像有好久没见过罗尼了……还是那个周末在你家里聚会见过的。你知道，可怜的格里·韦德就是那次死去的。”

他顿了顿又说下去。

“那个周末过得太糟糕了，我想你也听说过。我说，邦德尔，你还在听我说话吗？”

“当然在听呀。”

“你好长时间一声不吭，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没有，我刚才在想一件事来着。”

该不该把罗尼的死讯告诉他呢？她决定不告诉他——这种事情是不好在电话上说的。但是她必须尽快和比尔见一面。那么，现在……

“比尔。”

“什么事？”

“明天晚上我可能有空陪你吃饭。”

“好，那么我们吃完饭再跳舞。我有好多事想跟你谈谈。实话告诉你，这段时间我真是倒霉透了。”

“那你明天告诉我吧。”邦德尔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现在请你告诉我吉米·塞西杰的地址。”

“吉米·塞西杰？”

“我说的就是他。”

“他在杰民街有房子……应该是杰民街吧？”

“用你一流的脑子好好想想吧。”

“对，是杰民街。你等等，我去查一下门牌号。”

那一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还在吗?"

"我一直在这儿。"

"这个破电话根本就听不出来。门牌号是103,听清了吗?"

"103,谢谢你,比尔。"

"不用。不过,你说不认识他,你要他的地址干吗?"

"我是不认识他,但半小时后就认识了。"

"你现在就去他那儿?"

"对了,福尔摩斯先生。"

"但是,我说,他没准还没起床呢。"

"没起床?"

"我也不愿意这么想。我是说,如果不是一定要起床的话谁会起来呢。你不知道,每天早上十一点来这儿对我来说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啊,而且我一旦迟到了,科德尔斯就会弄得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似的。你一点也不知道,邦德尔,这儿的生活真不是人……"

"你还是明天晚上告诉我吧。"邦德尔赶紧说。

她放下话筒考虑了一下情况。她先看了看钟,时针指在十二点差二十五分。尽管比尔说他的朋友有晚起的习惯,她还是相信塞西杰先生现在应该能够见客了。她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杰民街103号而去。

门开了,开门的应该说是最典型的一位深居简出的先生。他举止彬彬有礼,脸上毫无表情。在伦敦这个地方这样的人能找出一打来。

"请随我来,小姐。"

他把她引上了楼，来到一间布置得极舒适的起居室里，房间里摆放着铺有真皮的宽大椅子。坐在这把如此之大的椅子上的是一位比邦德尔还要年轻的姑娘，她身材矮小，皮肤白净，穿着一身黑。

“我该怎么称呼您呢，这位小姐？”

“我不想通报我的姓名。”邦德尔说，“我找塞西杰先生有要事。”

那位表情严肃的先生鞠了一躬退了出去，从外面把门轻轻地关上了。

“今天天气不错。”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怯生生地打了个招呼。

“确实很不错。”邦德尔表示赞同。

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我是今天早上从乡下开车过来的。”邦德尔打破了沉默，“我还以为今天又是大雾呢，结果还好。”

“是啊，没有雾。”那个姑娘说，然后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也是从乡下来的。”

邦德尔开始更加仔细地打量起她来，发现有另一个人在场，这让她感到有些生气。邦德尔属于那种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人。她觉得先要把另一个拜访者支走才能开始谈正事。这种谈话是不允许第三个人在场的。

此刻，她打量得更加仔细了，突然一个想法跳进了她的脑子里。会有这么巧？对，这个姑娘穿着丧服，她的踝关节上还缠着黑布。尽管希望不大，但邦德尔还是认定自己没错。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请问，”她说，“您该不就是洛兰·韦德小姐吧？”

姑娘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对，我就是。您猜得真准。我们以前见过面吧？”

“昨天我给您写过信。我叫邦德尔·布伦特。”

“谢谢您费心把格里的信寄给了我。”洛兰说，“我已经回信表示谢意了。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您。”

“我会告诉您我来这儿的原因的。”邦德尔说，“您认识罗尼·德弗罗吗？”

洛兰点了点头。

“你知道，罗尼……那天去过我那里。那以后他又来过两三次。他是格里最要好的朋友。”

“我知道。可是……他已经死了。”

洛兰吃惊地张开了嘴。

“死了！可他一向看上去那么精神。”

邦德尔尽可能简短地把前一天发生的事复述了一遍。洛兰的脸上浮现出恐惧的表情。

“那么是真的……是真的了！”

“什么是真的？”

“这几周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格里的死是不正常的，他是被谋杀的。”

“你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对。格里从来不用吃什么药来帮助入睡。”说到这里她惨然一笑，“他太能睡了，根本不需要安眠药。我总觉得这事有些蹊跷。他也这样想，我知道。”

“谁？”

“罗尼。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事，他又被杀了。”她停了一下，接着说，“这就是我今天来的原因。你那次帮我寄过来的信，我读过之后就想和罗尼联系，但他们说他不在，所以我想来找吉米——他是罗尼的另一个好朋友。我想或许他能告诉我该怎么做。”

“你是说……”邦德尔停了一下。“关于七面钟的事？”

洛兰点了点头。

“你知道……”

她刚一开口，吉米·塞西杰就走了进来。

第八章　吉米的造访者

我们不得不先回到二十分钟前。吉米模模糊糊地从睡梦中醒来，听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在谈论不熟悉的事情。

他睡意沉沉的大脑曾一度想思考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又准备睡过去。

“先生，有一位年轻的女士想见您。”

那声音真是无情。一个劲儿地重复了好多遍后吉米迫于无奈只好醒来。他睁开眼睛，眨了眨。

“嗯，是史蒂文斯吗？”他说，“你再说一遍。”

“先生，有一位年轻的女士想要见您。”

“哦！”吉米尽力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事？”

“我说不上来，先生。”

“对，我想也是。”吉米想了想说，“我想你也是说不上

来。”

史蒂文斯猛一下子拿起了床边的茶壶。

“我给您换点新鲜茶来，先生。这个凉了。”

“你觉得我应该起床见……呃……那位女士?”

史蒂文斯没有作答，但他的背挺得直直的，吉米看出了他的意思。

“那好，我想最好去见一见。”他说，“她有没有通报姓名?”

“没有，先生。”

“嗯，该不是我的姑妈杰迈玛吧。如果是她，我就太不应该起来了。”

“这位女士，先生，我想，不可能是任何人的姑妈，除非她是一个大家族里最年轻的一个。”

“啊哈!”吉米说，“年轻又可爱。她……她长得什么样?”

“这位年轻女士，先生，毫无疑问属于‘Comme il faut’[1] 那种类型的小姐，请允许我用了一个法语词。”

“没关系。”吉米谦和地说道，“你的法语发音，史蒂文斯，要我说已经非常好了，比我的强多了。”

“听您这么说我真是不胜荣幸，先生。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法语函授学习班。”

“真的吗? 你真是了不起，史蒂文斯。”

史蒂文斯很得意地笑了笑，离开了房间。吉米躺在床上，脑子里竭力回想着每一个可能前来造访的年轻可爱而

---

① 法语：举止得体。——译注。

又举止得体的女孩子的名字。

史蒂文斯端着茶又进来了。吉米呷了一口，感觉舒服极了。

“史蒂文斯，我希望你给了她报纸之类的东西在看。”他说。

“我给了她《晨报》和《笨拙》周刊，先生。”

这时门铃响了，史蒂文斯走了出去。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

“又一位年轻的女士。先生。”

“什么？”

吉米搔了搔头发。

“又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不愿通报自己的姓名，先生，但她说她找您有要事。”

吉米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真是太奇怪了，史蒂文斯，太奇怪了。喂，昨天我是几点钟回来的？”

“快五点吧，先生。”

“当时……呃……当时我情绪怎么样？”

“有点儿高兴，先生……没什么别的。老是想唱《统治吧，不列颠》。”

“太不寻常了。”吉米叫道，“是《统治吧，不列颠》吗？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唱这支歌真是不可想象，可能在某些很多说不清的因素的作用下我心底升起了一种潜在的爱国热情。我记得自己在‘芥末和水芹’俱乐部痛痛快快地玩了一阵子。听起来或许是一个不正经的地方，其实根本不是那么

问事，史蒂文斯。"他停了停又说："我在想……"

"想什么，先生？"

"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在刚才说的那种状态下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招聘家庭女教师之类的广告。"

史蒂文斯咳了几声。

"两个姑娘同时来了，真是奇怪。我要避开'芥末和水芹'俱乐部了。避开——这可是个好词，史蒂文斯，上次我做填字游戏时碰到的，当时我就喜欢上了。"

吉米一边说一边收拾，十分钟后他就作好了见自己的这两位不知姓名的客人的准备了。他打开起居室的门时，第一眼就看见了一个皮肤较黑、身材瘦小的姑娘，他完全不认识这个姑娘。她斜靠着壁炉台站着。然后他的目光移到铺有真皮的扶手椅上，他的心猛地一跳。是洛兰！

是洛兰首先站了起来，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开了口。

"你肯定没想到我会来吧，但我必须来，待会儿我会解释的，这位是艾琳·布伦特小姐。"

"邦德尔……大家一般都这样称呼我。您可能从比尔·埃弗斯莱那里听说过我。"

"哦，对对，他当然说起过您。"吉米忙不迭地应着，"我说，大家都坐下来，我们来点鸡尾酒什么的。"

两位小姐都谢绝了。

"抱歉，我刚刚起床。"

"比尔告诉我了。"邦德尔说，"我说我要来找你，他告诉我你可能还没起床。"

"但我现在不是起来了吗？"吉米做出很精神的样子。

“我们是为格里的事，”洛兰说，“还有罗尼的事来的。”

“你说还有罗尼的事是什么意思？”

“他昨天被人开枪打死了。”

“什么？”吉米喊了起来。

邦德尔把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吉米像在做梦一样似的听着。

“罗尼被枪杀了。”他喃喃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想了几分钟，然后平静地说道：

“我认为有些事情我该告诉你。”

“那好啊。”邦德尔显得很高兴。

“事情就发生在格里·韦德死去的那一天。在我们俩开车去给你报信的时候。”他冲洛兰点了点头，“在车里罗尼对我说了些事。更确切地说，他只是准备告诉我什么。刚一开口，又说自己对人家许过诺，不能告诉我。”

“对人家许过诺？”洛兰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他的原话。很自然，我也没有强迫他说。但那天他真怪——太怪了，而且整天都是那样。我的印象是他怀疑格里·韦德的死另有原因。我原以为他会告诉医生的，可是他没有，一点暗示都没有。所以，我也可能猜错了。后来经过调查，证明这件事再清楚不过了，我觉得起初的怀疑都是扯淡。”

“但你觉得罗尼仍有怀疑？”邦德尔问了一句。

吉米点了点头。

“我现在也这样认为。从那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再见过他。我相信他是在单枪匹马地干，想一个人找出格里之

死的真相。而且,我相信他找到了。这就是那帮混账要杀害他的原因。他想托你告诉我什么话,但只勉强说出了那三个字。”

“七而钟。”邦德尔说出这几个字时微微哆嗦了一下。

“七面钟。”吉米表情严肃地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

邦德尔转向洛兰。

“你刚才告诉我……”

“啊,对了。首先是这封信。”她对吉米说,“格里留下了一封信。艾琳小姐……”

“叫我邦德尔吧。”

“邦德尔发现了它。”洛兰简单地解释了一下经过。

吉米饶有兴趣地听着,他是第一次听到有关这封信的事。洛兰从包里拿出信递给了吉米。他读了一遍,然后看着洛兰。

“这便是你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格里在信中要你忘掉的事是什么?”

洛兰困惑地皱了皱眉。

“现在要准确地记起来已不太容易了。有一次我无意中打开了格里的一封信。是那种质量很差的纸,而且我记得字也写得十分潦草,头上印有七面钟里面的一个地址。我发现信不是我的之后,没有读完就把它原封不动地放回信封里了。”

“准确吗?”吉米很温和地问道。

洛兰第一次笑了笑。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而且我承认女人相对要好奇一些。不过，你知道，那封信一看就不怎么有趣，尽是一些名字和日期。"

"名字和日期。"吉米若有所思地说道。

"格里好像并不在意。"洛兰接着说，"他笑了，问我听说过黑手党没有，然后说如果黑手党是从英国发源的那才怪呢。这种秘密组织与英国国民性格格格不人。'我们的罪犯'，他说，'缺乏独创的想象力'。"

吉米吹了声口哨。

"我开始明白了。"他说，"七面钟一定是某个秘密组织的总部。正如他在信中所说，一开始他觉得不过是个玩笑，但后来发现显然不是——他在信中也说了，里面大有文章——他急着要你忘掉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里只能有一个解释——如果这个组织怀疑你对他们的活动也有所察觉，那么你也有危险。杰拉尔德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你很担心。"

他停了停，用一种平静的语气接着说下去。

"我觉得我们都会有危险——如果我们继续追查下去的话。"

"如果……"邦德尔几乎是愤怒地喊道。

"我是说你们俩，我就不同了。我是罗尼的老伙计。"他看着邦德尔。"你已经完成了你该做的事，把他的话已经转达给了我。不，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插手这件事，你和洛兰。"邦德尔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另一位姑娘，她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但当时没有表现出来。她根本不想让洛兰也卷入

一场危险的游戏中来。

但洛兰小巧的脸上一下子现出了愤怒的表情。

“你居然这样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会这么撒手不管吗？他们杀害了格里，我亲爱的格里，世界上最好的、最亲的、最善良的哥哥。他是我世上惟一的亲人！”

吉米很尴尬地清了清嗓子。他心里想，洛兰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真了不起。

“你听我说。”他显得有些笨嘴笨舌，“千万不要这么说，说什么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的蠢话。你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心甘情愿地为你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可能洛兰听懂了他的话，因为她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绯红的了。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她紧张不安地说：

“那就这样定了。”她说，“我会尽力的，谁也阻止不了我。”

“当然，我也会的。”邦德尔说。

她们一起看着吉米。

“对，”他缓缓地说道，“对，就这么办。”

她们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

“我刚才在想，”吉米说，“我们该从哪儿着手？”

第九章 计 划

吉米的话立刻使谈话变得实际起来。

“总的来看，”他说，“我们没有太大的进展。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七面钟’这个词而已，其实我们连七面钟在哪儿都还不知道。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把这片地区一幢房子挨一幢房子地都检查一遍。”

“能。”邦德尔说。

“好吧。也许我们最终做得到——尽管我仍不能肯定。我想这一带居民很多，不过不会太麻烦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脑海里闪过索克斯的形象，不由得笑了。

“当然，还有罗尼遭到枪击的那一片地方，我们要仔细检查。但是很可能我们能做的警察已经都做过了，而且比我们做得还要好。”

"我喜欢你的地方，"邦德尔用嘲讽的口吻说，"就是你这种开心乐观的性情。"

"别理她，吉米，"洛兰轻声说，"说下去。"

"耐心点儿。"吉米对邦德尔说，"最好的侦探都用这种方法来破案，要先排除不必要的和无效的调查。现在我来谈谈第三个方案——杰拉尔德之死。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次谋杀，顺便问一句，你们都认为这是一次谋杀，对吧？"

"对，"洛兰说。

"很好。我也这么认为。在我看来我们仍然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倘若那氯醛不是格里自己带来的话，那么一定有人进过他的房间，把氯醛带了进去，放进水杯里溶解了，这样他醒来时就喝了下去。当然就只留下了那个装过氯醛的空盒子或者瓶子或者随便什么东西。你们同意我的分析吗？"

"同……意。"邦德尔慢吞吞地说道，"可是……"

"等一等。下毒的这个人当时肯定就住在这幢房子里，不大可能是从外面进来的人干的。"

"对。"邦德尔同意道，这次痛快了一些。

"很好。这样范围就小多了。首先，我想相当一部分仆人都是这儿的老仆人吧。我是说，你都很熟悉吧。"

"是的。"邦德尔说，"事实上，我们把这房子租出去时所有的人员都留了下来，所有主要的仆人现在都还在那儿。当然，下层仆人中有些变动。"

"一点不错，这正是我要的。你……"他对邦德尔说，"务必把这一切弄清楚，查出新来的仆人是什么时候来的……

比如说，男仆，怎么样？”

“有一个男仆是新来的，他叫约翰。”

“好，查一下约翰的情况，还有其他刚刚来的人。”

“我猜想，”邦德尔不紧不慢地说，“肯定是个仆人干的。不可能是某个客人干的吧？”

“我看不太有这种可能。”

“当时都有些什么客人在那儿？”

“有三个女孩子，南希、海伦和索克斯……”

“索克斯，达文特里？我认识她。”

“可能是她吧。一个老是说情况很微妙的女孩子。”

“错不了，肯定就是索克斯。微妙是她老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禅。”

“还有格里·威德、比尔·埃弗斯莱和罗尼，当然啦，还有奥斯瓦德爵士和库特夫人。噢，还有猩猩。”

“猩猩是谁？”

“一个叫贝特曼的家伙——库特的秘书。这家伙一本正经，不过做事挺认真负责。我跟他同过学。”

“好像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洛兰说道。

“对，没有什么。”邦德尔说，“像你说的，我们得在仆人里面找。对了，你觉得那面扔出窗外的钟和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呢？”

“扔出窗外的钟。”吉米目不转睛，这是他头一次听说这件事。

“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邦德尔说，“不过这件事是有点怪，好像毫无意义。”

"我记得，"吉米慢吞吞地说，"我进去是想……想看看老格里。嗯，在壁炉台上是有一排钟，我记得当时注意到了是七只钟……不是八只。"

他忽然一阵战栗，他抱歉地解释道：

"对不起，可是那些钟总让我感到战栗，有时候我会梦见它们，我讨厌进那间漆黑一团的房间时看到的那些摆成一排的钟。"

"要是漆黑一团的话，你不可能看到它们。"邦德尔很实际地说，"除非它们有发光的钟面……噢！"她倒吸了一口凉气，脸突然涨得通红。"还不明白吗？七面钟！"

他们俩疑惑地看着她，可她越发强烈地坚持道：

"肯定是这样。不可能是巧合。"

一阵沉默。

"也许你是对的。"吉米·塞西杰最后说道，"这太离奇了。"

邦德尔急切地问道：

"谁买的那些钟？"

"我们大家。"

"谁想到要买的？"

"我们大家。"

"废话，肯定是有人先想到的。"

"不是那样的。我们开始是想怎么能叫格里起床，猩猩说用闹钟，然后就有人说一个不管用，然后又有人说……我想是比尔·埃弗斯莱……说可以买一打，然后我们都说好主意，就跑去买了。我们每个人买了一个又替猩猩和库特夫

人各买了一个……不过是我们自己想大方一下。并没有事先的计划……就是这样。”

邦德尔不说话，但是并没有被说服。

吉米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我认为有些事实是可以肯定的。有一个秘密组织，有点像黑手党。格里·韦德慢慢地了解了一些它的情况，开始他只是把它看作一个玩笑……或者说一件荒唐的事。他不相信它真有什么危险。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相信了，然后他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不管怎样，他死后罗尼有些怀疑，而且罗尼一定知道不少情况才能找到正确的线索。不幸的是我们一无所知，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不知道他们俩所掌握的情况。”

“也许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洛兰冷静地说道，“他们不会怀疑我们，因此也就不会对我们下手。”

“我希望我能够确信这一点，”吉米忧心忡忡地说，“你知道，洛兰，格里希望你不要介入这件事，你能不能……”

“不，我不能。”洛兰说，“我们别再讨论这个了，这样只能浪费时间。”

提到时间，吉米抬眼看了看表，他惊讶地叫了一声，起身开了门。

“史蒂文斯！”

“有什么吩咐，先生？”

“弄点午饭吃怎么样？史蒂文斯，能安排一下吗？”

“我事先已经想到了可能要准备午饭，先生。我太太已经按我的意思准备好了。”

"他这个人真是棒极了。"吉米转身进了屋,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说道,"头脑,你们明白的。全凭头脑。他学习函授课程。有时候我都想我是否也该学一学呢。"

"别犯傻。"洛兰说道。

史蒂文斯开门端来了精美绝伦的午饭,煎蛋卷之后是鹌鹑和极细腻的蛋奶酥。

"为什么男人单身的时候会如此快乐?"洛兰用富于悲剧性的口吻说道,"为什么别人照顾他们比我们照顾得好得多?"

"噢,那都是蠢话,你知道的。"吉米说,"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并不像你说的那样。那怎么可能呢?我常常想……"

他结巴了一下打住了话头。洛兰的脸又红了。

突然,邦德尔爆发出一阵大笑,吉米和洛兰都大吃一惊。

"白痴。"邦德尔说,"弱智。我是说我自己。我有件事给忘了。"

"什么事?"

"你们认识科德尔斯吗?就是乔治·洛马克斯。"

"我从比尔和罗尼那儿听说过他很多的情况。"

"是这样,科德尔斯下周要举行一个晚会……而他接到了七面钟的恐吓信。"

"什么?"吉米身子前倾激动地大声说道,"真的吗?"

"是真的,他跟我父亲说起过。你们觉得这件事能说明什么问题?"

吉米身子往后一靠,他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仔细地思

考了一番之后，他开口了，话很简短但是一语中的：

“晚会上会出事。”

“我也正是这么想。”邦德尔说道。

“完全吻合。”吉米像是在说梦话。

他突然转向洛兰，问道：

“二战时你多大？”

“九岁。不，八岁。”

“格里，我想那时大概在二十岁左右吧。这个年龄的人大多去打仗了，而格里没有去。”

“对。”洛兰说道。她想了一下接着又说，“没有，格里没有参军。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吉米说，“或者说我至少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这段时间他不在英国。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发现的。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儿，我想他也许呆在德国。”

一阵红晕浮上洛兰的面颊，她崇拜地看着吉米。

“你真聪明。”

“他德语说得很好，不是吗？”

“噢，没错，跟德国人没什么区别。”

“我肯定没猜错。你们俩听着，格里·韦德是外交部的，他看上去和蔼可亲、智力低下。原谅我这么说，不过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就像比尔·埃弗斯莱和罗尼·德弗罗一样，那是一个完全多余的点缀。事实上，他完全不是那种人。我觉得格里·韦德是个真正的人物。我们的间谍机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而格里·韦德肯定在其中身居要职。这

就说明了一切！我记得昨晚在烟囱别墅时我无意中说起过格里不可能像他看上去那样傻。”

“那又怎么样呢？”邦德尔问道，同往常一样问得很实际。

“那么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严重。七面钟就不仅仅是一个犯罪组织了……而是一个国际性的犯罪组织。有一点可以肯定，有人会在洛马克斯的家庭晚会上露面。”

邦德尔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鬼脸。

“我很了解乔治……但是他不喜欢我。他决不会请我参加一个严肃的聚会。尽管如此，我可以……”

她沉思了片刻。

“你觉得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比尔想想办法？”吉米问道。“他一定会作为科德尔斯的助手出席，他可能会带我去的。”

“我看可以，”邦德尔说，“你还得教教比尔怎么说话，他自己根本想不出来。”

“你认为该让他怎么说呢？”吉米谦逊地问道。

“噢，很简单。可以把你说成一个很富有的年轻人……热衷于政治，急于进入议会。乔治立刻就会上钩。你知道那些政治党派是怎么回事；他们永远盯着那些富有的年轻人。比尔把你说得越有钱，事情就越好办。”

“只要不说成罗特希尔德，怎么说都成。”吉米说道。

“那么，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和比尔一起吃晚饭，从他那里我会搞到出席晚会的名单，这会很有用的。”

“很遗憾你不能去。”吉米说，“不过总的来说事情还算圆满。”

“我还不能肯定是不是真的不能去。”邦德尔说道，“科德尔斯对我恨之入骨，但是还有别的办法。”

她陷入了沉思。

“那我呢？”洛兰轻轻地、温柔地问道。

“你不参加这次行动。”吉米立刻答道，“明白吗？不管怎样，我们得有人置身事外，来……嗯……”

“来干什么？”洛兰问道。

吉米决定换一种方式，他对邦德尔说道：

“听我说，”他说，“洛兰必须置身事外，对吧？”

“我当然认为她最好这样。”

“下次吧。”吉米安慰道。

“可如果没有下次呢？”洛兰说道。

“噢，一定会有的，毫无疑问。”

“我明白了，我必须回家去……等着。”

“没错。”吉米说道，脸上流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我想你会理解的。”

“是这样，”邦德尔解释道，“我们三个人都硬挤进去的话，会引起怀疑。尤其是你，会更加麻烦，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对吗？”

“噢，是的。”洛兰说道。

“那就这样定了。你什么也不用做。”吉米说道。

“我什么也不做。”洛兰温顺地说道。

邦德尔猛然间感到很怀疑地看了看她，洛兰接受这一决定时所表现出来的温顺不像是出于自然。洛兰看着她，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天真和坦率，与邦德尔的目光相遇时她

连睫毛都没颤动一下，可邦德尔还是不完全满意，她感到洛兰·韦德的温顺非常可疑。

第十章 邦德尔造访苏格兰场

有一点需要立即说明的是，在前面的谈话中，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所保留。"谁人都有遮遮掩掩的时候"确是一句至理名言。

例如，在促使她去寻求吉米·塞西杰的帮助的动机方面，洛兰是否完全像她自我标榜的那样真诚就并非毫无疑问。

同样地，吉米对于即将在乔治·洛马克斯家中举行的晚会有着不少主意和计划，可是他压根儿就不打算透露给别人——比方说，邦德尔。

邦德尔自己也有一个成熟的计划准备立刻付诸行动，而她却只字未提。

离开吉米·塞西杰的住所，她驱车来到苏格兰场，要见巴特尔警监。

巴特尔警监是个大块头。他负责的案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需要慎重处理的政治性案件。为了这样的一个案子，他四年前到过烟囱别墅。邦德尔希望他还记得这一事件。

等了一会儿，她在别人的带领下穿过几条走廊来到了巴特尔警监的办公室。巴特尔警监面容呆板严肃，他看上去极端地缺乏才智，与其说像个侦探倒不如说更像个看门的。

邦德尔进来时，他正站在窗前，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一些麻雀。

"下午好，艾琳小姐。"他说，"请坐。"

"谢谢，"邦德尔说道，"恐怕您不记得我了吧。"

"我见过的人我总是记得。"巴特尔说，"我在工作中遇到过的。"他又加了一句。

"噢。"邦德尔说，有些沮丧。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警监问道。

邦德尔来了个开门见山。

"我总听人说你们苏格兰场有伦敦秘密组织一类的名单。"

"我们只是尽量跟上时代而已。"巴特尔警监谨慎地说道。

"我想它们大部分并不真的很危险。"

"对此我们有一条很好的标准，"巴特尔道，"它们说得越多做得就越少，这一标准是多么的管用将会令你感到惊讶的。"

"我还听说你们经常对它们不闻不问？"

巴特尔点了点头。

“没错，一个人自称是自由兄弟会成员而且每周在地窖里聚会两次讨论流血事件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他既不会伤害他自己也不会伤害我们。一旦有麻烦，我们随时都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邦德尔慢吞吞地说，“有的组织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危险得多，对吗？”

“有可能。”巴特尔说。

“但确实会有这种可能的。”邦德尔坚持道。

“噢，有的。”警监承认道。

有片刻两人都没有说话，然后邦德尔平静地说道：

“巴特尔警监，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总部在七面钟的所有秘密组织的名单？”

巴特尔警监曾夸口说他从没有在人前表露过自己的情绪，但是刚才他肯定有那么一刻眼睑跳了一下，看上去像是吃了一惊，但是仅仅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再次开口时又恢复了平日的呆板。

“严格地说，艾琳小姐，现在已经没有叫七面钟的地方了。”

“没有了？”

“没有了。这个地方的大部分已经拆除重建了。过去曾经是一个贫民区，但现在已经是有身份的上等人的居住区了。”

“哦。”邦德尔说道，有些发窘。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知道一下是什么让您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兴趣，艾琳小姐。”

“我一定得告诉您吗?”

“怎么说呢,这样可以减少麻烦。不是吗?我们知道自己的处境,可以这么说。”

邦德尔犹豫了一下。

“昨天有个人遭到枪杀。”她慢吞吞地说,“我原以为是我的车压了他。”

“是罗纳德·德弗罗先生吗?”

“您当然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报上什么消息都没有?”

“您真想知道吗,艾琳小姐?”

“是的。”

“是这样,我们只是想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不受干扰。明天报上就会有消息了。”

“噢。”邦德尔仔细地看了看他,感到有些迷惑。

他这张不动声色的面孔后面究竟藏着些什么呢?他认为罗纳德·德弗罗枪击案是一件普通的案子呢,还是认为它非同寻常?

“他死前提到了七面钟,”邦德尔缓缓地说。

“谢谢您,”巴特尔说道,“我会记下来的。”

他在面前的一张写字台上写下了几个字。

邦德尔换了一种方式说道:

“我知道,洛马克斯先生昨天来找过您,是为一封恐吓信的事。”

“他是来过。”

“那封信是七面钟寄过来的。”

“信头印有七面钟的字样,我可以肯定,”

邦德尔觉得自己像是在对一扇上了锁的门喋喋不休。

“如果您允许我提一个建议的话，艾琳小姐……”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应该回家呆着，把这件事忘掉。或者说，把它交给您好了？”

“是的。”巴特尔警监说，“毕竟，我们是专门干这个的嘛。”

“而我只是一个业余的？对，可您忘记了一点——我也许缺乏您所有的知识和技巧——但我却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在暗处。”

她觉得警监似乎有些吃惊，好像是被她的话说动了似的。

“当然。”邦德尔继续说道，“如果您拒绝提供秘密组织的名单的话……”

“噢，这我可没说过。我会全部提供给您的。”

他走到门口，探出头去对什么人喊了一声，然后又回到了他的椅子上。邦德尔不知怎么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困惑不解。这么轻易地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让她有些不敢相信会是真的。此刻，警官平静地看着她。

“您还记得杰拉尔德·韦德的死吗？”她突然问道。

“在您的家里，对吗？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但他的妹妹说他睡觉前从不服用安眠药的。”

“噢！”警监说道，“要是你知道有好多事情是做妹妹的不知道的，你肯定会吃惊的。”

邦德尔再次感到困惑不解。她坐在那儿，不再说话了，直到有人进来递给警官一张上面印有东西的纸条。

“给您，”警监等那人走了以后说道，“圣·塞巴史蒂安兄弟会、狼犬会、和平同志会、同志俱乐部、被压迫者同盟、莫斯科儿童会、红旗帮、鲱鱼会、堕落者联盟等等。”

他把纸条递给她，眼睛明显地有些发亮。

“您给我这个，”邦德尔说，“是因为您知道它对我不会有什么用处。您真的不想让我插手这件事？”

“我更希望这样。”巴特尔说道，“你看，假如你去所有这些地方搅扰的话，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来照顾我。对吗？”

“来照顾你。艾琳小姐。”

邦德尔已经站起了身，她站在那儿犹豫不决，到目前为止还是巴特尔警监占上风。这时她忽然想起了一件小事，她决定靠这个作最后一次努力。

“刚才我说过了，有些事情专业警探办不到而业余警探却办得到，您并没有否认。那是因为您是一个诚实的人，巴特尔警监，您知道我是对的。”

“说下去。”巴特尔飞快地说道。

“在烟囱别墅的时候您允许我帮忙，那么现在您能不能也让我帮忙？”

巴特尔像是在心里掂量这个建议，他的沉默使邦德尔胆子大了些，她继续道：

“您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巴特尔警监。我好管闲事，爱到处打听。我并不想介入你们的事，你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我也不想插手，但假如可以给业余者一个机会的话，就请把这个机会给我。”

又是一阵沉默之后，巴特尔警监静静地说道：

"你所说的真是再中肯不过了，艾琳小姐。但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你的建议非常危险。我说危险，意思是它的确危险。"

"我明白。"邦德尔说，"我并不是个傻瓜。"

"是的，你不是。"巴特尔警监说，"我从未见过比你更聪明的年轻小姐。我要为你做的，艾琳小姐，是这样的，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暗示，我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从不把'安全第一'这样的座右铭放在心上；在我看来，那些生怕公共汽车压着他的人最好被压了，然后安全地抬到一边去，他们不值一提。"

如此精彩的话从警官一向循规蹈矩的嘴里说出来，着实让邦德尔吃了一惊。

"您要给我什么样的暗示呢？"她终于开口问道。

"你认识埃弗斯莱先生，对吧？"

"认识比尔？怎么啦，那是当然，但是这和……"

"我想比尔先生能够告诉你你想知道的关于七面钟的一切。"

"比尔知道？比尔？"

"我并没有这么说哟，压根儿就没有。但是我认为，像你这么机智的年轻女士可以从他那儿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而现在，"巴特尔警监十分坚决地说，"我能说的已经都说了。"

第十一章　与比尔共进晚餐

第二天，邦德尔出发去赴比尔的约会时，心里满怀着希望。

比尔兴高采烈地迎接了她。

“比尔的确还不错。”邦德尔心想，“就像一条笨拙的大狗，在它高兴见到你的时候会直摇尾巴。”

现在这条大狗正在发出断断续续的尖叫声，品头论足，传播消息。

“你看上去精神极了，邦德尔。我无法表达我见到你有多么的高兴，我点了牡蛎——你喜欢吃牡蛎，对吧？你怎么样？你在国外呆了这么久想干些什么？你过得很开心吗？”

“不。非常糟糕。”邦德尔说，“让人恶心。又老又病的上校们在太阳底下蠕动，一个干瘪的老处女管理着图书馆和教堂。”

"要是把英格兰交给我的话，"比尔说，"我就禁止这些外国玩意儿，瑞士除外。瑞士很好，我正打算到那儿去过圣诞节，和我一起去怎么样？"

"我会考虑的。"邦德尔说道，"最近你在忙些什么，比尔？"

这个问题问得很欠谨慎，邦德尔纯粹是出于礼貌和想以此来引出自己的话题，没想到这正是比尔一直在等待着的开头。

"这正是我想要告诉你的。你很聪明，邦德尔。我想让你参谋一下。你记得那场名为《去你妈的眼睛》的音乐剧吗？"

"记得。"

"好，我要给你讲一件你能想象得到的最肮脏的事，天哪！那个剧团，有个女孩——一个美国人——一个绝色美女……"

邦德尔的心沉了下去，比尔谈起他女性朋友们的委屈经常是无休无止的。他说呀说呀，没有什么能让他停下来。

"这个女孩，她叫芭比·圣·摩尔……"

"我真奇怪她怎么起这么个怪名字？"邦德尔讽刺道。

比尔老老实实地答道：

"她是从《名人词典》中查出来的。她打开词典眼睛看都没看随便翻到一页的随便一个地方就找到了。很俏皮，对吧？她的真名是戈德施米特或者亚伯拉米尔——很难得有这样怪的名字。"

"噢，是太少见了。"邦德尔表示赞同。

“嗯，芭比·圣·糜尔相当聪明，而且很矫健，她是那八个叠罗汉的女孩子中的一个……”

“比尔，”邦德尔绝望地说，“昨天上午我去见过吉米·塞西杰了。”

“吉米好老弟。”比尔道，“嗯，正如我跟你说的那样，芭比相当聪明，这个世道人不聪明不行。很多戏剧界的人都让她捉弄过。这个世道，要想生存，就得专横一些。芭比经常这样说。说真的，她可是个好人。她会演戏——那女孩子的演技真是精妙绝伦——在《去你妈的眼睛》中她出场的机会不多，只是挤在一群漂亮的姑娘们中间罢了。我问她为什么不去试一试正统的舞台剧——你知道，像唐克蕾夫人那样的——可芭比只是笑了笑……”

“你见过吉米吗？”

“今天早上见过。让我想想，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噢，对了，我还没有说到那次争吵呢。说真的，那是嫉妒，百分之百的恶意的嫉妒。和芭比吵的那个女孩子远远不如芭比漂亮。她自己也清楚，所以她就背地里……”

邦德尔无奈，只好听他讲完了整个故事，听完导致芭比·圣·糜尔最终从《去你妈的眼睛》一剧中销声匿迹的各种倒霉的细节，着实花了不少时间。当比尔终于停下来喘一口气并等待同情的表示时，邦德尔说道：

“你说得没错，比尔。这的确很卑劣，令人憎恶，肯定是有很多人嫉妒……”

“整个戏剧界在这方面都很卑劣。”

“肯定是这样的。吉米和你说过下周去双足飞龙教堂的

事吗？”

第一次，比尔注意到了邦德尔在说什么。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无聊的废话，要我去诓骗科德尔斯，是关于支持保守党利益的事。但是你知道，邦德尔，这太危险了。”

“诓骗？”邦德尔说道，“如果乔治发现是他在背后指使的话，他就不会怪你了。你也是受了人家的欺骗，如此而已。”

“并不仅仅如此。”比尔说，“我的意思是这对吉米来说太危险了，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会被拖到图廷伊斯特或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去亲吻婴儿，发表演说。你不知道科德尔斯是多么的一丝不苟，而且是多么的精力充沛。”

“是的，不过我必须冒这个险。”邦德尔说，“吉米会照顾好他自己的。”

“你不了解科德尔斯。”比尔又说。

“参加那个聚会的都有些什么人，比尔？有什么特殊的人物吗？”

“同平常一样，都是些大人物。麦卡塔夫人是一位。”

“国会议员？”

“是的，你知道，她总是因为福利、纯牛奶和拯救儿童而异常激动。想想要是她和可怜的吉米聊上了的话。”

“先别管吉米。还有哪些人去？”

“然后就是那个匈牙利人。他们叫她年轻的匈牙利人、那位名字不知该怎么念的伯爵夫人。她还可以。”

他咽了一大口口水，好像很窘，邦德尔注意到他在紧张地一点点地捏碎面包。

“年轻美貌？”她优雅地问道。

“噢，是的。”

“我知道乔治对于女士们的美貌并没有多大的喜好。”

“噢，他是没有。她在布达佩斯管理儿童喂养一类的事情，她和麦卡塔夫人自然会一同去。”

“还有什么人？”

“斯坦利·迪格比爵士……”

“航空部长？”

“是的。还有他的秘书，特伦斯·奥罗克。顺便说一句，他颇有些放荡不羁——或者说在他当飞行员的时候曾经如此。然后还有一个名叫赫尔·埃伯哈特的非常令人讨厌的德国佬。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但是大家都对他关怀备至。我曾经有两次被指派带他出去吃午饭。我可以告诉你，邦德尔，这决不是什么玩笑。他不像使馆的那班家伙那样温文尔雅。这家伙喝汤时扑哧扑哧地直出声，而且还用刀子吃豌豆。不仅如此，这个粗鲁的家伙还老是咬指甲——肯定是在啃指甲。”

“太恶心了。”

“可不是吗？我想他是个搞发明之类的人。好了，就这些。噢，对了，还有奥斯瓦德·库特爵士。”

“还有库特夫人吧？”

“是的，我想她也会去。”

邦德尔坐在那儿，沉思了几分钟。比尔列出的这个名单

有一些参考价值，但眼下她来不及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一遍，她必须着手下一个问题。

“比尔，”她说，“这些和七面钟都有些什么关系？”

比尔立刻显得极为尴尬。他眨了眨眼，避开了她的目光。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说。

“胡说。”邦德尔说，“有人告诉我你全都知道。”

“知道什么？”

他完全是在装糊涂。邦德尔改变了态度。

“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你遮遮掩掩的。”她抱怨道。

“是没有什么好遮掩的。现在没有人再去那儿了，只不过是一时的狂热。”

比尔的话让人不解。

“一个人离开一段时间就会变得这么落伍。”邦德尔伤心地说。

“噢，你并不太落伍。”比尔说，“每个人去那儿都只不过是为了告诉别人他去过了。其实非常的没劲，而且，天哪，你会讨厌煎鱼的。”

“你说人们都去哪儿？”

“当然是去七面钟俱乐部呗。”比尔一边说一边盯着她，“你问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并不知道它叫这个名字。”邦德尔说。

“它曾经是托特纳姆法院路上一个肮脏的地段，现在被拆除清理掉了，但是七面钟俱乐部保留了原来的风格：煎鱼和薯条。总体上很脏，是类似于伦敦东区贫民窟杂耍场一样

的场所，但是看完演出后去那儿倒是很方便。”

“是一家夜总会，我想，”邦德尔说，“跳舞什么的？”

“没错，什么样的人都有，不是什么高档场所。一些搞艺术的，你知道，各种各样的古怪女人，还有一些像我们这类的人。他们都非常能侃，可我觉得都是些骗人的鬼话，不过是为了把这个地方搞下去。”

“很好。”邦德尔说，“今晚我们就去那儿。”

“噢，你不能去。”比尔说道。他的尴尬又回到了他的脸上。“我告诉过你那儿已经过时了，现在没人去那儿了。”

“那我们去呗。”

“你不会对那个地方感兴趣的。邦德尔，你真的不会感兴趣的。”

“你就带我去七面钟俱乐部，别处哪儿也不去。比尔，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不情愿。”

“我？不情愿？”

“你觉得很痛苦。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见不得人的秘密？”

“别我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这是在拖延时间。”

“我没有。”比尔气愤地说道，“只是……”

“嗯？我知道这里面有些名堂。你从来就不善于掩饰。”

“我没什么可掩饰的。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个很长的故事……你瞧，我有一天晚上带芭比·圣·摩尔去那儿……”

“噢，又是芭比·圣·摩尔。”

"为什么不行呢?"

"我没想到是关于她……"邦德尔说道,极力忍住了一个哈欠。

"我说过,我带芭比去了那儿。她非常喜欢龙虾,我胳膊下面夹了一只龙虾……"

他一个劲儿地往下讲……最后比尔和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在一场搏斗中将龙虾弄得四分五裂了。邦德尔这时才又把注意力回到比尔的身上。

"我明白了。"她说,"你跟人打了一架。"

"没错。可那是我的龙虾呀,我买的,我掏的钱,我完全有权……"

"噢,你有,你有权。"邦德尔赶紧说道,"但是我敢肯定你已经把这件事给忘了,而且,我对龙虾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咱们去吧。"

"我们会被警察逮捕的,楼上有间他们玩巴卡拉纸牌赌博的屋子。"

"那让我父亲把我保释出去就是了。走吧,比尔。"

比尔仍然显得很不情愿,但邦德尔却执意要去。没过多久他们就叫了一辆出租车,朝目的地疾驰而去了。

到达之后,她发现这个地方与她想象的相差无几。这是一幢坐落在一条狭窄街道上的高房子,房子的门牌号是汉斯坦顿街 14 号。她记下了这个门牌号。

一个男子开了门,奇怪的是这人的面孔竟有些眼熟。她觉得这人见到她时稍稍吃了一惊,但他却毕恭毕敬地跟比尔打了个招呼。他身材高大,一头金发,脸苍白瘦削,贼溜溜

的眼睛。邦德尔苦苦思索着自己以前曾在哪儿见过他呢。

比尔此刻已经恢复了镇定，欣然地担当起引路的工作。人们在地下室里跳舞，室内乌烟瘴气，让人看什么都像隔了一层蓝色的薄雾似的，浓烈的煎鱼味道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墙上挂的是粗粗几笔画成的炭笔素描，其中一些还颇有几分功底。里面的人极为混杂，有肥头大耳的外国人，有富有的犹太女人，零零星星还有几个真正漂亮的姑娘，还有几个从事这个世界上最古老行当的女郎。

很快比尔就领着邦德尔来到了楼上。那个虚弱的人在楼上担任守卫，他锐利的目光密切注视着每一个获准进赌博室的人。突然邦德尔认出了他。

“没错。”她说，“我真傻，他不就是过去曾在烟囱别墅当过二等男仆的艾尔弗雷德吗？你好吗，艾尔弗雷德？”

“很好。谢谢您，小姐。”

“你什么时候离开烟囱别墅的，艾尔弗雷德？”

“大约有一个月了吧，小姐。我有了这么个改善自己待遇的机会，放弃了似乎太可惜了。”

“我想他们给你的待遇不错吧？”邦德尔说。

“很不错，小姐。”

邦德尔走了进去。在她看来，这间屋子才显示出这个俱乐部的真正的生命活力。赌注很高，她立刻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围在这两张桌子旁边的人堪称真正的赌棍：目光锐利，面容憔悴，血液里沸腾着赌博的狂热。

她和比尔在这里呆了半个小时后，比尔开始坐立不安了。

“咱们离开这儿。邦德尔，去跳舞吧。”

邦德尔同意了。这儿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他们又来到楼下，跳了半个小时的舞，吃了些鱼和薯条，之后，邦德尔称她准备回家了。

“时间还早着呢。”比尔表示反对。

“不，不早了。的确不早了。而且，明天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呢。”

“你打算做什么？”

“说不准。”邦德尔神秘地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忙人是绝对会抓紧时间的。”

“绝对。”埃弗斯莱先生说道。

第十二章 烟囱别墅的调查

邦德尔的性格显然不是从她的父亲那儿继承而来的。她父亲的主要性格完全可以用这么几个字来概括：和蔼可亲，懒于行动。而邦德尔，正如比尔·埃弗斯莱先生所言，则是个善于抓紧时间的人。

与比尔共进晚餐的第二天早上，邦德尔醒来后觉得精力充沛。她有三个完全不同的计划要在这一天付诸行动，而她意识到自己多多少少在时间和空间上会有些吃紧。

幸运的是她没有格里·韦德、罗尼·德弗罗以及吉米·塞西杰的毛病——早上起不来。就是奥斯瓦德爵士本人也无法在早起的问题上挑她的刺。八点半时，邦德尔已经用过早餐，坐在自己的西斯潘诺上准备前往烟囱别墅去了。

她的父亲见到他似乎有些高兴。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冒出来。”他说，“不过

这样倒省得我打电话，我讨厌打电话。昨天梅尔罗斯上校来过了，是为了验尸的事。”

梅尔罗斯上校是郡里的警察局长，凯特勒姆勋爵的老朋友。

“您是说验罗尼·德弗罗的尸吗？什么时候？”

“明天，十二点。梅尔罗斯会叫你的。是你发现尸体的，所以你得提供证据。不过他说了，你完全用不着惊慌。”

“我为什么要惊慌？”

“哦，你知道，”凯特勒姆勋爵抱歉地说，“梅尔罗斯有点儿守旧。”

“十二点。”邦德尔说，“好的，我会去的，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你凭什么会感到自己会活不成？”

“谁知道呢。”邦德尔说，“现代生活的压力——就像报上所说的那样。”

“这倒让我想起来乔治·洛马克斯邀请我下周去双足飞龙教堂的事儿。当然，我已经拒绝了。”

“很对。”邦德尔说，“我们不希望您牵连到任何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去。”

“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吗？”凯特勒姆勋爵突然很感兴趣地问道。

“噢……就是恐吓信那一套，您知道的。”邦德尔说。

“说不定乔治会遭到暗杀。”凯特勒姆勋爵满怀希望地说道，“你说呢，邦德尔？也许我还是去的好。”

“控制一下您喜欢血淋淋的场面的本能，安静地呆在家

里吧。"邦德尔说道，"我要去跟豪厄尔谈谈。"

豪厄尔夫人是女管家，外表庄严，成天叽叽喳喳地没完，过去老是令库特夫人感到心惊胆战。她并不让邦德尔感到害怕，真的，她总是叫她邦德尔小姐，这种叫法还是邦德尔的父亲继承爵位之前他们住在烟囱别墅时留传下来的，那时邦德尔还是个两腿长长的顽皮的小姑娘。

"嗨！豪厄尔，"邦德尔说，"咱俩一块儿喝杯浓可可，听你跟我说说家里面的新闻吧。"

她没费多大劲就搜集到了她想得到的东西，在脑子里一一记了下来：

"两个新来的帮厨的女佣——乡下来的女孩子——似乎并不怎么称职。新来的三等女仆——一等女仆的侄女。这听上去很正常。豪厄尔好像没少欺负可怜的库特夫人，她肯定干得出来这号事。"

"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看到烟囱别墅住进陌生人来，邦德尔小姐。"

"噢！人们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邦德尔说，"豪厄尔，如果你看不到这里改成赏心悦目的公寓来做一流的娱乐场所，就很幸运了。"

一阵战栗穿透了豪厄尔那保守的贵族式的脊梁。

"我还从未见过奥斯瓦德·库特爵士。"邦德尔说。

"奥斯瓦德爵士无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豪厄尔夫人不冷不热地说道。

邦德尔推想奥斯瓦德爵士并不讨他的下人们的喜欢。

"当然，是贝特曼负责着一切。"管家继续道，"贝特曼是

个办事效率很高的人。的确，效率非常高，而且还是个知道应该如何办事的人。”

邦德尔把话题引到了杰拉尔德·韦德的死上。这可是豪厄尔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对那位可怜的年轻人她充满了同情的感叹，但是邦德尔却没搜集到什么新的东西。很快她就辞别豪厄尔夫人又下了楼，紧接着就按铃把特雷德韦尔叫了来。

“特雷德韦尔，亚瑟什么时候离开这儿的？”

“到现在有一个月了吧，小姐。”

“他为什么走的呢？”

“他自己想走的，小姐。我想他肯定去了伦敦。我对他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想您会发现新来的男仆约翰是很令人满意的。他好像很明白自己的本分而且非常想让人家满意。”

“他是从哪儿来的？”

“他的推荐信非常出色，小姐。来这儿之前，他在蒙特·弗农勋爵家干活。”

“我明白了。”邦德尔若有所思地说道。

她记起蒙特·弗农勋爵目前正在东非狩猎旅行。

“他姓什么，特雷德韦尔？”

“鲍尔，小姐。”

特雷德韦尔呆了一两分钟，见邦德尔已经问完了便轻轻地离开了房间。邦德尔仍在沉思中。

她到的那天是约翰开的门，她用别人觉察不到的方式特别仔细地打量过约翰。看上去他是个无可挑剔的仆人，训

练有素，脸上毫无表情。他也许比别的男仆更具军人风度，而且他后脑勺的样子还有点儿怪。

但是邦德尔意识到所有这些细节和眼下的情况很难有什么联系。她坐在那儿愁眉不展地盯着面前的吸墨纸，手里的铅笔在纸上随意地一遍又一遍地划着鲍尔(Bower)这个名字。

突然一个念头迸进了她的脑海，她立刻停了下来，眼睛盯着纸上的名字，然后又一次叫来了特雷德韦尔。

"特雷德韦尔，鲍尔这个姓是怎么拼的?"

"B—A—U—E—R，小姐。"

"这不是英国人的姓。"

"我想他有瑞士血统，小姐。"

"噢！没你的事儿了，特雷德韦尔，谢谢你。"

瑞士血统？不，是德国血统！那副军人的仪表，扁平的后脑勺，还有，他是在格里・韦德死前两周来烟囱别墅的。

邦德尔站起身。这儿能做的她都已经做了，现在该进行下一步了！去找她的父亲。

"我又要走了。"她说，"我得去看看马西娅伯母。"

"去看马西娅?"凯特勒姆勋爵话音里充满了惊讶之情。"可怜的孩子，你怎么会想到去讨那个麻烦呢?"

"就这一次。"她说，"我正好想做点我自己想做的事。"

凯特勒姆勋爵惊异地看着她，很难理解居然有人真的想去面对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嫂子。马西娅・凯特勒姆侯爵夫人，是他已故哥哥亨利的遗孀。她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人物。凯特勒姆勋爵承认作为亨利的妻子她是非常令人钦佩

的，而且要不是因为她，他再怎么也当不上外交大臣。从另一方面讲，他又一直认为亨利的早逝确是一种解脱。

在他看来，邦德尔似乎是在愚蠢地把自己的脑袋往狮子嘴里送。

“噢！我说，”他说，“你知道，我不能让你去。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我知道会导致我所希望的后果。”邦德尔说，“我没事儿的。爸爸，您不用为我担心。”

凯特勒姆勋爵叹了口气，越发舒服地坐在了自己的椅子上，又开始仔细品读他的《赛场》来。可是刚过一会儿，邦德尔又把头探了进来。

“对不起。”她说，“不过，还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一下，奥斯瓦德·库特爵士是干什么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一台蒸汽压路机。”

“我不是问您对他个人的印象，我的意思是他是怎样赚的钱——是做裤扣或者铜床，还是什么别的生意？”

“噢，我明白了。他是做钢材生意的。他拥有英国最大的钢铁厂，或者随便你叫它什么都行。当然，他现在并不亲自掌管一切了。它已经是一家或者是好几家公司了。他让我做一个董事什么的。对我而言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什么也不用干，只要一年进城一两次去一家有饭店的地方——坎农街或是利物浦街——围坐在一张摆有崭新吸墨纸的桌子旁。然后库特或者某个很聪明的家伙发表一通满是数字的演说。不过，好在你用不着听——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还可以美餐一顿。”

邦德尔对凯特勒姆勋爵的午餐并不感兴趣。没等他说完，她就又离开了。回伦敦的路上，她努力地把搜集来的东西拼合起来想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在她看来，钢铁和婴儿福利是扯不到一块儿的。那么，两者中有一个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很可能后者是。麦卡塔夫人和年轻的匈牙利伯爵夫人可以排除了。她们只是掩人耳目的东西。对，真正的核心看起来应当是那个毫不起眼的赫尔·埃伯哈特。他不像是乔治·洛马克斯通常会请的那类人。比尔曾经含糊其词地说这个人是搞发明的。再就是航空部长和搞钢材的奥斯瓦德·库特爵士了。不管怎么样，这似乎搭得上一点儿边。

再想下去已经不会有新的发现了，于是邦德尔懒得去想了，转而把心思集中到了就要到来的与凯特勒姆夫人会面的事上来了。

凯特勒姆夫人住在伦敦上流社会住宅区中一幢幽暗的房子里，里面弥漫着封蜡、鸟食和已经稍微有点枯萎腐烂的花朵的味道。凯特勒姆夫人是个大块头女人——什么地方都大。她的体态已不仅仅是丰满，简直是大得惊人。她长着一只硕大的鹰钩鼻子，戴着一副金边夹鼻眼镜，上嘴唇远远看去就像留着八字胡似的。

见到自己的侄女她显得有些惊讶，但脸上仍冷冰冰的。邦德尔得体地吻了吻她的这张脸。

“这真是出人意料的喜悦，艾琳。”她冷淡地说道。

“我们刚刚回来，马西娅伯母。”

“我知道，你父亲好吗？还是老样子？”

她的腔调中暗含着轻蔑。她对凯特勒姆的第九任侯爵阿拉斯泰尔·爱德华·布伦特没有什么好感。如果她知道“可怜虫”这个词的话，她肯定会叫他“可怜虫”的。

“父亲很好，他现在在烟囱别墅。”

“是的。你知道，艾琳，我从来就不赞成把烟囱别墅租出去。这地方从各方面讲都是一座历史纪念碑，不应该让它掉价。”

“亨利伯伯在世时它一定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邦德尔轻轻地叹息道。

“亨利知道自己的责任。”亨利的遗孀说道。

“想想当时住在那儿的人们。”邦德尔出神地说，“都是欧洲重要的政治家。”

凯特勒姆夫人叹了口气。

“我敢肯定地说那儿不只一次地创造了历史。”她说，“要是你父亲……”

她伤心地摇了摇头。

“父亲厌倦政治。”邦德尔说，“然而我要说，政治是最令人着迷的学问，特别是在了解其中的内幕的话。”

邦德尔这一番表白可以说完全是虚假之词，可是她居然脸红都没红一下。她的伯母有些惊讶地看着她。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他说，“艾琳，我一直以为你不喜欢追求这些现代的享受。”

“我过去是不怎么喜欢。”邦德尔说。

“的确，你还很年轻。”凯特勒姆夫人若有所思地说道，“但是你有你的优势。如果你嫁给一个合适的人，你可以成

为当今政治圈子里最重要的女主人。"

邦德尔吓了一跳。有一刻她担心伯母立刻就会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丈夫。

"但我觉得自己太笨了。"邦德尔说,"我什么都不懂。"

"这个很容易解决。"凯特勒姆夫人轻快地说道,"我这里资料齐全得很,我可以借给你。"

"谢谢您,马西娅伯母。"邦德尔说道。接着她急忙发起了第二轮攻势。

"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麦卡塔夫人,马西娅伯母?"

"我当然认识她。她是一位很值得尊重的女人,才智超群。可以说我一般是不赞成女人进入议会的,她们可以用更女性化的方式来施加影响。"她停了下来,无疑是想回忆一下自己曾经把一个不情愿的丈夫推进政治角斗场的女性化方式以及他们夫妇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不过,时代不同了,麦卡塔夫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真正有着全国性影响的,而且对女人来说意义非凡。我想可以这么说,那是真正的女人的工作。你当然一定要认识麦卡塔夫人。"邦德尔沮丧地叹了口气。

"她下周将参加在乔治·洛马克斯家举行的一次家庭聚会。他邀请了父亲,当然,父亲是不会去的。但是他根本不会想到邀请我。我想,他一定是觉得我太傻了。"

凯特勒姆夫人觉得自己的侄女真是有了惊人的长进。也许,她经历了一场不幸的恋爱?在凯特勒姆夫人看来,不幸的恋爱对年轻的女孩子非常有益:它能让她们更严肃地对待生活。

“我想乔治·洛马克斯根本没有意识到你已经……我们这么说吧，长大成人了。亲爱的艾琳，”她说，“我必须找他谈谈。”

“他不喜欢我。”邦德尔说，“我知道他不会喜欢我的。”

“胡说。”凯特勒姆夫人说道，“我去和他说。乔治·洛马克斯这么一点高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她比划了一个很不可能的高度。“他一定会十分乐意帮我的忙的。而且他一定会意识到如今我们自己阶层的年轻女性发挥她们的聪明才智来关心国家的福利是极端重要的。”

邦德尔差点儿要说：“听听、听听。”但是她硬是忍住了。

“现在我就去给你找些资料来。”凯特勒姆夫人说着站了起来。

她尖着嗓子叫了一声，“康纳小姐。”

一位体态很优雅的秘书脸上带着惊恐的神色跑了进来。凯特勒姆夫人给她吩咐了一大堆事情。没过多久，邦德尔就带着一大摞看上去最枯燥乏味的文献资料，驱车返回布鲁克街去了。她的下一步是给吉米·塞西杰打电话。吉米一开口就充满胜利的喜悦。

“我已经办成了。”他说，“虽然和比尔费了不少口舌。他那木瓜脑袋不知怎么认定我将成为狼群中的小羊羔。但是我最后还是把他说通了。我搞到了一大堆东西，我正在研究它们。你知道，蓝皮书啦，白皮书啦。非常枯燥——不过必须把事情搞出个头绪来。你听说过圣菲边界之争没有？”

“从来没有。”邦德尔说。

“嗯，我现在正在煞费苦心地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

持续了好几年，而且非常复杂。我正把它列人我的研究课题。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必须有自己的专长才行。”

“我也弄到了好多同样类型的东西。”邦德尔说，“马西娅伯母给我的。”

“什么伯母？”

“马西娅伯母——父亲的嫂子。她很热衷于政治。事实上，她将让我得到参加乔治的聚会的邀请。”

“是吗？噢，我说，那真是太好了。”停顿了一下，吉米又说：

“我说，这件事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告诉洛兰。你看呢？”

“也许吧。”

“你瞧，她可能不高兴我们不让她插手此事。可是我们又真的不能让她插手。”

“是的。”

“我的意思是不能让她那样的女孩子卷人任何危险！”

邦德尔心里想，塞西杰先生有点缺乏圆滑，她自己也有卷人危险的可能似乎并没有让他感到有任何良心的不安。

“你已经离开了吗？”吉米问道。

“不，我只是在想问题。”

“哦。我说，明天的验尸你去吗？”

“去，你呢？”

“我也去。顺便说一句，晚报上登了消息，但只占了一个小角落。有意思——我还以为他们会大肆渲染一番呢。”

“是的，我也这么以为。”

“好了。”吉米说，“我得去继续我的工作了。我还只查到了玻利维亚给我们发了一份照会那个地方。”

“我想我也该去继续我的那一点儿功课了。”邦德尔说，“今天晚上你要开夜车吗？”

“我想是的。你呢？”

“噢，大概吧。晚安。”

他们俩都是那种撒谎不脸红的人。吉米·塞西杰很清楚自己要带洛兰·韦德出去吃晚饭。

至于邦德尔，一挂上电话，她就立刻穿戴起其实本来属于她的女仆的花里胡哨的衣服，穿戴完之后，一边想着是坐公共汽车还是坐地铁去七面钟俱乐部更便捷一些，一边就出了门。

第十三章 七面钟俱乐部

邦德尔下午六点钟左右来到了亨斯坦顿街14号。这个钟点，不出她所料，七面钟俱乐部果然是一片死寂。邦德尔的意图很简单，她打算找到以前的那个男仆艾尔弗雷德，她确信一旦找到了他，其它问题就迎刃面解了。邦德尔对付仆人有一套简单专横的办法，屡试不爽。她确信这一次也没有不管用的道理。

她惟一没有把握的一件事是这个俱乐部里面住着多少人。她自然希望知道她到过这儿的人越少越好。

正当她在为从哪儿入手最为理想拿不定主意之际，这个问题却以一种异常简单的方式自行解决了。14号的门开了，而且艾尔弗雷德本人走了出来。

“下午好，艾尔弗雷德。”邦德尔愉快地说道。

艾尔弗雷德吓了一跳。

"噢！下午好，小姐。我……我刚才一时没认出来是小姐您。"

邦德尔一边心里暗暗地对她的这身女仆的装束自我赞赏，一边开始了她的问题。

"我要跟你说几句话，艾尔弗雷德。我们去哪儿合适呢？"

"嗯……真的，小姐……我不清楚……这一带算不上好地方……我不知道，我敢肯定……"邦德尔打断了他的话。

"俱乐部里都有什么人？"

"现在什么人也没有，小姐。"

"那我们就进里面去。"

艾尔弗雷德掏出一把钥匙开了门，邦德尔走了进去。艾尔弗雷德忧心忡忡、瞌睡沉沉地跟了进去。邦德尔坐了下来，眼睛直直地看着局促不安的艾尔弗雷德。

"我想你知道，"她干脆地说道，"你在这儿的所作所为是绝对违法的。"

艾尔弗雷德不安地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到了另一只脚上。

"的确，我们已经被搜查过两次了。"他承认道，"不过对我们不利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找到，这一切还多亏莫斯戈罗夫斯基的妥善安排。"

"我说的不只是赌博。"邦德尔说，"不仅只是这一件事——很可能还有你不知道的很多东西。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你一个问题，艾尔弗雷德，而且我想请你如实作答。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离开烟囱别墅？"

艾尔弗雷德的视线绕着屋檐转了两圈，好像要找点灵感似的，三四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最后还是选择了一条弱者面对强者时不得不选择的路。

“是这样的，小姐。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他有一天领着一拨人到烟囱别墅参观。特雷德韦尔，他有些不舒服——其实也就是脚趾甲长到肉里去了——所以领着他们参观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参观完了，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在别人都走了之后留了下来，在给了我一件很可观的东西后，和我聊了聊。”

“对。”邦德尔用鼓励的口吻说道。

“总的意思是，”艾尔弗雷德突然加快了叙述的节奏，“他给我一百英镑要我立刻离开那儿来这儿照管这个俱乐部。他需要一个适合于最好的人家的人——用他的话来说，给这里一点气氛。而且，嗯，拒绝人家似乎是公然违背天意的事情——更不要说我在这儿的薪水是一个二等男仆的三倍呢。”

“一百英镑，”邦德尔说，“那是很大的一个数了，艾尔弗雷德。他们有没有提到将由谁接替你在烟囱别墅的位置？”

“在离开这一点上，小姐，我有些迟疑不决。我说过，这件事不寻常而且可能会有麻烦。可是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他认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当佣人很有两下子而且随时都可以来。所以，我在特雷德韦尔面前提了他的名字，然后一切都满意地解决了。”

邦德尔点了点头，她的怀疑是正确的，而且手法也和她想的一样。她又进一步问道：

“谁是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

“开这家俱乐部的绅士，俄国人，而且很聪明。”

邦德尔暂时放下搜集情况的想法转而问了一些其它的问题。

“一百英镑可是非常大的一笔钱，艾尔弗雷德。”

“我还从没有拿过这么多的钱呢，小姐。”艾尔弗雷德回答得简单而且坦率。

“你怀疑过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有？”

“不对劲，小姐？”

“是的。我不是说赌博，我的意思是更严重的事情。艾尔弗雷德，你不想被送去做苦役，对吧？”

“噢，天哪！小姐，你不是当真的吧？”

“前天我去了一趟苏格兰场。”邦德尔威严地说道，“听说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帮助我，艾尔弗雷德。如果你帮了我……一旦出了问题，我会为你说好话的。”

“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我将非常乐意效劳，小姐。我是说不论怎样我都会帮您的。”

“好的。首先，”邦德尔说，“我想把这儿从头到尾都看一遍。”

在困惑而恐惧的艾尔弗雷德的陪同下，她彻底地检查了一遍。一无所获，直到来到赌博室才有一样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注意到角落里有一扇很不显眼的门，而且还锁着。

艾尔弗雷德很爽快地解释道：

“这是逃跑时用的，小姐。那边有一间屋子，房门与楼梯

相连，楼梯直通隔壁的那条街。搜捕时那些家伙就是从这儿逃掉的。”

“可是警察不知道吗？”

“这道门很巧妙，小姐，您瞧，就像一个壁橱，就是这样。”

邦德尔感到一阵兴奋激动。

“我得进去看看。”她说。

“这不行，小姐。钥匙在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手里。”

“好吧。”邦德尔说，“那我们用别的钥匙。”

她判断这把锁只不过是把很普通的锁，很可能用别的门的钥匙就可以轻易将它打开。她让深感不安的艾尔弗雷德去把可能用得上的钥匙都找了来。邦德尔试到第四把时找到了合适的钥匙。她转动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

她发现自己进了一个小小的肮脏而又昏暗的房间。一张长条桌占据了屋子的中央，四周摆放着椅子，此外再无其它家具。壁炉两侧各有一个嵌人墙内的柜子。艾尔弗雷德朝离他们较近的一个点了点头。

“就是这个。”他解释道。

邦德尔试了试壁橱上的门，但门是锁着的，而且她立刻发现这把锁和刚才的那把截然不同，是一种很高级的锁，只有原配的钥匙才打得开。

“这小玩意儿非常精巧。”艾尔弗雷德解释道，“打开时看上去也很正常。里面是架子，您知道，上面摆着些账簿什么的，从没有人疑心过，但是一按右边的地方整个壁橱就会转开。”

邦德尔已经转过身来在仔细地审视这个屋子了，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刚才过来的那扇门的四边都包了一层台面呢，显然是完全隔音的。随后她的视线移到了椅子上，共有七把，每侧三把，还有一把摆在长条桌的一端，外观设计得比其它的要气派得多。

邦德尔的眼睛一亮，她已经发现她要找的东西了。她可以肯定这里便是秘密组织聚会的地点。其设计几乎无可挑剔，看上去非常地简单——你只有从赌博室或从暗门才能进来——任何秘密、任何警惕都可以用隔壁房间中的赌博来简单地加以解释。

邦德尔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无所事事地用一个指头在大理石壁炉台上划着。艾尔弗雷德误解了她的这一举动。

"您找不到灰尘的，可以这么说。"他说，"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他今天早上让我把这里全擦过了。他一直等着我干完了才走。"

"噢，"邦德尔一边说，一边使劲地思考着，"今天早上，嗯？"

"必须时常打扫。"艾尔弗雷德说，"尽管可以说从来都派不上用场。"

紧接着他吃了一惊。

"艾尔弗雷德，"邦德尔说，"你得在这间屋子里给我找个地方让我藏起来。"

艾尔弗雷德惊愕地望着她。

"这是不可能的，小姐。您会给我惹麻烦，让我丢了工作的。"

“你要是进了监狱也会丢了工作的。”邦德尔冷酷地说道，“不过其实你用不着担心，没有人会知道的。”

“可是这里无处可藏啊。”艾尔弗雷德哭丧着脸说道，“您自己找找吧，小姐，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邦德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点道理。但是，她有着真正的冒险者的精神。

“扯淡。”邦德尔语气坚决，“肯定会有地方的。”

“可是没有啊。”艾尔弗雷德仍然哭丧着脸说道。

再也找不出一个比这更不利于藏身的屋子了。脏兮兮的百叶窗拉下来遮住了没有窗帘的脏兮兮的窗户。邦德尔检查了一下外面的窗台，约有四英寸宽！屋子里只有桌子、椅子和壁橱。

另外一个壁橱的锁上有一把钥匙，邦德尔走过去将它打开，里面的架子上是五花八门的玻璃杯和陶器。

“是我们不用的多余的东西。”艾尔弗雷德解释说，“小姐，您自己也看到了，这儿连藏只猫的地方也没有。”

邦德尔却在检查架子。

“很不结实。”她说，“喂，艾尔弗雷德，楼下有没有一个碗橱可以把这些东西放进去？有？好的，那么去拿个托盘来把它们拿下去。快点儿——没有时间了。”

“您不能这样，小姐。而且也晚了，厨师马上就来了。”

“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很晚才会来，对吧？”

“他从不在半夜以前来这儿。可是，噢，小姐……”

“别说这么多了，艾尔弗雷德。”邦德尔说，“去拿托盘，要是呆在这儿争辩，你会有麻烦的。”

艾尔弗雷德苦恼地绞着双手离开了。很快，他就拿着托盘回来了。他意识到自己的抗议只能是白费口舌，于是开始用一种令人惊讶的干劲干起活来。

正如邦德尔已经看到的那样，架子很容易拆卸，她拆下架子，把它们靠墙立好，然后走进去。

"嗯哼，"她说，"很窄，在这里呆着会很挤的。把门小心地关上，艾尔弗雷德……对了，是的，能关上。现在我需要一把手钻。"

"手钻，小姐？"

"一点不错。"

"我不知道……"

"胡扯。你肯定有的……或者一把螺旋钻也成，要是你没有我想要的东西，那就出去买一把好了，所以你最好仔细地找一找。"

艾尔弗雷德离开了，很快就带着一大堆工具回来了。邦德尔挑出她需要的工具迅速敏捷地在与右眼平齐的地方钻出了一个小孔。她从外面钻孔以便更不易被人察觉出来，而且，因为怕引起注意她也不敢把孔钻得太大。

"瞧，好了，这样可以了。"她最后说道。

"噢，可是，小姐，小姐……"

"什么？"

"可是他们会发现您的……如果他们打开门的话。"

"他们打不开门的，"邦德尔说，"因为你要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取走。"

"要是万一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要钥匙呢？"

"告诉他钥匙丢了。"邦德尔轻快地说道,"不过没有人会关心这个壁橱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把人们的视线从另一个上引开并且凑成一对儿。去吧,艾尔弗雷德,很快就会有人来了。把我锁在里面,拿走钥匙。等人们都走了以后再来把我放出来。"

"您会不舒服的,小姐,您会晕倒……"

"我决不会晕倒。"邦德尔说,"不过,你最好给我弄杯鸡尾酒来,我肯定会需要的,然后再把门锁起来——别忘了——把钥匙放回原来的门上去。然后,艾尔弗雷德,别像只兔子似的。记住,如果出了问题,我会保证你没事的。"

"好了,就这样吧。"邦德尔自言自语道。

她并不担心艾尔弗雷德的神经会坚持不住而把她给出卖了。她知道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要比他的紧张情绪强烈得多。单只是他受过的训练就足以使他用一个训练有素的仆人的面具把自己的情绪掩藏起来。

令邦德尔担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她对于那天早上打扫房间那件事的理解也许是错误的。如果真是那样——邦德尔在狭窄壁橱的拘禁中叹了口气,在这里一无所获地度过漫长的时间,这样的前景可并不怎么诱人。

第十四章　七面钟会议

下面四个小时的痛苦不妨让它尽快地过去。邦德尔感到她所处的位置非常的挤。据她推测，会议——如果真有的话——应当是在俱乐部最热闹的时间进行，很可能在午夜到凌晨二点之间。

她正在想一定已经到了早餐六点钟的时候，耳边传来了她一直盼望着的声音，门上的锁被打开了。

紧接着，电灯拉亮了。她刚刚听到的嘈杂声，就像远处的波涛声：突然间来临又骤然间消失了。她听到了插销猛地插上的声音。显然有人从隔壁的赌博室进来了，此时她非常欣赏那道连接两个房间的门如此的隔音。

随后来人进入了她的视线——一道窄窄的视线，很不完整，但已经够用了。是一个高个男子，宽宽的肩膀，相貌威严，长长的黑胡须。邦德尔记得前一天晚上在巴卡拉牌桌上

见过他。

看来，这个人就是艾尔弗雷德所说的那个神秘的俄国绅士，俱乐部老板，阴险的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邦德尔因为激动心怦怦地直跳。与她父亲完全不同的是，此时在这种极不舒服的处境下竟感到相当的惬意。

俄国人在桌前站了一会儿，用手捋着胡子。他从衣袋里掏出表看了看时间，很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但邦德尔没能看清是什么东西，他走出了她的视线。

他再次进入视线时，邦德尔几乎惊奇得叫出了声来。

他的脸上罩了一个面具——但是按照一般的意义来说它几乎不能说是个面具。它并不是按照脸形做的，只不过是一块像窗帘一样挂在脸上的东西，上面撕开了两道缝是为了让眼睛能够露出来；呈圆形，上面画着一个钟面，钟的指针指向六点。

“七面钟。”邦德尔心想。

这时又传来一阵响声——七下低沉的敲门声。

莫斯戈罗夫斯基大步走了过来，邦德尔知道他肯定是走到了另一个壁橱的门前。她听到咔嗒一声尖响，紧接着是带外国口音的问候声。

很快她就见到了新来的两个人。

他们也都戴着钟形面具，但是指针却指向不同的位置，分别是四点和五点。两人都穿着晚礼服，但是并不相同。其中的一个是个举止优雅、身材修长的年轻人，他的晚礼服裁剪得很精美，其优雅的举止更具外国人而不是英国人的风

格;另外一个的模样可以用瘦削结实来形容,他的衣服也是够合体的,但仅此而已,而他的国籍还没等他开口邦德尔就已经猜到了。

“我想这次小会我们是最先到的了。”

悦耳的声音里面略带些美国人的拖腔和爱尔兰人的变调。

优雅的年轻人用不错的但略显不自然的英语说道:

“今天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得以脱身。这些事情进展得并不总是很得心应手。我并不像4号那样能够自己作主。”

邦德尔试图猜出他的国籍,他开口前她曾以为他是法国人,但是他的口音不像。她想,或许他是奥地利人,或者匈牙利人,甚至是俄国人也没准。

那个美国人走到桌子另一侧,邦德尔听到了椅子被拉出来的声音。

“一点钟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功。”他说,“我祝贺你冒了这个险。”

五点钟耸了耸肩。

“只有冒险才……”他说了一半把另一半给咽回去了。

又响起了七下低沉的敲门声,莫斯戈罗夫斯基走向暗门。

有那么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到了她的视线之外,所以她啥也看不见。但是很快她就听到长胡子俄国人扯起嗓门说道:

“我们开始开会吧。”

他自己绕过桌子坐在了桌首那把椅子旁边的座位上,

这么一来，他便正好面对着邦德尔所在的壁橱；举止优雅的五点钟挨着他坐了下来。那一边的第三把椅子在邦德尔的视线之外，但是那个美国人 4 号，落座前在她的视线里晃了一两下。

在靠近邦德尔的一侧也只能看到两把椅子，就在她看着的当儿，一只手把第二把，实际上也就是中间的那把椅子放倒了。紧接着，后来进来的一个人动作敏捷地掠过壁橱在莫斯戈罗夫斯基的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当然，不管谁坐在那个位置，背都会正好对着邦德尔，可是这个人的背影却让邦德尔怀着极大的兴趣盯了半天，因为这是一位穿露肩连衣裙的绝色美女。

第一个开口说话的就是这位美女，她的声音悦耳，外国口音，富于挑逗性。她瞥了一眼桌首的椅子。

"看来我们今晚见不着 7 号了？"她说，"告诉我，朋友们，我们会见到他吗？"

"好极了。"美国人说道，"好极了！至于说七点钟——我已经开始相信没有这么一个人了。"

"我建议你别这么想，朋友。"俄国人愉快地说道。

一阵沉默。邦德尔感到，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沉默。

她仍然紧盯着眼前的这个美人的背影，好像被她迷住了似的。美人的右肩胛骨下面有一颗小小的黑痣，使她的皮肤显得更加白皙。邦德尔第一次感到"美丽的冒险女郎"这个经常读到的词对她来说有了真正的含义。她毫不怀疑这个女人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一张斯拉夫人浅黑的脸蛋，

脸蛋上面还少不了一双多情的眼睛。

俄国人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想象，他似乎是会议的主持者。

“咱们开始吧，首先向我们缺席的2号同志致意！”

他手指着女人旁边那把放倒了的椅子做了个奇怪的手势，在场的每个人也都做了同样的手势，并把身体转向那把椅子。

“要是2号今晚也能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他接着说道，“有不少事情要做。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困难。”

“你接到了他的报告没有？”是美国人在问。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停顿了一下。“我感到很不理解。”

“你是不是觉得可能……出了差错了？”

“有……这种可能。”

“换句话说，”五点钟轻轻地说道，“有了……危险。”

他这句话说得很审慎……但还是有些耐人寻味。

俄国人断然地点了点头。

“是的……有了危险。我们……还有这个地方的情况让人家知道得太多了。我知道有几个人已经开始怀疑了。”他冷冷地补充了一句：“必须叫他们闭嘴。”

邦德尔感到一阵寒意掠过自己的脊梁，要是他们发现了自己，会把自己干掉吗？突然一个词引起了她的注意。

“看来烟囱别墅的事情还未被人发现吧？”

莫斯戈罗夫斯基摇了摇头。

“没有。”

突然5号身子向前倾了倾。

“我同意安娜的意见;我们的会长——7号在哪儿?他把我们召集到一起,为什么我们连他的影子都见不着?”

“7号,”俄国人说道,“有他自己的行事方式。”

“这话你不知说了多少遍了。”

“我只能说到这个分上了。”莫斯戈罗夫斯基说,“我很可怜那些跟他过不去的人——或者女人。”

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们必须谈谈我们的正事了。”莫斯戈罗夫斯基平静地说道,“3号,你弄到了双足飞龙教堂的计划没有?”

邦德尔竖起了耳朵。到目前为止她还既没有看到3号的影子,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此时她听见了,而且听得真真切切。低沉、悦耳、很难辨认——一听就是一个很有教养的英国人说话的声音。

“我把它们带来了,先生。”

一些文件推到了桌子的对面,每个人都把身子向前倾了倾。很快,莫斯戈罗夫斯基又抬起了头。

“客人的名单呢?”

“在这儿。”

俄国人念道:

“斯坦利·迪格比爵士,特伦斯·奥罗克先生,奥斯瓦德爵士和库特夫人,贝特曼先生,安娜·拉兹基伯爵夫人,麦卡塔夫人,詹姆斯·塞西杰先生……”他顿了一下突然厉声问道:

“詹姆斯·塞西杰先生是谁?”

美国人大笑道：

“我想你用不着担心他。过一个很寻常的年轻人，他是一只十足的蠢驴。”

俄国人继续往下念：

“埃伯哈特先生和埃弗斯莱先生。就这些人了。”

“就这些了？”邦德尔暗想道，“那么那个可爱的女孩子，艾琳·布伦特小姐呢？”

“是的，好像没什么可担心的人。”莫斯戈罗夫斯基说道。他看着桌子的对面。“我想对于埃伯哈特先生的发明的价值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吧？”

三点钟用简练的英国人的方式回答道：

“毫无疑问。”

“从商业角度看它值数百万英镑。”俄国人说，“从国际影响来看……唉，国家的贪婪我们是太了解了。”

邦德尔觉得他一定躲在面具后面令人讨厌地微笑着。

“不错。”他继续说道，“相当于一座金矿。”

“完全值几条人命。”5号笑着挖苦道。

“可是你知道发明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美国人说，“有时那些该死的东西根本就不管用。”

“奥斯瓦德·库特爵士这样的人是不会弄错的。”莫斯戈罗夫斯基说。

“就我这个飞行员看来，”5号说，“这个发明是完全可行的。人们已经谈论多年了，但是需要埃伯哈特那样的天才才能付诸实现。”

“好了。”莫斯戈罗夫斯基说道，“我认为我们不必再讨

论这个问题了。计划大家都见过了。我认为我们最初的方案已经非常完善无需改进了。顺便问一句，我听说有人发现了一封杰拉尔德·韦德的信，一封提到了咱们这个组织的信，是谁发现的？"

"凯特勒姆勋爵的女儿，艾琳·布伦特小姐。"

"鲍尔早该发现的。"莫斯戈罗夫斯基说，"他太粗心大意了。信是写给谁的？"

"他的妹妹，我想是。"3号说。

"真是不幸。"莫斯戈罗夫斯基说，"可是也没办法了。罗纳德·德弗罗的验尸是明天。我想你已经作出了安排了吧？"

"关于当地玩枪的小伙子的报告已经四处散发了。"美国人说。

"那很好。我想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我想我们大家必须向我们亲爱的一点钟表示祝贺并预祝她在自己将要扮演的那个角色中交好运。"

"万岁！"5号喊道，"向安娜致意！"

所有的人都挥手做了一个邦德尔刚才见到过的手势。

"向安娜致意！"

一点钟用典型的外国式的手势接受了致敬，然后她站起了身，其他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这一次邦德尔在三点钟过来给安娜披风衣时第一次瞥见了他一眼——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

接着这伙人从暗门里鱼贯而出。莫斯戈罗夫斯基在他们后面将门锁好。他等了一会儿，然后邦德尔听见他开了另

一道门，关了电灯走了出去。

两个小时后，脸色苍白心急如焚的艾尔弗雷德才来把邦德尔放了出来。她差点儿倒在了他的怀里，他不得不扶住她。

"没什么。"邦德尔说，"只是有些僵，仅此而已。这儿，让我坐下来。"

"噢，天哪，小姐，太可怕了。"

"胡说。"邦德尔说，"一切都非常顺利，别害怕，都过去了。差点儿出了差错，不过谢天谢地总算没出。"

"谢天谢地，正像您说的，小姐。我一晚上都紧张得要死，他们是一伙很狡猾的人，这您是知道的。"

"一伙狡猾得要命的人。"邦德尔一边说，一边用力揉着胳膊和腿。"事实上，直到今天晚上我一直以为像他们这样的人只有书上才会有。人的一生中，艾尔弗雷德，片刻都不能停止学习。"

第十五章　验　尸

邦德尔是早上约摸六点钟回家的。到九点半时她已起床穿好了衣服,给吉米·塞西杰打电话了。

他很快接了电话,快得都多少令她感到有点惊讶了,后来他解释说自己正好下来准备去参加验尸,这才消除了她的惊讶。

"我也准备去,"邦德尔说,"而且我有许多情况要告诉你。"

"嗯,我开车过来接你。这样我们就可以边走边谈。你看怎么样?"

"行。不过得格外麻烦一下,因为你得把我送到烟囱别墅去。警察局长在那儿接我。"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好心人。"邦德尔说。

“我也是好心人，”吉米说，“非常好的好心人。”

“噢！你——你是一头驴。”邦德尔说，“昨晚我听人这样说你。”

“谁？”

“准确地说——是一个俄罗斯的犹太人。不，不对。是……”

但愤愤不平的抗议声压过了她的说话声。

“我可能是一头驴，”吉米说，“我敢说我是——可我不想听到俄罗斯犹太人这样说我。昨晚你在干什么，邦德尔？”

“那正是我要谈的。”邦德尔说，“一会儿见。”

她吊他胃口似的丢下话筒跑开了，把吉米弄得心痒痒却又莫名其妙。他对邦德尔的才气佩服得五体投地，虽说就感情而言他丝毫没有喜欢她的意思。

“她肯定在搞什么鬼。”他说，一边匆匆地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没错，她准是在搞什么鬼。”

二十分钟后，他小巧的双座汽车开到了布鲁克街房子前，一直在那儿等着的邦德尔轻快地从楼梯上下来。吉米平常不是个很机警的年轻人，但他注意到邦德尔的眼圈四周有一道黑圈，一看就知道她头天晚上睡得很晚。

“得啦。”他的车小心地驶过郊区前进时，他说，“你在搞什么鬼？”

“我会告诉你的。”邦德尔说，“不过我说完之前不容许你插嘴。”

这个故事还真有点儿长，吉米尽力集中注意力开车以防出事。邦德尔好不容易讲完了，他叹了一口气——然后用

打探的眼神望着她。

"邦德尔?"

"什么事?"

"听我说,你不是在拿我寻开心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吉米道歉道,"不过我好像以前在哪儿听过了——大概是在梦里吧,你知道。"

"我知道。"邦德尔说道,话语里充满了同情的色彩。

"不可能。"吉米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漂亮的外国冒险女郎,国际帮伙,神秘的7号,其身份无人知晓——这故事我在书里看了足足一百次了。"

"你当然看到过。我也看到过。但想不到竟然真的发生了。"

"真没想到。"吉米承认道。

"毕竟——我想虚构的东西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我是说除非真的发生过什么事,否则人们凭空是想象不出来的。"

"你这话讲得有道理。"吉米表示赞同,"不过我还是禁不住要捏自己一把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那也正是我的感觉。"

吉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唉,我想我们都不是在做梦。让我想想,一个俄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可能是个奥地利人或者匈牙利人——还有那个不知是什么国籍的女郎——可能是俄国籍或是波兰籍的——真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聚会。"

“还有一个德国人。”邦德尔说，“你把那个德国人给忘了。”

“噢！”吉米慢吞吞地说道，“你是说……”

“不在场的2号。2号是鲍尔——我们的听差。这一点在我看来从他们谈到的期望弄到手却还没有到手的一份报告似乎是很清楚的——尽管是一份关于烟囱别墅的什么样的报告我想象不出来。”

“肯定与格里·韦德的死有关。”吉米说道，“有些事情我们还没搞清楚。你说他们事实上提到了鲍尔的名字？”

邦德尔点了点头。

“他们责怪他没能找到那封信。”

“嘿，真看不出你有什么会比这更清楚的了。没有什么不利的情况。还请你对我一开始的怀疑多加谅解，邦德尔——只是你知道，这故事的确是叫人难以置信。你是说他们听说过我下周到双足飞龙教堂去的事？”

“对，正是在那时那个美国人——是他，不是那个俄罗斯人——说他们无需担心——你不过是一头很一般的驴。”

“啊！”吉米说。他使劲地踩了一脚油门，汽车箭一般地向前飞去。“很高兴你告诉了我这一情况。它让我对这个案子有了一种你可以称之为个人兴趣的兴趣。”

他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接着说道：

“你是不是说过那个德国发明家名叫埃伯哈特？”

“是啊。为什么问这个？”

“等一等。我想起了一件事。埃伯哈特，埃伯哈特——对，我敢肯定就是这个名字。”

"跟我说说。"

"埃伯哈特是一个手头有申请要出卖专利技术的家伙。我没法把这事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因为我不具备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不过我知道其结果是它会变得十分坚硬，可以使一根钢丝同原来的钢条一样牢实。埃伯哈特过去一直不得不跟飞机打交道，他的主意是重量将大大减轻，这样飞行将得到切实可行的巨大革新——我的意思是指其成本。我相信他把自己的发明主动提供给了德国政府，而德国政府不要，指出了其中存在的某些不可否认的缺陷——但是政府方面确实做得相当令人气愤。他认认真真地干了起来并且攻克了一切难关。但是政府的态度深深地伤害了他，他发誓政府休想得到他最珍视的东西。我过去一直认为整个事情可能都是骗人的鬼话，不过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儿。"

"说得对。"邦德尔迫不及待地说道，"绝对让你说中了，吉米。埃伯哈特肯定把他的发明提供给了我们的政府。他们接受了或者说正打算接受，这可是奥斯瓦德·库特爵士的内行意见。将在教堂召开一次非官方的会议。奥斯瓦德、乔治、航空部长和埃伯哈特将出席这次会议。埃伯哈特将提交他的方案或者说技术，随便你怎么叫它……"

"配方。"吉米建议道，"我个人认为'配方'是个合适的字眼儿。"

"他将随身携带他的配方，而七面钟将决心偷取他的配方。我记得那个俄罗斯人说它值好几百万。"

"我想也是。"吉米说。

"而且还值几条人命——这是另一个人说的话。"

"唉,看来已经赔进去几条了。"吉米说,他的脸上布满了阴云。"瞧瞧今天这该死的验尸。邦德尔,你肯定罗尼没说什么别的吗?"

"没有。"邦德尔说,"就说了那句话,七面钟。告诉吉米·塞西杰。这便是可怜的他能够说出来的全部的话。"

"我真希望咱们能知道他知道的一切。"吉米说,"不过我们已经弄清了一件事。我认为那个男仆鲍尔对格里的死也有责任。你知道,邦德尔……"

"什么?"

"噢,我有时真有点儿担心。下一个将是谁呢?这可真不是女孩子可以卷进去的事情。"

邦德尔不由自主地笑了。她想到吉米好不容易才把她和洛兰·韦德归人了一类。

"这件事你卷进去的可能性比我的大得多。"她兴高采烈地说。

"说得对!"吉米说,"不过把对方的人干掉几个改变一下怎么样?我今天这个上午直想杀人。告诉我,邦德尔,你如果见到了这些人能认得出他们来吗?"

邦德尔迟疑了一下。

"我想我应该能够认得出5号来。"她终于说道,"他说起话来怪怪的——有一种咬牙切齿充满恶意的味道——我想我以后若是再听到了肯定会辨认得出来。"

"那个英国人呢?"

邦德尔摇了摇头。

“我——只是瞥见了一眼——而且他的声音也极平常。除了是个大个子以外，没有多少特征。”

“还有那个女人，当然，”吉米继续说道，“她应该容易辨认一些。只是，你不太可能碰得到她。她有可能正在干见不得人的买卖，被一些好色的内阁部长们带出去吃晚饭，等两三杯下去之后从他们嘴里掏出国家机密。至少，书上写的都是这么干的。其实，我认识的惟一的一个内阁部长只喝白开水里面兑一点儿柠檬汁。”

“就拿乔治·洛马克斯为例吧，你料想他跟漂亮的外国女人有风流韵事吗？”邦德尔大笑道。

吉米同意她的说法。

“现在说说那个神秘的人物——7号吧，”吉米继续道，“你完全不清楚他会是谁？”

“一点儿也不清楚。”

“按照书上的标准判断，他应该是我们认识的某个人。会不会就是乔治·洛马克斯本人呢？”

邦德尔不情愿地摇了摇头。

“要是写进书里那是无可挑剔的。”邦德尔说，“不过，老练的科德尔斯……”她突然一下子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科德尔斯，大犯罪头子，”她喘着气说道，“岂不是叫人惊叹不已吗？”

吉米对这一点表示赞同。他们的讨论颇花了一些时间，他开车的速度曾一两度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他们到达烟囱别墅时发现梅尔罗斯上校已经在等他们了。邦德尔将吉米介绍给梅尔罗斯上校之后，他们三人便一起开始了验尸。

正如梅尔罗斯上校所预计的，整个事情非常简单。邦德尔提供了她的证据。医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证据。取得了贴近步枪射击的证据。作出了意外致死的结论。

验尸结束之后，梅尔罗斯上校自告奋勇地开车把邦德尔送回了烟囱别墅。吉米·塞西杰回了伦敦。

尽管他一副心情轻松的样子，但邦德尔讲的那段故事却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他双唇咬得紧紧的。

“罗尼，老伙计，”他咕哝道，“我准备面临一切困难。你搅和不进来了。”

他脑子里闪过另一个念头。洛兰！她会不会有危险？

迟疑了一两分钟之后，他走到电话机旁给她打了个电话。

“是我——吉米。我想你想知道验尸的结果吧。意外致死。”

“噢，不过……”

“对了，不过我认为这背后怕是有些名堂。验尸官有过一点暗示。有人想把这件事给遮掩过去。我说，洛兰……”

“什么事？”

“留神点儿。有……有些事可能很蹊跷。你务必小心点儿，好不好？看在我的分上。”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中混进了那种很慌神的调子。

“吉米……不过你……处境很危险。”

他大笑道。

“噢，不会有事的。我是有九条命的猫，死不了的。再见，老朋友。”

他挂断了电话，沉思默想了一两分钟。然后他把史蒂文斯叫到了跟前。

“你看能不能出去替我买一枝手枪，史蒂文斯？”

“手枪，先生？”

史蒂文斯很是训练有素，没有露出惊讶的迹象。

“您要买一枝什么样的手枪？”

“一枝只要你的指头不离开扳机它就不停地发射的家伙。”

“一枝自动手枪，先生。”

“对。”吉米说，“一枝自动手枪。而且我希望是一枝枪管烤蓝的——如果你和店老板知道的话。在美国的小说里，主人公总是从屁股后面的兜里掏出自己的枪管烤蓝自动手枪。”

史蒂文斯破例地谨慎地淡淡地笑了一回。

“我认识的绝大多数美国有身份的人，先生，屁股后面的兜里带的东西可大不一样。”他说。

吉米·塞西杰大笑。

第十六章　双足飞龙教堂里的招待会

邦德尔驱车到双足飞龙教堂正好赶上星期五下午用茶点的时间。乔治·洛马克斯十分热情地走上前去迎接她。

“我亲爱的艾琳，”他说，“能在这儿见到你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邀请了令尊却没有邀请你，还得请你多加原谅才是，不过说句实在话，我做梦都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招待会能把你吸引来。当凯特勒姆夫人告诉我说你对……呃……政治……呃……感兴趣时我是既……呃……惊讶又……高兴。”

“我实在是太想来了。”邦德尔简单直率地说道。

“麦卡塔夫人要等晚些的那趟火车过来时才会到。”乔治解释说，“昨天晚上她在曼彻斯特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你认识塞西杰吗？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但对外国的政治却了如指掌。如果单看他的相貌人们很难想到这一点。”

"我认识塞西杰先生。"邦德尔说，说完她和吉米一本正经地握了握手。她注意到他把头发从中间往两边分开，尽力给自己的表情增加了几分严肃。

"听我说，"吉米趁乔治暂时离开的当儿压低嗓门匆忙地说，"你千万不要动怒，我已经把咱们的小花招跟比尔说过了。"

"比尔？"邦德尔不高兴地问道。

"唉，毕竟，"吉米说，"比尔是一个老朋友，你知道。罗尼是他的朋友，格里也是。"

"哦，我知道。"邦德尔说。

"不过你认为很遗憾是吧？恕我冒昧。"

"比尔自然是没什么好说的。不是那个意思。"邦德尔说，"只是他……嗯，比尔天生就是个冒傻气的人。"

"头脑不很机敏？"吉米试探性地问道，"不过你忘记了一点——比尔的拳头可是很厉害的呀。我有一种感觉，厉害的拳头将会派得上用场的。"

"唉，或许你是对的。他对咱们的那个小花招怎样反应？"

"噢，他使劲地直抓脑袋，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很难让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不过我耐心地用一些最简单的单音节词把整个事情重复了一遍，最后还是让他那不开窍的脑袋明白过来了。他自然会与我们生死与共，如同你所说的一样。"

乔治突然不知从哪儿又冒了出来。

"我得来作一些介绍，艾琳。这位是斯坦利·迪格比爵

士——艾琳·布伦特小姐。这位是奥罗克先生。"航空部长是位圆脸上挂着愉悦笑容的小个子。奥罗克先生是个高个头的小伙子，生着一对始终带笑的蓝眼睛，一副典型的爱尔兰人的面孔，他热情地与邦德尔打招呼。

"我正在想完全可能是一个没劲的政治性的招待会。"他极娴熟的低声嘟哝道。

"嘘。"邦德尔说，"我对政治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还有你认识的奥斯瓦德爵士和库特夫人。"乔治继续介绍道。

"其实我们没有见过面。"邦德尔微笑着说。

奥斯瓦德爵士用劲地握住她的手，她稍微眨了一下眼睛。

库特夫人多少有点儿哀伤地打过招呼之后，转向了吉米·塞西杰，流露出了一种近乎惬意的表情。尽管他有着用早餐老是迟到这一应受责备的坏习惯，但库特夫人还是很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粉红色脸蛋的小伙子。他那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愠不怒的好脾气的样子博得了她的好感。她有一个母亲般的愿望，这就是根除他的一些不良习惯，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一旦培养成了，他还会不会这样招人喜欢，这个问题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此时她开始跟他说起了一起发生在她的一个朋友头上的悲惨的车祸。

"贝特曼先生，"乔治简短地说道，就像要急于谈到更好的话题上似的。

一个表情严肃、脸色刷白的年轻小伙子鞠了一躬。

“现在，”乔治继续说道，“我要把你介绍给拉兹基伯爵夫人。”

拉兹基伯爵夫人刚才一直在跟贝特曼先生说话。她坐在一张沙发上，身子靠得老后，放肆地跷着二郎腿，正在抽烟，烟装在一根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镶有绿松石的烟斗里。

邦德尔认为她是她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了。她有一对非常大而且非常蓝的眼睛，一头乌发，皮肤不怎么光滑，斯拉夫人的稍微有点扁平的鼻子，身段柔美苗条。嘴唇涂得红红的，邦德尔确信其程度在双足飞龙教堂压根儿就没见到过。

她急切地说道：“这位就是麦卡塔夫人，对吧？”

听乔治介绍邦德尔时，这位伯爵夫人漫不经心地朝她点了一下头，便立即重新开始了她和严肃的贝特曼先生的交谈。

邦德尔听到吉米正对着她耳朵说：

“猩猩完全被这个漂亮的斯拉夫女人给迷住了。”他说，“真差劲，对不对？来，咱们去喝点茶。”

他们又一次和奥斯瓦德·库特爵士碰到一块儿了。

“烟囱别墅，真是你们家一个不错的地方。”这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说道。

“我很高兴您喜欢它。”邦德尔谦和地说道。

“就是管道需要重新敷设一下了。”奥斯瓦德爵士说，“要跟上时代潮流，你知道。”

他沉思了一两分钟。

“目前我占的是奥尔顿公爵的地方。眼下我正在寻找一

块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猜想令尊即使想卖只怕也不能卖的吧?”

邦德尔听了他的话深感惊讶,觉得自己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她有一种噩梦般的感觉。感到英格兰无数与烟囱别墅相类似的地方到处都充斥着无数个库特似的人——这些地方,不用说,一个个全都装上了一套全新的管道系统。

她突然有了深恶痛绝的感觉。她告诫自己,这种感觉是荒唐可笑的。毕竟,把凯特勒姆勋爵与奥斯瓦德·库特爵士作一对比的话,谁会败北是毫无疑问的。奥斯瓦德爵士有一种使所有与其接触的人相形见绌的强有力的人格力量。用凯特勒姆勋爵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能压倒别人的人。然而,无疑的是,从很多方面来讲,奥斯瓦德爵士是个笨蛋。撇开他的专业知识和他惊人的鼓动力不论,他很可能极其无知。凯特勒姆勋爵所能而且的确享有的千姿百态的生活对奥斯瓦德爵士来说却是一本密封的书。邦德尔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继续愉快地聊天。她听说埃伯哈特先生到了,不过此时他正头痛得厉害,此时已躺下了。是想方设法靠近她并努力留在她身边的奥罗克先生告诉她的。

总的说来,邦德尔上楼去更衣打扮时是怀着期盼的愉快的心情的,但每当她想到麦卡塔夫人即将到来,她内心深处就不免有一丝焦虑不安。邦德尔感到跟麦卡塔夫人套近乎将被证明绝非一条享乐之路。

她穿着端庄的花边连衣裙下来穿过主厅时吃了一惊。一个男仆站在那儿——至少是一个穿戴像男仆的人。但是那高大魁梧的身材使他装得很蹩脚。邦德尔止住脚步盯着

此人看了看。“巴特尔警监。”她低声道。

“没错，艾琳小姐。”

“啊!”邦德尔不敢确信地问道，“你来这儿干…… 干……”

“来注意事态的发展。”

“我明白了。”

“那封恐吓信，你知道，”警监说道，“使洛马克斯很有些害怕。只要我亲自到场就没有人能够伤害他。”

“只是你不认为……”邦德尔欲言又止。她不想暗示警监他装得并不是特别像。他身上似乎浑身都写着“警监”的字样，邦德尔很难想象不会引起最没有戒备心理的罪犯的提防。

“在你看来，”警监不动声色地问道，“我可能被认出来吗?”

他对最后的一个词上明显地加以强调。

“我的确是这样看的，对。”邦德尔承认道。

巴特尔警监脸上出现了一种可以想象得出来是强作笑颜的东西，遮住其淡漠木然的表情。

“引起他们的提防，嗯? 唉，艾琳小姐，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呢?”她重复了一遍，自我感觉重复得很愚蠢。

巴特尔警监不紧不慢地点着头。

“我们不希望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对吧?”他说，“不要太聪明——只要表明可能有扒手就成——唉，这么说吧，只要向他们表明有某个人在场就行了。”

邦德尔钦羡地凝视着他。她能够想象到像巴特尔警监这样大名鼎鼎的大人物的突然出现对于任何阴谋和阴谋的策划者们来说都会带来一种阴郁沮丧的感觉。

“太过聪明是一种极大的错误。”巴特尔警监正在重复地说道：“要紧的是在这个周末不要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邦德尔继续朝前走去，心里琢磨着和她一起在这里来作客的客人当中有多少人已经或者说会认出这位苏格兰场的侦探。客厅里只见乔治蹙额皱眉地站着，手里拿着一个橘色的信封。

“真气人，”他说，“麦卡塔夫人发来一份电报说她不能脱身前来了。她的孩子们正患流行性腮腺炎。”

邦德尔心里顿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尤其是替你感到惋惜，艾琳。”乔治体贴地说道，“我知道你是何等地想见到她。伯爵夫人也会感到很失望的。”

“噢，没关系。”邦德尔说，“要是她真的来了，把腮腺炎传染给了我，那我才不高兴呢。”

“腮腺炎是一种很痛苦的病。”乔治附和着说，“不过我认为这种病不会以那种方式传染的。的确，我敢肯定麦卡塔夫人是不会冒那种风险的。她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很有集体责任感。在民族危难之际，我们大家都得考虑……”

乔治准备开始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却突然又戛然而止了。

“不过一定得另外再找个时间，”他说，“所幸的是对你来说并不是很着急。只是，唉，伯爵夫人可是来我们国家访

问的一名贵宾呀。”

“她是匈牙利人，对不对？”邦德尔问道，她对伯爵夫人感到有些好奇。

“对。你肯定听说过青年匈牙利党。伯爵夫人是该党的一名领袖。她很富有，很早就守了寡，她将自己的钱和聪明才智都奉献给了公益事业。尤其是在婴儿死亡率这个问题上，她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这在目前形势下的匈牙利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啊！这位是埃伯哈特先生。”

这位德国发明家比邦德尔想象的要年轻一些，可能不超过三十三、四岁。他举止笨拙而且显得局促不安。然而他的人品倒不令人讨厌。他那双蓝色的眼睛与其说是鬼鬼祟祟倒不如说是羞羞答答，而他的一些更令人厌恶的怪僻习气，如比尔所描述的，他动不动就啃自己的指甲，她以为是由于紧张不安而不是别的原因引起的。他长得瘦削，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他非常笨拙地用拙劣的英语与邦德尔交谈。兴高采烈的奥罗克先生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交谈，对此两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比尔不久便匆忙地冲了进来——没有别的词可以用来形容了：就像一只逗人喜爱的纽芬兰狗似的冲了进来——而且直奔邦德尔身边。他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焦虑不安。

“你好，邦德尔。听说你来了。整个该死的下午都一直忙个不停，否则我早就见到你了。”

“今天晚上是不是心事重重？”奥罗克同情地询问道。

比尔叹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你的伙伴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抱怨道，“看

上去是个性格不错、矮胖的小个子。不过科德尔斯是绝对不可能的。干、干、干，从早到晚一直拼命地干。你所干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你没干的每一件事都应该干过了才是。"

"很像从祷告书上摘下来的一句话。"刚刚走过来的吉米说。

比尔用责备的目光瞟了他一眼。

"没有人知道我必须将就着干点什么。"他可怜巴巴地说。

"应酬伯爵夫人，对吧？"吉米启发道，"可怜的比尔，这对于像你这样的讨厌女人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此话怎讲？"邦德尔问道。

"吃过茶点后，"吉米笑着道，"伯爵夫人请比尔带她把这个有趣的老地方逛了一圈。"

"得啦，我怎么能拒绝呢？"比尔说道，他的脸色刷地一下子变得像砌墙用的红砖一样。

邦德尔感到有些不自在。威廉·埃弗斯莱先生对漂亮的女子很多情，这一点她是再清楚不过了。在像伯爵夫人这样的女人手里，比尔肯定就像一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蜡。她又一次怀疑吉米·塞西杰将比尔视为他们的知己是不是明智的。

"伯爵夫人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比尔说，"而且聪敏绝顶。你真应该陪她围着房子转一圈的。她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邦德尔突然问道。

比尔含糊其词地答道。

“噢！我答不上来。关于其历史的问题。还有那些旧家具。还有……唉！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在这时，伯爵夫人飘然而至，她来到了这间屋子。她似乎有点气喘吁吁。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绒袍，看上去仪态万方、雍容华贵。邦德尔注意到比尔立刻被她吸引到了她的近旁。那个一脸严肃的戴眼镜的年轻人也凑了过去。

“比尔和猩猩都馋得不行了。”吉米·塞西杰大笑着说。

邦德尔怎么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件什么好笑的事。

第十七章 晚餐之后

乔治是个不相信现代新鲜事物的人。双足飞龙教堂没有集中供暖之类的时髦设施。结果是，当女士们用过晚餐来到客厅时，客厅里的温度与摩登晚装的要求相去甚远。壁炉里的燃料填得满满的，里面生着的火变成了磁铁一样的东西，三个女人被吸在了它的四周。

突然，伯爵夫人发出了一声怪叫。

"白天越来越短了。"库特夫人说完把一条绘有花卉图案的很俗气的披巾越发拉得贴紧她硕大的肩膀了。

"乔治为什么不把房子弄暖和些呢?"邦德尔说道。

"你们这些英国人，从来就不会把房子弄得暖暖和和的。"伯爵夫人说道。

她取出长烟斗抽起烟来。

"这个炉子太老式了。"库特夫人说道，"热气都从烟囱

里跑了，根本就没散发到屋子里。”

“啊！”伯爵夫人说道。

一片沉寂。伯爵夫人显然对自己的这两个同伴很厌恶，所以很难谈得起来。

“真有意思，”库特夫人打破了沉寂，“麦卡塔夫人的孩子竟会患上腮腺炎。不管怎样，我并不是说真的很有意思……”

“什么是 mumps(腮腺炎)?”伯爵夫人问道。

邦德尔和库特夫人不约而同地争相解释起来。最后她们一起好不容易才让伯爵夫人明白了这个词的意思。

“我想匈牙利的儿童也会得腮腺炎吧?”库特夫人问道。

“嗯。”伯爵夫人说道。

“匈牙利的儿童?”

“我不知道。”伯爵夫人说，“我为什么要知道呢?”

库特夫人有些诧异地看着她。

“可我知道你……”

“噢，那个!”伯爵夫人放下了跷着的二郎腿，取下了嘴里衔着的烟斗，连珠炮似的说开了。

“我跟你们说一些可怕的事情听听，”她说，“一些你们闻所未闻的可怕的事情。难以置信！你们听了肯定不会相信。”

她可是说到做到。她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而且绘声绘色。她给自己的这两位听众描绘出了一幅幅叫人难以置信的饥寒交迫的情景。她谈起刚刚饱受战火之苦的布达佩斯，追溯了迄今为止它所经历的沧桑变迁。她很会夸张，但在邦德尔

看来，她又有点儿像一张留声机上的唱片。你一打开她，她就会唱起来。你不想让她唱了，她又同样地会戛然而止。

库特夫人震惊不已，毛骨悚然——一眼就看得出来。她坐在那儿，嘴微张着，大而黑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伯爵夫人。偶尔，她也插上一句自己的看法。

"我有一个表姐的三个孩子被活活地烧死了。太可怕了，不是吗？"

伯爵夫人压根儿就没有理会她的话，只顾自己一个劲儿地往下说。最后她突然打住了，就像她开始的时候一样突然。

"听着！"她说，"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们有钱——但是缺乏组织。我们需要的是组织。"

库特夫人叹了一口气。

"我听我丈夫说如果没有有条不紊的方法只能一事无成。他把他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有一套有条不紊的方法。他说要是没有那一套方法他就不可能混得很好。"

她又叹了一口气。一个在这个世界混得不怎么样的奥斯瓦德爵士的样子突然在她的眼前一闪而过。一个方方面面都还保留着那个自行车店里的快乐的年轻人特征的奥斯瓦德爵士。她曾经想到过要是奥斯瓦德爵士没有那些有条不紊的方法，她的生活也许会快乐开心得多，只是这一想法转瞬即逝了。

她产生了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联想，转而对邦德尔说道。

"告诉我，艾琳小姐，"她说，"你喜欢你家那个园丁头儿

吗?”

“麦克唐纳? 嗯……”邦德尔迟疑了一下,“谁也不会真的喜欢麦克唐纳。”她歉意地解释道,“不过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园丁。”

“噢! 我知道他是。”库特夫人说。

她嫉妒地看着邦德尔,邦德尔看上去会让麦克唐纳留在他的岗位上,而且她显得那样轻松愉快。

“我非常喜欢很高雅的花园。”伯爵夫人如梦如幻地说道。

邦德尔瞪大了眼睛,但就在这时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吉米·塞西杰进了房间,用一种很怪异很慌张的声音直接对她说道:

“我说,你愿意现在来看看那些铜版画吗? 它们正等着你呢。”

邦德尔赶紧离开了房间,她一出来,吉米便替她关上了门。

“什么铜版画?”身后客厅的门一关上她便问道。

“没有铜版画,”吉米说,“我得说点让你感兴趣的东西把你引出来。跟我来,比尔在图书馆等我们。那儿没人。”

比尔正在图书馆里踱来踱去,心情显然焦虑不安。

“听着,”他大声吼道,“我不喜欢这样。”

“不喜欢什么?”

“不喜欢你掺和到这件事里来。十之八九会有一场喧嚣的游戏,然后……”

他既感伤又沮丧地看着她,这种沮丧的神情给了邦德

尔一种温暖舒服的感觉。

“她应该离得远远的。吉米，你说是不是？”

他征求吉米的意见。

“我跟她说过这样的意思了。”吉米应道。

“该死！邦德尔，我是说……有人可能受到伤害。”

邦德尔转过去问吉米。

“你告诉了他多少？”

“噢！全都告诉了。”

“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比尔承认道，“你在七面钟那个地方等一等，”他不高兴地看着她，“我说，邦德尔，我真希望你不要。”

“不要什么？”

“掺和到这种事情里面去。”

“为什么不要？”邦德尔说道，“这很令人兴奋。”

“嗯，没错——是很令人兴奋。不过它们可能极其危险。你瞧瞧可怜的罗尼。”

“对了，”邦德尔说道，“要不是为了你的朋友罗尼，我想我才不至于像你所说的那样‘掺和’到这件事里来呢。可是我掺和进来了。任你说千不该万不该也无济于事了。”

“我知道你是最最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邦德尔。不过……”

“不要恭维我了。咱们还是快点想办法吧。”

令她感到宽慰的是，比尔对她的这一建议作出了赞同的反应。

“关于那个配方的事儿你是对的。”他说，“埃伯哈特身

上是有个什么配方，或者更确切地说，奥斯瓦德有个什么配方。材料已经在他的工厂里试验出来了——而且进行得非常秘密。埃伯哈特一直跟他在一起。此刻他们全都在书房里面——可以说在谈实际问题。”

“斯坦利·迪格比爵士会呆多久？”吉米问道。

“明天回城里去。”

“哼，”吉米说，“那么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照我想，如果斯坦利爵士要把配方带走，那么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的话就肯定发生在今天夜里了。”

“我猜也是。”

“肯定无疑。这就把事情的范围限制得非常小了。不过聪明人自有其聪明过人的地方。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首先，今天夜里那个神秘的配方会在谁身上？是在埃伯哈特身上呢还是在奥斯瓦德·库特爵士的身上呢？”

“都不会。我想今天晚上会交到航空部长手里，明天由他带到城里去。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会落到奥罗克的手里。肯定是这样。”

“嗯，那就只有一件事要干了。如果我们认定某个人将向那配方伸手的话，我们今天夜里就得保持警惕多留点儿神，比尔老弟。”

邦德尔张开嘴似乎想表示异议，但她一字未说又把嘴合上了。

“顺便问一下，”吉米继续说道，“今天晚上我在大厅里打招呼的那个人是来自哈罗兹的穿制服的看门人，还是咱们苏格兰场的老朋友莱斯特雷德？”

“目光炯炯有神，怕是沃森。”比尔说道。

“我想，”吉米说，“我们这是在侵犯他的地盘。”

“那也没办法。”比尔说，“如果我们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的话就顾不得这么多了。”

“那就这样吧。”吉米说，“我们一个值上半夜一个值下班夜吧？”

邦德尔又一次张开了口，这一次又是一言未发就闭上了。

“你说得对。”比尔赞同道，“谁值上半夜？”

“要掷币来定吗？”

“还是这样的好。”

“好的，我掷了。如果是正面在上，你值上半夜，我值下半夜。如果情况相反就倒过来。”

比尔点头同意。硬币在空中打旋。吉米弯下身子看落下来的硬币。

“反面。”他说。

“该死。”比尔说道，“你值上半夜，要出事的话可能就会出在上半夜。”

“哦，这你就不清楚了。”吉米说，“罪犯往往是变化无常的。我几点钟叫醒你？三点怎么样？”

“那倒还比较公平，我想。”

这时，邦德尔终于开口了：

“我呢？”她问道。

“没你的事，你上床放心地睡大觉好了。”

“啊！”邦德尔说，“那太没劲了。”

"你不知道。"吉米和蔼地说道,"说不准你在睡梦中被人杀害而我和比尔反倒平安无事呢。"

"唉,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你要知道,吉米,我很是看不惯伯爵夫人的那副样子。我怀疑她。"

"胡说。"比尔激动地说道,"她绝对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你怎么知道?"邦德尔反驳道。

"因为我确实知道。嗯,匈牙利大使馆的一个人给她出过证明。"

"噢!"邦德尔说,她一时被他的激情吓坏了。

"你们女孩子都一个样。"比尔嘟囔道,"还不就是因为人家是个相貌百里挑一的女人……"

邦德尔对这种男人们的不公平的说法是再熟悉不过了。

"得啦,把你的知心话留着去对着她那黄中透红的耳朵倾诉吧。"她说,"我去睡觉了。那个客厅让我烦透了,我是不会再回那儿去了。"

她离开了屋子。比尔望着吉米。

"好个邦德尔。"他说,"我恐怕咱们跟她会有些麻烦。你知道她对任何事情都是多么敏锐。我认为她对这件事的判断简直令人吃惊。"

"我也一样。"吉米说,"真叫我吃惊。"

"她颇有些头脑,我是说邦德尔。她知道什么时候一件事是完全不可能的。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备有杀伤性武器?人们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一般都带家伙的。"

“我有一枝枪管烤蓝的自动手枪，”吉米有些得意地说，“有好几磅重，看上去很危险。到时候我会借给你的。”

比尔看着他，眼神中有几分敬意又有几分妒嫉。

“你怎么想到买那玩意儿的？”他问。

“我也说不上来。”吉米漫不经心地说道，“不知怎么搞的就想到了。”

“我希望我们不要杀错了人。”比尔有些焦急地说道。

“那样就太令人遗憾了。”塞西杰先生声音低沉地说道。

第十八章　吉米的冒险

我们的叙述到了这里必须分成三条线来进行了。这一夜将被证明是一个多事的夜晚，这三个人都将从各自的角度目睹这一夜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将从那个温文尔雅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吉米·塞西杰先生说起，从他与自己的同谋比尔·埃弗斯莱彼此道过晚安的那一刻说起。

"别忘了，"比尔说，"凌晨三点叫醒我，如果到那时你还活着的话。"他和蔼地补充道。

"我可能是头蠢驴。"吉米说，他愤恨地回想起了邦德尔对他重复过的那句话，"不过我并不见得像我看上去的那样蠢。"

"那是你对格里·韦德所作的评价。"比尔缓慢地说道，"你记得吗？就在那天夜里他……"

“闭嘴，你这该死的傻瓜。”吉米说，“你难道一点头脑都没有吗？”

“我当然有机智喽。”比尔说，“我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外交官。所有的外交官都是有头脑的。”

“啊！”吉米说，“你肯定还处于人们所说的幼虫期。”

“邦德尔让我忍受不了。”比尔突然又扯到原来的话题上去了，“我肯定应该说过她会……嗯，很难对付的吧，邦德尔长进了，她有了很大的长进。”

“那是你的头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吉米说，“他说他很惊喜。”

“我认为邦德尔有点太言过其实了，叫人吃不消。”比尔说，“不过科德尔斯是头实足的蠢驴，什么东西都可以吞下去。好啦，晚安。我希望到时候你能叫醒我——一定要守信呀。”

“如果你以格里·韦德为榜样不会有多大好处的。”吉米心怀恶意地说。

比尔用责备的目光看着他。

“你究竟为什么要让人家感到不舒服？”他问道。

“我只不过是在以牙还牙罢了。”吉米说，“你快走吧。”

但是比尔并没有立刻走开。他不自在地站在那儿，一开始重心落在一只脚上，然后又换到了另一只脚上。

“听我说。”他说。

“什么？”

“我要说的是……唉，我希望你会平安无事。全都是很好的玩笑，只是我一想到可怜的格里……还有可怜的罗尼

……”

吉米愤怒地盯着他。比尔无疑是那种对人心怀好意的人，不过他努力的结果不能说很鼓舞人心。

“我看，”他说，“我得把利奥波德式手枪给你看看。”

他将手伸进了那件他刚刚换上的深蓝色的套装的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给比尔看。

“一枝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枪管烤蓝自动手枪。”他略显得意地说道。

“不。我说，”比尔说，“是真的吗？”

他无疑被深深地打动了。

“史蒂文斯，我的男仆给我弄到手的。保证来路清白而且很好用。你只需按住扳机，余下的就是利奥波德的事了。”

“啊！”比尔说，“我说，吉米？”

“什么？”

“务必小心，好吗？我的意思是，不要让那家伙走火伤人。如果打死了梦游的迪格比老弟那就麻烦了。”

“说得对。”吉米说，“自然，我既然买下了，就要让它发挥作用。不过我会尽可能克制我嗜杀的本能的。”

“好啦，晚安。”比尔这是第十四次说这话了，这一次他真的离开了。

吉米一个人留下来值夜。

斯坦利·迪格比爵士住在西厢顶头的一间屋子里。紧挨着这间屋子的一边是一间浴室，另一边是一道通往一间小一些的屋子的门，这间小一点的屋子是特伦斯·奥罗克先生租下的。这三间屋子的门都朝向一段不长的走廊。值

夜者任务很简单。就在这段走廊通往主走廊的地方有一个橡木柜子，这个橡木柜子投下一片阴影，一把放在这片阴影里的不显眼的椅子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有利位置。这是通往西厢去的惟一途径，进去或者从里面出来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被看见。有一盏电灯还亮着。

吉米舒舒服服地安坐下来，跷起了二郎腿，等候起来。利奥波德式手枪搁在他的膝盖上，随时都可以使用。

他看了一下手表。一点还差二十——住在这儿的人还刚刚休息了一个钟头。除了远处传来的某只钟发出的滴答声外，四周一片寂静。

不知是什么原因，吉米对那滴答声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它令人想起了一些事情。格里·韦德——还有壁炉台上的那七面钟……是谁把它们放到那儿的？又是为什么？他不寒而栗，只觉得毛骨悚然。

这种等待真是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他不怀疑事情会发生在巫者降神会上。坐在阴暗的地方，人们会全神贯注——听到最小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还会让人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

罗尼·德弗罗！罗尼·德弗罗和格里·韦德！两人都很年轻，显得朝气蓬勃；都是很普通、很快活、很健康的年轻人。唉，他们在哪里呢？都在潮湿的土里……喂蚯蚓……呸！他为什么就不能不想这些可怕的事情呢？

他又看了一次表。才一点二十。时间过得可真慢。

邦德尔真是个非同凡响的女孩子！你想想她多有勇气和胆量，竟然一个人钻到七面钟的窝里去了。他为什么就没

有那份勇气、就没有想到那样干呢？他想，是因为这件事太出奇了。

7号。7号究竟会是谁呢？他是不是有可能此时此刻就在这幢房子里呢？装成了一个仆人。他肯定不会是某个客人。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那样一来，整个事情就不可能了。如果他不相信邦德尔说的基本上是属实的——唉，那他就会想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凭空捏造出来的了。

他打了一个哈欠。奇怪，竟感到有些困了，不过同时又有些紧张。他又看了一次手表。再过十分钟就两点了。时间还在往前走。

就在这时，他突然屏住呼吸，身子往前倾了倾，侧耳倾听起来。他似乎听见了什么响动。

十分钟过去了……又有了一声响动。是一块板子发出的吱嘎声……不过是楼下某个地方发出来的。又响了一下！是很轻微的吱嘎声。有人在房子里蹑手蹑脚地走动。

吉米一声不响地一跃而站了起来。他静悄悄地来到楼梯的顶端。一切都显得悄无声息。但是他十分肯定他真的听见了那蹑手蹑脚的声音，不是想象。

他小心翼翼地不声不响地下楼梯，右手紧紧地握着那枝利奥波德式手枪。大厅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推断那个低沉的声音是从他的正下方发出来的，如果这一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声音肯定是从书房里发出来的。

吉米悄悄地摸到了书房的门边上，侧耳听了一会儿，但什么声音也没听见；然后，他突然猛地推开门，打开了屋里的灯。

什么也没有！整个一间大屋子一片通亮，可是里面却空无一物。

吉米皱起了眉头。

“我可以发誓……”他喃喃自语道。

书房是一间有三个窗户的大屋子，三个窗户通向阳台。吉米大步朝窗户那一面走过去。中间的一个窗户没有插上。

他打开了这个窗户走到了阳台上，四下看了看。什么也没有！

“看来没事儿。”他窃窃私语道，“不过……”

他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然后便回到了书房。穿过屋子来到门边，他将门关上，把钥匙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他关掉了电灯。他站着听了一会儿，然后便轻手轻脚地朝开着的那个窗户走了过去，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那枝利奥波德。

阳台上究竟是有还是没有轻轻的急促的脚步声？不——是他的想象。他紧紧地攥着利奥波德，站在那儿侧耳倾听……

远处传来两声报时钟敲响的声音。

第十九章 邦德尔的冒险

邦德尔·布伦特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女孩子——她还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女孩子。她早就预计到即便吉米不反对，比尔也肯定会反对她介入今天晚上这一场可能发生的危险。邦德尔不想争辩浪费时间。她早已打定了主意而且作出了自己的安排。晚餐之前她匆匆地从自己卧室的窗户往外瞥了一眼，这一瞥令她很满意。她早已知道这座教堂灰色的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而她窗外的常春藤长得又尤其牢固，不会给她的一项运动嗜好带来任何困难。

对于比尔和吉米的安排，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她还挑不出任何毛病来。但在她看来，它们没有多大价值。她没有提出批评，因为她想亲自处理事情。简要地说，吉米和比尔全身心注意教堂里面的情况时，邦德尔想把注意力放在教堂的外面。

她温顺地接受了分配给自己的那一个平淡的角色，对此她感到无比高兴，尽管她心里颇有些瞧不起这两个大男人，纳闷他们怎么就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当然，人们从来就没听说过比尔头脑聪敏过人。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了解或者说应该了解他的邦德尔。而且她认为吉米·塞西杰尽管与她只有一面之交，却不至于蠢到以为这么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让她就范。

一进到自己的屋子，邦德尔便迅速行动起来了。她先是脱去了晚礼服和晚礼服下面的一些小玩意儿，然后，这么说吧，又重新从胸衣开始穿起。邦德尔没有带侍奉自己的女仆，是自己收拾行装的。要不然，就可能把那个法国女人弄得糊里糊涂，纳闷自家小姐为什么带了马裤却没有带别的骑马用的东西。

穿好马裤、运动鞋和一件深色套衫，邦德尔做好了应付事端的准备。她看了一下时间，才刚刚十二点半，还太早了。不论会发生什么事情都还会再过一会儿，得等所有的房客都睡着了才会发生。一点半是邦德尔确定的开始行动的时间。

她关掉灯，靠窗户坐下来开始等待。不早不迟正好到了预定的那一刻，她站起身来，推开窗子，一条腿越过了窗台。这是一个不错的夜晚，冷森森的而且很安静，有星光但没有月亮。她很轻易地就下来了。邦德尔和她的两个姐妹还是小孩子时就常常在烟囱别墅的花园里胡穿乱跑，姐妹仨攀爬起来都跟猫儿似的灵巧。邦德尔来到了一个花床上，颇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不过哪儿也没伤着。

她停下来思量了一会儿自己的计划。她知道航空部长和他的秘书住的屋子在西厢，也就是邦德尔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的对面。房子的西头和东头之间有一个阳台，这个阳台到一个围墙围起来的果园边上就突然到了头。

邦德尔从她所在的花圃里面出来，拐过墙角到了南端阳台开始的地方。她悄无声响地顺着阳台往前走，始终靠着房子投下的阴影。但当她来到第二个拐角时，她吓了一大跳，因为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显然是想截住她的去路。

她立刻就认出他来了。

“巴特尔警监！您把我吓坏了！”

“我站在这儿为的就是这个。”警监愉快地说道。

邦德尔看着他。就同以往好多次一样，这一次她又惊讶地发现他根本就没有怎么伪装。他块头大、身体结实，很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英国人的味道十足。但有一点邦德尔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巴特尔决不是傻瓜一个。

“你真的在这儿干什么？”她问道，声音依然压得很低。

“没别的。”巴特尔说，“只不过是为了不让不该到这儿来的人到这儿来罢了。”

“噢！”邦德尔大吃了一惊。

“比如说。艾琳小姐。我想你并不常在晚上这个时候出来散步吧。”

“您的意思是，”邦德尔慢条斯理地问道，“想要我折回去吗？”

巴特尔警监肯定地点了点头。

“你真聪明，艾琳小姐。我正是这个意思……呃……你是从门里出来的还是翻窗户出来的？”

“翻窗户出来的，顺着那根常春藤爬下来没什么困难的。”

巴特尔警监抬头若有所思地看了看那根常春藤。

“对。”他说，“应该说不困难。”

“你要我折回去吗？”邦德尔问道，“我可不想回去。我想到西边的阳台上去走走。”

“或许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一个。”巴特尔说。

“谁都不会看不到你呆在这儿。”邦德尔颇有些怨恨地说道。

警监似乎非但不生气反倒挺高兴。

“我倒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呆在这儿，”他说，“免得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这是我的座右铭。如果你能原谅我的话，艾琳小姐，我想你该回去睡觉了。”

他的语气十分坚定，没有争辩的余地。邦德尔很是垂头丧气，顺着原路回去了。她爬到常春藤半中腰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差一点一松手摔了下去。

没准巴特尔警监怀疑上了她。

有某种东西——没错，他的态度中有某种东西隐隐约约地暗示出了这一点。她爬过窗台进入自己的卧室时禁不住笑了起来。真想不到那个实心眼儿的警官居然会怀疑她！

尽管邦德尔服从了巴特尔的命令回了自己的房间，但她压根儿就不打算上床去睡大觉。而且她也不认为巴特尔真的希望她那么做。他可不是一个对明知不可能的事情空

抱幻想的人。而在有可能遇上需要胆量和颇具刺激性的事情时，要让邦德尔老老实实地呆着不做声不出气，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她看了一下手表，两点差十分。犹豫了片刻之后，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自己的房门。一点声音也没有，万籁俱寂。她蹑手蹑脚地摸索着沿着走廊往前走。

她停了一下，以为自己听见了某处木板发出的一声吱嘎声，但接着她就确信是自己弄错了，于是又继续往前走。此刻她已来到了主走廊，正准备往西厢去。她来到交叉角上，偷偷地四下瞅了瞅——然后就目瞪口呆地盯着一个地方不动了。

值夜人的位置上空无一人。吉米·塞西杰不在。

邦德尔惊讶得直发愣。出了什么事？吉米为什么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这意味着什么？

就在这时她听见一只钟敲了两响。

她依旧站在那儿，思忖着下一步该如何是好，这时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似乎才平静下来。特伦斯·奥罗克房间的门把手正在缓缓地转动。

邦德尔目不转睛地看着，看得都入了神。但是门并没有打开，相反，那个门把手慢慢地又转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意味着什么呢？

突然，邦德尔拿定了一个主意。吉米由于某个不清楚的原因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职守。她必须找到比尔。

邦德尔迅速地悄无声息地顺着来时的路退了回去。她也顾不得那么多礼节了，一头闯进了比尔的房间。

"比尔，醒来！啊，快醒来！"

她急切地低声喊道，但没有听到任何反应。

"比尔，"邦德尔低声叫道。

她不耐烦地打开了电灯，然后就目瞪口呆站着不动了。

房间里没人，而且床上压根儿就没有人睡过。

那么比尔在哪儿呢？

突然她松了一口气。这不是比尔的房间。椅子上面扔有一件考究的长睡衣，梳妆台上面摆放着一些女人用的小装饰品，另外一把椅子上胡乱地扔有一件黑色的丝绒晚礼服——无疑，匆忙之中，她走错了门。这是拉兹基伯爵夫人的房间。

可是伯爵夫人又在哪儿呢？

就在邦德尔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时，夜晚的寂静突然一下子被打破了，肯定没错。

下面很快传来了闹哄哄的声音。邦德尔立即从伯爵夫人的房间里奔出来往楼下冲。声音是从书房里传出来的——是打翻椅子时发出的撞击声。

邦德尔砰砰地直捶书房的门，但是没用。门是锁着的。但她能清楚地听见里面正在发生搏斗——只听得气喘吁吁的声音和扭打声、粗犷的咒骂声，偶尔还能听到顺手拿起来当家伙使的比较轻的家具发出来的撞击声。

随后，前后紧连着的两声不祥而又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彻底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第二十章 洛兰的冒险

洛兰·韦德从床上坐起来打开了灯,此时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点差十分。她早早地——九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她有一种很有用的本事,能够想什么时候醒来就什么时候醒来,所以她得以尽情地睡了几个小时好觉。

两条狗和她睡在一间屋子里,其中的一条此时抬起头来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她。

“别出声,勒切尔。”洛兰说了一句,那条大畜牲乖乖地把头又垂了下去,从它浓浓的睫毛之间看着她。

邦德尔的确曾经怀疑过洛兰·韦德的温顺,但那短暂的怀疑很快就过去了。洛兰似乎理智得到了头,竟然心甘情愿地置身事外。

不过,要是你细心观察这个女孩子的脸,就会发现她那闭得紧紧的小巧却很坚毅的嘴唇和下巴里面有着一种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的力量。

洛兰起得床来，穿了一套花呢衣裙。她将一枝手电筒放进了上衣的一个兜里。然后，她打开了梳妆台的抽屉，拿出了一枝小巧的象牙柄手枪，外观就跟一枝玩具手枪差不多，是头天在哈罗兹买的。她很喜欢这枝枪。

她把房间最后扫视了一遍，看是不是落了什么东西没带上。这时那条大狗站了起来朝她走过来，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她，直摇尾巴。

“不，勒切尔。不能去。我不能带上你。你得呆在这儿，乖点儿！”

她俯身吻了一下狗的头，使它又重新躺到了地毯上，然后不声不响地从房间里溜了出来，随手关上了门。

她打开一个侧门出了房子，来到车库，她的双人座汽车早已在那儿恭候她了。有一面是缓坡，她让小汽车悄无声息地往下滑，直到离房子有了一定距离之后她才发动马达。然后她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踩下了油门。

她把车停在她早就观察好了的一个隐蔽处。那儿的篱笆有一个缺口，她轻而易举地就可以从里面穿过去。几分钟后，身上沾了些许泥巴的洛兰就站在了双足飞龙教堂的庭园里了。

她尽可能不出声地朝那幢庄严肃穆的常春藤颜色的房子摸去。远处的报时钟响了两下。

洛兰靠近阳台时心跳加快了。四下都没有人——一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一切似乎都很宁静。她来到露台上，站在那儿四下看了看。

突然，冷不防，一样东西从天而降差点儿落到了她的脚上。洛兰弯腰把它捡了起来，是一个棕色的纸包，包得很松。洛兰拿着纸包抬头向上望了望。

她头顶的正上方有一扇开着的窗户，就在她抬头看的时候，一条腿正好腾过窗户，一个人顺着常春藤爬了下来。

洛兰没有再迟疑，她拔腿就跑，手里仍紧紧地攥着那个棕色的纸包。

她的身后突然响起打斗声，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在说："让我走！"另外一个声音她很熟悉："除非我知道怎么回事——嗯，你说还是不说？"

洛兰仍在一个劲儿地跑——好像有些惊恐万状似的瞎跑——刚一跑到阳台的拐角处——便一头撞进了一个身材魁伟、体格强壮的男子的怀里。

"好啦，好啦。"巴特尔警监和蔼地说道。

洛兰挣扎着说：

"噢，快—— 噢，快！他们在相互厮杀。噢，千万快些！"

只听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又是一声。

巴特尔警监抬腿便跑。洛兰跟在警监的后面。绕回到阳台的拐角然后直奔书房的窗户，窗户敞开着。

巴特尔弯下身子打开了手电。洛兰紧紧地跟在他身后，目光越过他的肩头凝视着前方，嘴里发出了一声抽噎。

只见吉米·塞西杰倒在窗槛上，身子下面好像是一滩血。他的右臂下垂着，姿势很奇怪。

洛兰发出了一声尖叫。

"他死了。"她哀嚎道，"噢，吉米……吉米……他死了！"

"好了，好了。"巴特尔警监安慰道，"不要大哭大叫了。这位年轻的先生没有死，我敢肯定。你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到灯并把它们打开。"

洛兰听从了他的吩咐，她跌跌撞撞地走到房间的对面，找到了门边的开关并把它按了下去。房间里顿时变得通亮。巴特尔警监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只不过右臂挨了一枪，由于失血才昏厥过去了。来帮我把他包扎一下。"

书房的门上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询问声、规劝声和要求声响成一片。

洛兰望着房门，不知如何是好。

"我把门……"

"别急。"巴特尔说，"我们马上就让他们进来。你来帮我一把。"

洛兰顺从地过来了。警监掏出了一块大且干净的手帕，正在干净利落地替受伤者包扎手臂。洛兰帮了他一把。

"他不会有事的。"警监说，"不用担心。这些年轻人命长着呢，就跟猫差不多。也不是因为失血让他昏厥了的。他肯定是倒地时把头给碰了一下。"

外面，敲门声已经变得越来越猛烈了。乔治·洛马克斯的嗓门扯得老高，所以他的声音响亮而清晰：

"谁在里面？赶快开门！"

巴特尔警监叹了口气。

"我想我们只好开了。"他说，"真是不幸。"

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查看了一下现场的情况。吉米

身旁摆着一枝自动手枪。警监小心翼翼地把枪捡起来，非常谨慎地拿在手上检查了一遍。他嘟囔了一句把它放在了桌子上。然后走到对面把门打开了。

好几个人涌进了屋子。差不多每个人都同时说了句什么。气急败坏的乔治·洛马克斯结结巴巴地迸出了几句话：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你，警监。出了什么事？我说……出……出了什么事？”

比尔·埃弗斯莱说了一句“我的天啦！吉米老兄！”眼睛直盯着地上没有一丝生气的人。

穿着一身华丽的紫红色晨衣的库特夫人叫了一声“可怜的孩子呀！”便快步从巴特尔警监身边走过去，母亲般地俯身靠在了俯卧在地的吉米的身上。

邦德尔说了一句：“洛兰！”

埃伯哈特先生说了几句“Gott im Himmel[1]！”之类的话。

斯坦利·迪格比爵士说了一句：“我的天啦，这都是怎么啦？”

一个女仆说了一句：“看，有血。”然后兴奋地尖叫了起来。

一个男仆说了句：“天哪！”

管家说了句：“听着，不要在这儿凑热闹！”然后把手下的仆人都赶开了，他的样子比几分钟前所看到的要勇敢得多了。

---

[1] 法语：我的天啊。——译注。

能下的鲁珀特·贝特曼先生对乔治说了一句："我们要不要把这些人赶走，先生？"

然后大家都改了口气。

"真是难以置信！"乔治·洛马克斯说道，"巴特尔，究竟出了什么事？"

巴特尔看了他一眼，乔治这才恢复他往日言行谨慎的常态。

"听着，"他一边说一边朝门口走去，"请大家都各自回房休息去吧。刚才不过出了……呃……"

"一个小小的事故。"巴特尔警监轻松地说道。

"一个……呃……一个事故。大家如果能回房去休息，我将不胜感激。"

大家显然不愿意回房去。

"库特夫人……请……"

"可怜的孩子。"库特夫人像母亲似的说道。

她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就在她站起来的时候，吉米动了动，坐了起来。

"啊呀！"他呆头呆脑地说道，"我这是怎么啦？"

他茫然地四下看了一两分钟，然后眼神就不再痴呆了。

"你们抓到他了吗？"他急切地问道。

"抓到谁？"

"那个人，顺着常春藤爬下去的人。我当时站在窗户那儿，揪住了他，我们扭打了个……"

"肯定是个讨厌的凶狠的飞贼。"库特夫人说，"可怜的孩子。"

吉米环顾着自己的四周。

“我说……我恐怕我们……呃……把东西都搞得一团糟了。那家伙力大如牛。我们你拽着我我拽着你在屋里转了好几圈。”

屋子里的情况显然印证了他说的这番话。十二英尺范围内的所有轻而易碎的东西确确实实都被打乱了。

“那后来呢?”

吉米正在四下寻找着什么东西。

“我的利奥波德呢?我的那枝心爱的枪管烤蓝自动手枪呢?”

巴特尔指着桌上的手枪问道:

“这枝枪是你的吗,塞西杰先生?”

“对,就是这枝小巧的利奥波德。开了多少枪?”

“一枪。”

吉米显得很懊恼。

“利奥波德太令我失望了。”他嘟囔道,“可能是我的扳机扣得不对头,否则它会不停地连射的。”

“谁先开的枪?”

“恐怕是我先开的。”吉米说,“当时,那家伙突然从我手里挣脱了,我见他准备夺窗而逃,就扣动了利奥波德开了火。他从窗户里转身就朝我开枪……唉,我想这之后我就不行了。”

他很懊丧地揉了揉眼睛。

但是斯坦利·迪格比爵士突然警觉起来了。

“你说他顺着常春藤爬下去了?我的天啦,洛马克斯,你

看他们该没得手吧？"

他冲出了屋子。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不在的这会子，谁也没说什么。几分钟后，斯坦利·迪格比爵士便回来了。他圆圆胖胖的脸死一样地惨白。

"我的天哪，巴特尔，"他说，"他们得手了。奥罗克先生睡得死死的……我想，是让人家下了毒。我弄不醒他。文件不翼而飞了。"

第二十一章 配方失而复得

"我的天!"埃伯哈特低声说道。

他已经变得面如土色了。

乔治冲着巴特尔显出了一脸责备的神情。

"这是真的吗,巴特尔?我可是让你全权负责的哟。"

警监岩石一般的脸没有什么不自在的表情,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

"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先生。"他平静地说道。

"那么你是说……你是说……文件真的丢了吗?"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巴特尔摇了摇头。

"不,不,洛马克斯先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一切都很好。不过你可不要把它记在我的功劳簿上。你得谢谢这位年轻的小姐。"

他指了指洛兰。洛兰正大惑不解地盯着他看。巴特尔

走到她面前，轻轻地取过她仍然机械地死死攥在手里的那个棕色纸包。

“我想，洛马克斯先生，”他说，“在这里面可以找到你要找的东西。”

斯坦利·迪格比爵士比乔治手脚麻利，一把抓过了那个纸包将它打开，急不可待地查看着里面的东西。他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擦去了脸上的汗水。赫尔·埃伯哈特猛地伸手夺过他自己苦思冥想弄出来的玩意儿，把它紧紧地贴在心窝窝上，嘴里放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串德语。

斯坦利爵士转而面向洛兰，热情地握住了她的手。

“亲爱的年轻小姐，”他说，“我们对你真是感激不尽，我可以肯定地说。”

“对，的确如此。”乔治说，“尽管我……呃……”

他有些困惑不解地停住了，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位他完全没有见过的年轻小姐。洛兰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吉米，吉米替她解了围。

“我们……这位是韦德小姐，”吉米说，“杰拉尔德·韦德的妹妹。”

“的确。”乔治热情地握着她的手说道，“亲爱的韦德小姐，对你的所作所为我必须表示深深的感激。我必须承认我不太明白……”

他踌躇不决地停了下来，在场的四个人感到解释起来将非常费劲。巴特尔警监救了驾。

“或许我们现在最好不要了解个中细节，先生。”他机智地建议道。

办事效率高的贝特曼先生进一步把话题岔开了。

“是不是该派个人去照护奥罗克？先生，您不认为最好去请个医生来吗？”

“当然要请。”乔治说，“当然要请。我们真是太疏忽了，怎么就没早点想到这一点呢？”他朝比尔看了看。“快去给卡特赖特医生挂个电话，请他过来。提请你注意一点，如果你能，呃，一定要小心行事。”

比尔出去办交给他的差事去了。

“我跟你一起上楼去，迪格比。”乔治说，“或许能做点什么……或许在等医生到来的这段时间……应该采取点什么措施。”

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鲁珀特·贝特曼。能力总是能得到表现。真正能够驾驭局面的是猩猩。

“要我跟您一块儿上去吗，先生？”

乔治如释重负地接受了他的这一提议。他感到这儿有一个他可以依赖的人。他体验到了对贝特曼先生办事能力深信不疑的感觉，凡是接触过这个优秀青年人的人都了解了他的能力。

三个男人一同离开了屋子。库特夫人语调深沉圆润地咕哝了一句：“可怜的孩子，或许我能够做点什么……”旋即也匆匆地跟了出去。

“真是一个慈母心肠的女人。”警监若有所思地说道，“一个慈母心肠的女人。我纳闷……”

三双眼睛同时好奇地看着他。

“我在纳闷，”巴特尔警监不慌不忙地说，“奥斯瓦德爵

士可能在哪儿呢？”

“啊！”洛兰喘着气说道，“你认为他被人杀害了吗？”

巴特尔不无责备地冲洛兰摇了摇头。

“不会出这种戏剧性的事情的。”他说，“不会的……我倒认为……”

他说了半截又停住了，头歪向一边，在听什么——他举起一只大手示意大家安静。

过了一分钟，大家都听见了他那比别人都尖的耳朵最先听见的声音，是外面阳台上由远而近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清脆响亮，显然没有遮遮掩掩怕人听见的意思。又过了一分钟，窗户叫一个块头很大的人给堵住了。这个大个子站在窗口凝视着他们，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因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奥斯瓦德爵士。他把目光由一个人的脸上缓缓地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挨个儿把屋子里的人都看了个遍。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逃过他那锐利的目光。吉米挎着一条简简单单包扎了一下的胳膊；邦德尔穿着一身有些异常的服装；还有他完全不认识的洛兰。他的目光最后落到巴特尔警监身上。他清脆响亮地说道：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警监？”

“盗窃未遂，先生。”

“未遂……嗯？”

“多亏这位年轻的小姐，韦德小姐。窃贼没能将它盗走。”

“啊！”他又说，“现在，警监，这个你作何解释？”

他亮出了一枝小毛瑟手枪，他谨慎地捏在枪托上。

“您在哪儿发现的，奥斯瓦德爵士？”

“在外面的草坪上。我想肯定是窃贼中的某一个逃跑时丢下的。我很小心地将它拿来了，因为我想你可能希望查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指纹。”

“你想得很周到，奥斯瓦德爵士。”巴特尔说道。

说完他从对方手里同样小心翼翼地接过手枪，然后把它放到了桌子上吉米的那枝科尔特式自动手枪的旁边。

“现在，如果你愿意，”奥斯瓦德爵士说，“我想听听事情的准确经过。”

巴特尔警监把当晚的前后情形作了一个简要的描述。奥斯瓦德爵士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

“我明白了。”他尖声说道，“打伤了塞西杰先生之后，那家伙拔腿便跑，跑的时候把这把手枪扔掉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追他。”

“我们听塞西杰先生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后才得知有人跑掉了，需要去追。”巴特尔警监冷淡地说道。

“你……呃……拐过阳台的拐角时就没看见他逃跑吗？”

“没有。应该说我大约晚了四十秒钟，没能看见他。天上没有月亮，所以他只要一离开阳台就看不见了。他肯定是一开完枪就跳下来了。”

“嗯，”奥斯瓦德爵士说，“我还是认为当时应该组织人员进行搜查。应该有另外的人站岗……”

“庭院里有我的三个人。”警监平静地说道。

"噢！"奥斯瓦德爵士看上去大吃了一惊。

"我吩咐过他们截住想逃离庭院的任何人并予以拘留。"

"不过……他们没有照办吧？"

"他们没有照办。"巴特尔严肃地作了肯定回答。

奥斯瓦德爵士看着他，就像他这句话里有什么东西令他无法理解似的。他尖声说道：

"你所知道的一切全都跟我说了吗，巴特尔警监？"

"我所知道的一切……对，奥斯瓦德爵士。不过我心里所想的是另一码事。或许我在想一些相当奇怪的事情……不过没想出个所以然之前说出来是没用的。"

"不过，"奥斯瓦德爵士慢吞吞地说道，"我很想知道你的想法，巴特尔警监。"

"首先，先生，我以为这地方常春藤太多了——对不起，先生，您的外套上就有一些——对了，太多的常春藤。这些常春藤容易把事情搞复杂。"

奥斯瓦德爵士瞪大眼睛看着他，不过无论他想作出什么样的回答都被鲁珀特·贝特曼的到来给挡回去了。

"啊，您在这儿呀，奥斯瓦德爵士。我真是太高兴了。库特夫人刚刚发现您不见了……而且她一直坚持说您肯定是让窃贼们给杀害了。奥斯瓦德爵士，我真的认为您最好立即去见见她。她都快急死了。"

"玛丽亚真是个愚蠢透顶的女人。"奥斯瓦德爵士说，"我怎么会遇害呢？带我去，贝特曼。"

他与自己的秘书一道离开了这间屋子。

巴特尔看着他们的背影说道，"真是个非常能干的小伙子。他叫什么名字——贝特曼？"

吉米点了点头。

"贝特曼——鲁珀特，"他说，"人们一般都管他叫猩猩。我跟他同过学。"

"是吗？嗨，这倒挺有趣，塞西杰先生。你那时对他看法如何？"

"噢，那个时候他一直是一头蠢驴。"

巴特尔温和地说，"我倒真没想到他曾是一头蠢驴。"

"噢，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当然，他并不真是一头蠢驴。脑子好使得很，而且总是很刻苦用功。但是认真得要命，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啊！"巴特尔警监说，"那真是个遗憾。缺乏幽默感的人总是过于妄自尊大——而这往往招风惹祸。"

"我很难想象猩猩会招风惹祸。"吉米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都混得相当不赖——深得老库特的器重，而且看上去他会跟他当一辈子的秘书。"

"巴特尔警监。"邦德尔说。

"什么事，艾琳小姐？"

"奥斯瓦德爵士没有说起他半夜三更在花园里都在逛些什么来着，您不认为非常奇怪吗？"

"啊！"巴特尔说，"奥斯瓦德爵士是个大人物——大人物总是很精明的，你不要求他作解释他是不会主动解释什么的。动不动就作解释找借口向来就是心虚不打自招的表现。对此，奥斯瓦德爵士和我一样清楚。他哪儿会来作解释

和道歉——不会的。他只会趾高气扬地进来把我责备一通。奥斯瓦德爵士，他是个大人物。”

警监的语气里充满了如此热烈的钦佩之情，邦德尔也不便再往下说了。

“哎，”巴特尔警监说道，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既然我们大家都在一起跟朋友似的——我想听一听韦德小姐怎么会碰巧不早不迟偏偏在那时到了出事现场。”

“她应该感到羞愧才是。”吉米说，“她把我们大家都给耍了。”

“你们凭什么把我晾在一边？”洛兰激动地说道，“我从来就不想被晾在一边——那天你们俩在你屋里跟我说什么我最好乖乖地呆在家里远离危险，我嘴上虽然什么也没说，但我当时就打定了主意。”

“我真没想到。”邦德尔说，“你当时什么异议都没表示，温顺得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我早该知道你肯定会打什么鬼主意呢。”

“我原以为你非常明智呢。”吉米·塞西杰说。

“你竟会这么想，亲爱的吉米。”洛兰说，“骗你是够容易的了。”

“谢谢你这样抬举我。”吉米说，“接着往下说，别为我操心。”

“当你打电话说可能有危险时，我就越发下定了决心。”洛兰继续说道，“我到哈罗兹去买了一枝手枪。瞧，在这儿。”

她掏出了那件精致的武器，巴特尔警监从她手里取过手枪认真地看了看。

“真是个小得要命的玩意儿，韦德小姐。”他说，“你……呃……拿它练过手吗？”

“一次也没有。”洛兰说，“不过我想要是带在身上……嗯，它会给我壮壮胆。”

“的确如此，”巴特尔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当时的想法是到这里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把车停在路上，翻过栅栏，爬上阳台。我正在四下张望……扑通……一样东西不偏不倚正好落到了我的脚前。我将它拾起来，然后瞧了瞧，想弄清楚是从哪儿掉下来的。然后，我看见那个人顺着常春藤爬了下来，于是我拔腿就跑。”

“正是那样。”巴特尔说，“哎，韦德小姐，你能描述一下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吗？”

女孩子摇了摇头。

“太暗看不太清楚。我想他是个大个子……但仅此而已。”

“喂，塞西杰先生，”巴特尔转而对他说道，“你跟那个人搏斗过……你能够说说他的情况吗？”

“他是个很壮实力气很大的家伙……我就说得上来这些。他声音嘶哑地低声说话了……当时我正抓着他的脖子。他说了句‘放开我，老爷’之类的话。”

“这么说是个没文化的人喽？”

“是的，我猜想是。他说话像是个没文化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纸包是怎么回事。”洛兰说，“他干吗要把它扔下来？是因为拿着不好往下爬吗？”

“不。”巴特尔说，“对此我的看法完全不同。那个纸包，

韦德小姐，是故意扔给你的……或者我认为是这样。”

“故意扔给我？”

“这么说吧……是扔给那个窃贼把你当成的那个人的。”

“这真把我给搞糊涂了。”吉米说。

“塞西杰先生，你进这间屋子时，开过灯没有？”

“开过。”

“屋里是不是一个人也没有？”

“一个人也没有。”

“但你先前是不是认为听见有人在下面这儿走动？”

“是这样的。”

“然后，在试过窗户后，你是不是又把灯关了并把门锁上了？”

吉米点了点头。

巴特尔警监不紧不慢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他的目光在一个西班牙皮革的屏风上面停住了，这个屏风立在一个书架旁边。

他粗鲁地大步走了过去，朝屏风后面看了看。

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把三个年轻人都很快地引了过去。

只见拉兹基伯爵夫人不省人事地蜷缩在地板上。

第二十二章 拉兹基伯爵夫人的故事

伯爵夫人恢复神志的过程与吉米·塞西杰的很不一样。整个过程更长而且要精彩得多。

精彩是邦德尔的说法。她一直热心地在一旁帮助照料——主要是帮忙浇冷水——伯爵夫人很快就有了反应，将一只白皙的不知所措的手从额头移开，嘴里有气无力地在嘟哝着什么。

这时打完电话请完医生得以脱身的比尔匆匆忙忙地来到了屋子里面，一进来（在邦德尔看来）就开始丢人现眼大出洋相。

他躬着身子立在伯爵夫人的旁边，一脸关心和着急的样子，对她说了一大串冒傻气的话：

“我说，伯爵夫人，会好起来的。真的会好起来的。不要说话，那样对您不好。好好地躺着，您马上就会好的。您会

完全恢复过来的。等您完全好了再说话。别急，慢慢来。好好躺着，闭上眼睛。您很快就会记起来一切的。再喝口水。喝点儿白兰地，对了，那正是您所需要的。邦德尔，你认为喝点白兰地……”

“看在上帝的分上，比尔，别打搅她吧。”邦德尔不高兴地说道，“她会好起来的。”

她十分娴熟地用手指往伯爵夫人优雅的脸庞上弹了许多凉水。

伯爵夫人身子往后缩了缩坐了起来，看上去比刚才清醒多了。

“啊！”她嘟哝道，“我在这里。对，我是在这里。”

“别急。”比尔说，“等您感觉完全好了再说话。”

伯爵夫人把一件非常透明的睡袍的褶皱拉得更贴近自己的身体了。

“我活过来了。”她嘟哝道，“对，我又活过来了。”

她看了看围在自己身边的这几个人。或许这些殷勤的面孔中有一张给她一种冷淡无情的感觉。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冲那张显然流露出异样感情的脸笑了笑。

“啊，我的大个子英国人，”她十分温柔地说道，“别担心，我没事儿。”

“噢！我说，你敢肯定真的没事儿吗？”比尔焦急地问道。

“十分肯定。”她冲他嫣然一笑，想让他放心。“我们匈牙利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一种涣然冰释的神情掠过比尔的脸庞，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痴呆的神情——这种神情使得邦德尔直想踢他一脚。

“喝点水吧。”她冷淡地说道。

伯爵夫人拒绝喝水。吉米以一种更体贴的语气建议这个痛苦中的美人喝一杯鸡尾酒。伯爵夫人对这一建议作出了很高兴的反应。喝完鸡尾酒、她又四下看了一遍、这一次目光有神多了。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她强烈地要求道。

“我们还希望您能告诉我们呢。”巴特尔警监说。

伯爵夫人目光锐利地看着他，好像这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一言未发的大个子似的。

“我去过您的房间。”邦德尔说，“床上没有睡过人，而且你不在。”

她停住了——用谴责的目光看着伯爵夫人。伯爵夫人闭上眼睛缓缓地点了点头。

“对，对，现在我全都记起来了。啊，太可怕了！”她战栗地说道，“你想让我告诉你吗？”

巴特尔警监说：“如果您愿意的话，”话音未落，只听比尔说道，“如果您感到没有力气的话您可以不说。”

伯爵夫人看了看他们中的一个，然后又看另一个，但巴特尔警监那不动声色锐利有力的目光占了上风。

“我睡不着。”伯爵夫人说道，“这幢房子——让我感到很压抑，可以说，令我坐卧不宁，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知道在这种心境下想睡觉是徒劳的。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书，可屋子里的书不是令我很感兴趣。我想我可以下来找点更有吸引力的东西看看。”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尔说。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我相信。”巴特尔说。

“于是我一想到这个主意就离开自己的屋子下来了。整幢房子都静悄悄的……”

“对不起。”警监打断了她的话，“你能否让我知道当时是什么时间吗？”

“我从来就不知道时间。”伯爵夫人庄重地说道，然后又回到了她的故事上。

“整幢房子都非常安静，连老鼠跑都听得见，如果有老鼠的话。我从楼梯上下来——脚步非常轻……”

“非常轻？”

“我自然不希望打搅了他人。”伯爵夫人不无责备地说道，“我来到这间屋子，从这个角上进去，想在架子上找到一本合适的书。”

“那自然是开了灯喽？”

“没有，我没有开灯。你瞧，我随身带有一个小手电。我是用手电照着在架子上找书的。”

“噢！”警监说。

“突然，”伯爵夫人用演戏般的语言继续讲道，“我听见了响声。一个蹑手蹑脚的声音，一个压得很低的脚步声。我关了手电侧耳倾听。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蹑手蹑脚。令人十分恐怖的脚步声。我缩起身子躲到了这块屏风的后面。又过了一分钟，门开了，灯也打开了。那人……那个盗贼进了屋子。”

“对，不过我说……”塞西杰先生开始说话了。

一只大脚踩了吉米的脚一下。他意识到巴特尔警监在

给他暗示，于是就闭嘴不说了。

“我差点儿被吓死了。”伯爵夫人继续往下讲，“我尽量不出气。那人等了一分钟，听了听动静，然后，依然拖着那可怕的蹑手蹑脚的步子……”

吉米又一次张嘴想表示异议，但他又一次闭上了嘴。

“……他走到了窗口朝外张望了一番。他在那儿呆了一两分钟，然后又走了过来，把灯关掉，锁上了门。我吓得不行。他在房间里黑灯瞎火地蹑手蹑脚地四处走动。啊，真是太可怕了。你想啊，黑暗中他完全可能碰到我呀！又过了一分钟，我听见他又摸到了窗户边上。然后就没动静了。我希望他或许已经从窗户出去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再也没听见任何响动，我差点儿都确信他真的已经出去了。真的，就在我准备打开手电找书的那一刹那……说时迟那时快！……事情就开始了。”

“什么事情？”

“啊！真是太可怕了……我永远……永远也忘不了！两个男人都想杀死对方。啊！真是太可怕了！他们在房间里推来搡去，只听四面八方的家具破的破裂的裂。我想我还听见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但不是在屋里面，是在外面某个地方。那罪犯嗓音嘶哑，他与其说是在说话还不如说是哑着嗓子在呱呱叫。他一个劲儿地说‘放开我走……放开我走’。另外的那一个是个有教养的绅士，他说话的腔调--听就是有文化的英国人说话的声音。”

吉米显得很高兴。

“他主要是在诅咒。”伯爵夫人继续说道。

"很显然是个绅士。"巴特尔警监说道。

"然后,"伯爵夫人继续道,"就是一道亮光和一声枪响。子弹打在了我旁边的书架上。我……我想我肯定昏过去了。"

她抬头看着比尔。他抓起她的手轻轻地拍着。

"哎呀,真让您受惊不小啊。"他说。

"白痴。"邦德尔心里说。

巴特尔警监迅速地不声不响地挪到了靠屏风右边的那个书架边上。他弯着腰在地上找了找。很快,他俯身拾起了一样东西。

"不是一颗子弹,伯爵夫人。"他说,"是一个子弹壳儿。塞西杰先生,你是在哪儿开枪的?"

吉米站到了靠窗户的一个位置上。

"我想,大概是这个位置。"

巴特尔警监自己站到了这个位置上。

"没错。"警监同意吉米的说法,"弹壳一般会往后弹。是一颗 445 型的。我相信暗中伯爵夫人完全有可能以为它是一颗子弹。这个弹壳儿打在了离她约一英尺远近的书架上,弹头本身擦过窗框飞出去了,我们明天会在外面找到的——除非它碰巧落在你的攻击者身上让他带走了。"

吉米懊丧地摇了摇头。

"利奥波德,我恐怕得不到这份荣誉。"他快快不乐地说道。

伯爵夫人正用最讨人喜欢的殷勤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的胳膊!"她惊叹道,"全都绑扎起来了!这么说你是

……"

吉米向她假模假样地鞠了一躬。

"很高兴我有一副有文化的英国人的嗓音。"他说,"我可以向您保证,要是我当时怀疑到有位女士在场,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使用那样的语言。"

"我并没全听懂,"伯爵夫人赶紧解释说,"尽管我年轻时曾请过一个英语家庭教师……"

"她不会教你那种东西的。"吉米赞同地说道,"她肯定一直不停地用你叔叔的钢笔写字和教园丁的侄女怎样用雨伞之类的玩意儿。我知道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但是,出了什么事?"伯爵夫人问道,"这才是我想要知道的。我要知道出了什么事。"

一时陷入了寂静,大家都望着巴特尔警监。

"很简单。"巴特尔轻描淡写地说道,"盗窃未遂。有人从斯坦利·迪格比爵士那儿盗走了一些政治文件。窃贼们差点儿将这些文件带走了,多亏了这位年轻的小姐。"他指了指洛兰,"他们没能得手。"

伯爵夫人匆匆地瞥了洛兰一眼——怪怪的一瞥。

"的确。"她冷淡地说道。

"纯属幸运的巧合,她碰巧在那儿。"巴特尔警监微笑着说。

伯爵夫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半闭上了眼睛。

"真荒唐。不过我还是感到虚弱极了。"她嘟哝道。

"那很自然。"比尔说道,"我扶您上楼回房间去。邦德尔会跟您一起去的。"

"艾琳小姐真是太好心了，"伯爵夫人说，"不过我更愿一个人呆一会儿。我真的没事儿了。你只要扶我上了楼梯就行了。"

她站了起来，接受了比尔伸过来的胳膊，重重地靠在了它的上面，走出了屋子。邦德尔一直跟到了门厅，但是，由于伯爵夫人又语气有些尖刻地重复了一遍她已经没事儿了，所以就没有陪他们上楼。

但当她站在那儿看着伯爵夫人优雅的身体在比尔的搀扶下慢慢地上楼时，她机警的目光突然一下子僵住不动了。伯爵夫人的那件睡袍，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起过了，很薄——简直就像一层蝉翼般的橘黄色的薄纱。透过睡袍邦德尔清楚地看见右肩胛骨下面有一颗小黑痣。

邦德尔喘着粗气猛然掉过头来，正好碰上正从书房出来的巴特尔警监。吉米和洛兰已先他一步出来了。

"好啦。"巴特尔说，"我已经把窗户闩紧了，将派一个人在外面值班。我要将门锁上把钥匙拿走。上午按法国人的说法我们要设想一下犯罪情况——噢，对了，艾琳小姐，有什么情况吗？"

"巴特尔警监，我必须跟您谈谈，立刻就谈。"

"噢，当然可以，我……"

乔治·洛马克斯突然冒了出来，卡特赖特医生在他的旁边。

"啊，原来你在这儿呀，巴特尔。你可以放心了，奥罗克没事儿。"

"我从来就没认为奥罗克会有事儿呀。"巴特尔说道。

"已经给他打过一剂强效的镇定剂了，"医生说道，"他早上醒来就一点儿事没有了，或许有点头痛，或许连头痛都不会有。现在，年轻人，咱们来瞧瞧你的枪伤。"

"过来，护士。"吉米对洛兰说道，"来帮忙端端盆子或者帮忙扶着我的手。来看看一个坚强的人是怎样挣扎的。你懂这一套。"

吉米、洛兰和医生一道走开了。邦德尔仍频频地焦灼不安地直瞅被乔治硬拖在那儿谈话的巴特尔警监。

警监耐心地听着乔治滔滔不绝地讲，好不容易他歇了一口气，这时他才迅速地抽了这个空子得以脱身。

"先生，我想我是不是可以与斯坦利爵士单独谈谈？在那头的那个小书房里。"

"当然可以。"乔治说，"当然可以。我这就去把他叫来。"

他又匆匆地离开上了楼。巴特尔迅速地一把将邦德尔拽进了客厅并将门关上了。

"好了。艾琳小姐，什么事？"

"我尽最快的速度讲给您听——不过整个事情经过相当长而且相当复杂。"

邦德尔用尽可能简要的语言把她如何进入七面钟俱乐部以及后来在那儿的冒险经历讲述了一遍。她讲完时，巴特尔警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他木然的表情破天荒撇到了一边。

"了不得，"他说，"了不得。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种可能——尤其是对你而言，艾琳小姐。我应该更好地了解情况的。"

"不过您的确给过我暗示呀，巴特尔警监？您叫我去问比尔·埃弗斯莱。"

"给你这样的人暗示真是太危险了，艾琳小姐。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这么走极端。"

"唉，这不是一切都很好吗，巴特尔警监？我这不是还好端端地活着嘛？"

"是还活着，还没死。"巴特尔冷酷地说道。

他若有所思地站着，把事情在脑袋里好好地想了想。"塞西杰先生是怎么想的，竟然让你冒那样的险，我简直想不通。"他很快说道。

"他是后来才知道的。"邦德尔说道，"我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巴特尔警监。再说，他得全心照护好韦德小姐，哪儿腾得出手来管我呢。"

"是吗？"巴特尔警监说道，"噢！"

他眨了一下眼睛。

"那我只得派埃弗斯莱先生照护你了，艾琳小姐。"

"比尔！"邦德尔有些不屑一顾地说道，"不过，巴特尔警监，您还没听我把故事讲完呢。我在那儿见着的那个女人——安娜——也就是 1 号。对了，1 号就是拉兹基伯爵夫人。"

说完她迅速地接着把她认出那颗痣的经过描述了一遍。

令她惊讶的是，警监居然嗯嗯呃呃地说道：

"一颗痣不能说明多少问题，艾琳小姐。两个女人很有可能长一颗完全相同的痣。你必须记住拉兹基伯爵夫人是匈牙利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那么这一位就不是真正的拉兹基伯爵夫人。我跟您说

我敢保证她正是我在那儿看到的那个女人。瞧瞧她今天晚上——我们发现她的样子。我根本就不相信她昏过去过。”

“噢，我可不想这么说，艾琳小姐。那个弹壳打在了她旁边的书架上，任何女人都会吓个半死。”

“但她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呢？有哪个人会拿着个手电下来找书呢？”

巴特尔警监挠了挠腮帮子。他似乎不愿意说什么。他开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好像在下定决心似的。最后他终于对邦德尔说道。

“听着，艾琳小姐，我打算信任你。伯爵夫人的行为是很可疑。这一点我和你一样很清楚。是十分可疑——不过我们务必小心从事。绝对不能引起大使馆方面的不快。必须保证不出任何纰漏。”

“我明白了，如果您敢保证……”

“艾琳小姐，大战期间有人大嚷大叫说德国间谍还在逍遥法外，一些爱管闲事的人给报纸写信。我们没有理睬。刻薄的言辞不能把我们怎样。那些小鱼小虾，我们根本就懒得去惊扰他们。为什么？因为通过他们，我们迟早可以逮住大鱼——他们的大头头。”

“您的意思是？”

“不要管我的意思是什么，艾琳小姐。但是记住一点：伯爵夫人的情况我一清二楚。而且我希望她不要受到惊扰。”

“好啦，”巴特尔警监又沮丧地补了一句，“我得想点东西去跟斯坦利·迪格比爵士说说！”

第二十三章　巴特尔警监唱主角

此时是次日上午的十点钟。阳光透过窗户泻进了书房，巴特尔打六时起就开始在这儿工作了。应他的召唤，乔治·洛马克斯、奥斯瓦德·库特爵士和吉米·塞西杰先生刚刚加入了进来，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饭。他们昨夜的疲劳已经完全消除了。吉米的胳膊用悬带吊着，但从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昨天夜里受到滋扰的迹象了。

警监和蔼地打量着他们三人，有点儿像和善的管理人员向小孩子们介绍博物馆的样子。他旁边的桌子上摆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每样东西上面都端端正正地贴有标签。在这些东西中吉米认出了利奥波德。

“啊，警监，”乔治说，“我急切地想知道你有了什么样的进展。你抓住了那个人没有？”

“那家伙很难抓，很难。”警监说。

他看上去并不因为没有抓获窃贼痛苦不堪。

乔治·洛马克斯显得特别不高兴。他对任何轻率的言行都深恶痛绝。

"我已把所有的情况都摸得很清楚了。"警监继续说道。

他从桌上拿起了两样东西。

"我这儿有两颗子弹头。大的是4.5毫米的，是从塞西杰先生的科尔特牌自动手枪里打出来的。这颗弹头擦过窗格飞了出去，我是在那棵雪松的树干上找到的。它嵌在树干里面。这颗小的是从2.5毫米口径的毛瑟手枪里射出来的。穿过塞西杰先生的胳膊后，嵌入这儿的这把扶手椅。至于那枝手枪嘛……"

"嗯?"奥斯瓦德迫不及待地问道，"有指纹吗?"

巴特尔摇了摇头。

"持枪人戴着手套。"他慢吞吞地说道。

"真遗憾。"奥斯瓦德爵士说。

"精通此道的人肯定会戴手套的。奥斯瓦德爵士，我想你是在通往阳台的楼梯脚下正好十二码远的地方发现它的，对吧?"

奥斯瓦德爵士走到窗户边上。

"对，应该说，差不多就是在那儿。"

"我不是想跟你找岔子，但你当初发现它时要是不动它就更好了，先生。"

"对不起。"奥斯瓦德爵士生硬地说道。

"噢，没关系。我能够设想出事情原来的情形。你瞧，那儿有你从园子尽头过来的脚印和你停下来弯下身子的地

方。还有，草上有一种压过的痕迹，一看就能看出来。顺便问一句，对于手枪怎么会在那儿，你有何高见？”

“我猜想是那人逃跑时掉在那儿的。”

巴特尔摇了摇头。

“不是掉在那儿的，奥斯瓦德爵士。有两点可以表明这一点。首先，只有一副脚印穿过那儿的草坪——也就是你自己的。”

“我明白了。”奥斯瓦德爵士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敢肯定吗，巴特尔？”乔治插进来了一句。

“十分肯定，先生。草坪上还有另外一副脚印，是韦德小姐的，但它们靠左边多了。”

他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而且还有地上的那个压痕。手枪落地时肯定很有劲儿，完全可以证明是扔下去的。”

“嗯，没错！”奥斯瓦德爵士说，“假定说那个人是顺着通往左边的那条路逃走的，这条路上就不会留下他的脚印，手枪也就是用力扔到草坪中央的。洛马克斯，你说呢？”

乔治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路上是不会留下他的脚印，这是真的。”巴特尔说，“但从压痕的形状和草皮的切口来看，我认为手枪不是从那个方向扔过来的。我认为是从阳台这儿扔下去的。”

“很有可能。”奥斯瓦德爵士说，“这有关系吗，警监？”

“是啊，巴特尔，”乔治插了进来，“这……这……很要紧吗？”

“或许不，洛马克斯先生。不过，您知道，我们喜欢把情况考虑得周全一些。我现在想知道你们当中有哪位先生愿

意把这枝手枪拿起来扔下去。奥斯瓦德爵士，你愿意吗？太好了。站到窗子上去，把它朝草坪中央掷。”

奥斯瓦德爵士照巴特尔的吩咐，手臂用力一挥，将手枪掷了出去。吉米·塞西杰怀着极大的兴趣凑了过来，他的呼吸都停止了。警监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一样动作迟缓地寻找手枪去了。他回来时满脸笑容。

“对啦，先生。一模一样的痕迹。只是，顺便说一句，你扔得整整远了十码。不过，奥斯瓦德爵士，你可是个体格非常强健的人，对吧？对不起，我想我听见了门外有人。”

警监的耳朵肯定比任何人的都要尖得多，因为谁也没听见任何响声。但事实证明巴特尔是正确的，因为库特夫人站在门外，手里端着一个药杯子。

“你的药，奥斯瓦德。”她说着走进了屋子，“你吃完早饭忘记服了。”

“我很忙，玛丽亚。”奥斯瓦德爵士说，“我不要服药。”

“如果不是我送药你是不会服的。”他的妻子恬静地说道，走到了他的面前。“你简直就像一个淘气的小孩子。来，把它喝了。”

这个了不起的钢铁大王乖乖地把药喝了下去。

库特夫人冲着每个人有些哀伤地甜甜地笑了笑。

“我打搅你们了吧？你们很忙吧？啊，瞧那些左轮手枪，真是些讨厌、肮脏、凶狠的东西！奥斯瓦德，想一想，你昨天夜里险些叫那个贼给打死了。”

“库特夫人，你发现他不见了时肯定吓坏了吧？”巴特尔问道。

“开始我没想起这桩事儿，”库特夫人承认道，“这个可怜的孩子”，她指了指吉米，“挨了一枪……一切都是那样可怕，但又是那样刺激。直到贝特曼先生问我奥斯瓦德爵士在哪儿时我才记起来他半小时前出去溜达去了。”

“睡不着，嗯，奥斯瓦德爵士？”巴特尔问。

“我平时特能睡，一般一躺下就可以睡着。”奥斯瓦德爵士说，“但是，我必须承认昨天夜里我感到特别心烦意乱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夜里的空气也许会对我有些好处。”

“我想你是从这个窗户出来的吧？”

是他在凭空想象，还是奥斯瓦德爵士回答之前迟疑了一会儿？

“是的。”

“也没换一双厚一点的鞋，穿着浅口便鞋就出来了。”库特夫人说，“要是没有我照管，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

她伤心地摇了摇头。

“我想，如果你不介意地话，还请你离开我们——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商量呢。”

“我知道，亲爱的。我这就走。”

库特夫人退了下去，拿走了那个空杯子，就好像那个杯子是一个她刚刚灌了一剂毒药的高脚酒杯似的。

“好啦，巴特尔，”乔治·洛马克斯说道，“似乎一切都够清楚了。没错，完全清楚了。那人开了一枪，打伤了塞西杰先生，扔掉了手里的家伙，顺着阳台沿鹅卵石小径逃走了。”

“如果是打那儿逃走的话，我的人按理说应该将他逮个正着呀。”巴特尔插了一句。

“你的人，巴特尔，别怪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似乎一点都不管用。韦德小姐进来他们就没看见，如果连她进来都没能看见，那么贼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也就很容易了。”

巴特尔警监开口想说句什么，然后似乎又改变了主意。吉米·塞西杰好奇地看着他。他很想弄清楚巴特尔警监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肯定是个赛跑冠军。”这个苏格兰场的警监自鸣得意地冒出了这么一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巴特尔？”

“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洛马克斯先生。枪响后五十秒不到我本人就赶到了阳台的拐角处。一个人要在我出现在房子侧面附近之前朝我这边跑那么长一段距离，然后还要绕过路的拐角，唉，正如我所说，他肯定是个赛跑冠军。”

“你把我完全给搞糊涂了，巴特尔。你自己心中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我还……呃……没明白你的意思。你说那人没有穿过草坪，现在又暗示……你到底是想暗示什么？是说那个人没有顺着那条小径逃走？那么，依你之见……呃……他到哪儿去了呢？”

巴特尔警监没有作答而是意味深长地将大拇指猛地朝上翘了翘。

“嗯？”乔治说。

警监这次更使劲地翘了翘。乔治抬起头来看了看天花板。

“上去了。”巴特尔说，“又顺着常春藤上去了。”

“胡扯。警监，不可能。”

"并非不可能，先生。他已经上去过一次了，完全可以再上去一次。"

"我并不是说他上不去。只是如果一个人想逃跑的话，他绝对不会往回跑躲到房子里去。"

"那对他而言是最安全的地方，洛马克斯先生。"

"可是我们到奥罗克先生这儿时，他的房门是从里面锁着的呀。"

"那么你们是如何到他那儿去的呢?从斯坦利爵士的房间。艾琳小姐告诉我她看见奥罗克先生房门上的把手旋动过。那是咱们的朋友第一次上去时的事。我怀疑钥匙放在奥罗克先生的枕头底下。但他出去显然是第二次——先是经过房间之间的门然后又穿过斯坦利爵士的房间，房间里当然没有人。和大家一样，斯坦利爵士正冲下楼梯直奔书房而来。咱们的对手所以一路畅通无阻。"

"那么后来他去了哪儿呢?"

巴特尔警监耸了耸他那宽大结实的肩膀，开始变得含糊其词了。

"有好几种可能。躲进对面的一间空屋子，然后再顺着常春藤下来——从一个侧门钻出来。或者说，如果是内贼的话，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就呆在屋子里了。"

乔治惊愕不已地看着他。

"真的，巴特尔，我真的会感到深深不安的——如果我的仆人中……呃……我完全相信他们……会令我痛苦不安的，如果要我怀疑……"

"没有人要你怀疑谁，洛马克斯先生。我不过是在把所

有的可能性说出来给你听听。你的仆人们也许都没有问题……很有可能都没有问题。”

“你搅得我心烦意乱，”乔治说，“搅得我烦死了。”

他的眼睛显得越发外凸了。

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吉米谨慎地拨动桌上的一样不寻常的黑乎乎的东西。

“这是什么?”他问。

“那是最后的一件证据，”巴特尔说，“是我们最后的一点儿运气。它是，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曾经是一只手套。”

他拿起了这只烧得所剩无几的手套，很得意地在手中把玩着。

“你在哪儿找到的?”奥斯瓦德爵士问道。

巴特尔猛地扭过头去说道：

“在壁炉炉栅里面——差点都烧没了，不过还没全烧坏。奇怪，看上去好像被狗啃过似的。”

“也许是韦德小姐的狗啃过。”吉米发表了意见，“她有好几条狗。”

警监摇了摇头。

“这不是一只女用手套——不，甚至不是女士们如今戴的那种又宽又大的手套。你戴上看看，先生，就戴一会儿。”

他把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往吉米的手上套。

“你瞧——你都能戴。”

“你认为这一发现很重要吗?”奥斯瓦德爵士冷冰冰地问道。

“什么很重要什么不重要，奥斯瓦德爵士，这可很难

说。"

只听有人猛地敲了一下门，邦德尔进来了。

"很抱歉。"她深表歉意地说道，"我父亲刚来过电话，他说我必须回家去，因为大家都在烦他。"

她停住了。

"怎么回事，亲爱的艾琳姑娘？"乔治发觉她还有话没说完于是鼓励道。

"我本来不想前来打搅你们的……只是我想可能与这一切有关。您知道，使父亲不安的不是别的，是我们家的一个男仆不见了。他是昨天夜里出来的，到现在还没见回去。"

"那人叫什么名字？"是奥斯瓦德爵士在进行盘问。

"约翰·鲍尔。"

"英国人？"

"我想他自称是瑞士人——不过我认为他是德国人，尽管他的英语说得棒极了。"

"啊！"奥斯瓦德爵士吸了一口气，满意地嘘了一长声。"他在烟囱别墅……有了多长时间？"

"还不到一个月。"

奥斯瓦德爵士转而对另外两个人说道：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洛马克斯，你和我一样都很清楚有好几个外国政府都在想搞到那个东西。现在完全记起来那个人的模样来了——高个子，是个训练有素的家伙。发生在这个时候，真是一步妙棋。这里所有新来的外人都将被严格地审查一遍，但是在烟囱别墅、五英里以外……"他只说了个半截话。

“你认为提前那么早就计划好了的?”

“为什么不呢？那个配方值好几百万啦，洛马克斯。毋庸置疑，在烟囱别墅时鲍尔就打过我的私人文件的主意了，他想从中了解未来的安排。看来这幢房子里很可能有他的同谋——有人替他通风报信并负责给奥罗克投安眠药。肯定鲍尔就是韦德小姐见到的顺着常春藤爬下来的那个大个子、很有力气的人啦。”

他转而对巴特尔警监说道：

“鲍尔是你的人，也不知你在搞什么名堂，你让他从你的手指头缝里给溜了。”

第二十四章　邦德尔大惑不解

无疑巴特尔警监大吃了一惊。他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捻摸着自己的下巴。

"奥斯瓦德爵士说得对。巴特尔，"乔治说，"此人就是我们要抓的人。有希望抓住他吗？"

"可能吧，先生。看上去……唉，的确是很可疑。当然喽，此人也许会再露面的——在烟囱别墅，我是说。"

"你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不，可能性不大，"巴特尔承认道，"对，鲍尔看上去无疑就是那个人。不过我不太明白的是，他进入这个庭院又从这个庭院出去怎么就不曾被我们发现呢。"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对你派在那儿站岗的几个人的看法了。"乔治说，"差劲死了，一点都不中用……我不是要存心责备你的不是，警监，但是……"他意味深长地打住了。

"啊,好啦,我的肩膀这点责难还是担待得起的。"

他摇了摇头叹息道:

"我必须马上去打个电话。对不起了,先生们。抱歉,洛马克斯先生——我觉得把这事搞砸了。不过这事很伤脑筋,比你想象的要伤脑筋多了。"

他急匆匆地大步走出了屋子。

"到园子里去。"邦德尔对吉米说道,"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们俩一起走了出去。吉米盯着下面的草坪,眉头紧锁。

"怎么啦?"邦德尔问道。

吉米把刚才扔手枪的详细情形讲了一遍。

"我在想,"他顿了顿,"狡猾的老巴特尔要库特扔手枪,他脑瓜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呢。我敢说,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名堂。好了,它落的位置比它该落的位置远出了十码左右。你知道,邦德尔,巴特尔可是个城府很深的家伙。"

"他确实是个不一般的人物。"邦德尔说,"我想跟你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

她把自己与警监的谈话从头到尾重述了一遍。吉米听得聚精会神。

"这么说伯爵夫人就是1号,"他若有所思地说道,"这样一来,事情就很清楚了。2号——鲍尔——从烟囱别墅赶过来,爬上来进了奥罗克的房间,知道奥罗克已经服下了伯爵夫人想法给他投放的安眠药了。他们的计划是他将文件扔给在下面等候的伯爵夫人,然后她就飞快地折回书房,再

从书房里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如果逃走时被捉住了，他们在他身上将一无所获。对，确实是个很不错的计划——没想到出了点差错。伯爵夫人刚一进书房就听见我来了，于是不得不跳到屏风后面躲起来。她确实窝火极了，因为她没法通知她的同伙。2号偷得文件，朝窗外张望，误以为在下面等着的是伯爵夫人，于是就把文件扔给了她，自己就准备顺着常春藤爬下去，不料却意外地发现我已经在恭候他了。伯爵夫人在屏风后面等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综合起来看，她确实编造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对，所有的一切都很清楚了。”

“太清楚了。”邦德尔毫不含糊地说道。

“嗯？”吉米惊讶地问道。

“7号呢……7号，一直就没露面，而是在幕后操纵，伯爵夫人和鲍尔？不，不会这么简单。鲍尔昨天夜里是在这里，没错。但他在这里只是以防事情出岔子——就像出过的这个岔子一样。他的角色是充当替罪羊，是为了转移视线，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7号——老板的身上引开。”

“我说，邦德尔，”吉米焦急地说道，“你不是一直在看什么太令人感情激动的书吧？”

邦德尔以责备的眼神威严地扫了他一眼。

“得啦，”吉米说，“我还不像红桃皇后。我不相信早餐之前会发生六件不可能的事情。”

“是在早餐之后。”邦德尔说。

“就是在早餐之后我也不信。我们已经有了与事实相符的完美的解释——而你说什么就是不肯买账，纯粹是因为，像那则老掉牙的谜语一样，你想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一些罢

了。”

“对不起。”邦德尔说，“不过我始终认定一点，神秘的7号肯定是出席这次招待会中的一员。”

“比尔怎么样？”

“比尔，”邦德尔说，“不可能。”

“噢！”吉米说，“我猜想你跟他说过伯爵夫人的情况吧？应该让他知道这一情况。天知道他又会瞎说一些什么呢。”

“凡是说她不是的话，他是一句也听不进去。”邦德尔说。

“他，噢，是个十足的白痴。我希望你把那颗痣的事儿跟他讲清楚。”

“你忘了我可没钻到那个柜子里去。”吉米说，“再说不管怎样，我也不愿意为了他女朋友的事跟他吵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总不至于蠢到睁着眼睛黑白不分吧。”

“他要多蠢有多蠢。”邦德尔刻薄地说道，“吉米，你只要跟他说起这件事你就大错特错了。”

“对不起，”吉米说，“我当时没有觉察出来——不过现在我认识清楚了。我真是个傻瓜，真该死，比尔老兄……”

“你知道外国的冒险女郎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邦德尔说，“她们很会勾引人的。”

“其实，我并不知道。”吉米说，“还从没有人勾引过我。”他叹了一口气。

陷入了一阵沉寂。吉米脑袋里琢磨着前前后后的情况。他越想越觉得情况似乎不怎么令人满意。

“你说巴特尔希望不要有人惊扰伯爵夫人。”他终于说

道。

“对。”

“他是想通过她抓到别的什么人?”

邦德尔点了点头。

吉米紧锁着眉头,想弄明白这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很显然巴特尔脑袋瓜里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主意了。

“斯坦利·迪格比爵士今天上午进城去了,对不对?”他问。

“对。”

“奥罗克跟他一块儿去了?”

“对,我想是这样。”

“你不认为……不,那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不可能的?”

“奥罗克可能在这件事中也有份儿。”

“有可能。”邦德尔若有所思地说道,“他有一种人们称之为很活泼的个性。不,我肯定不会感到惊讶,如果……噢,说实话,什么也不会令我感到惊讶!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我真的敢肯定不是7号。”

“谁?”

“巴特尔警监。”

“噢!我还以为你要说乔治·洛马克斯呢。”

“嘘,他来了。”

乔治确实正毫不含糊地朝他们这边直奔过来。

吉米找了个由头溜走了。乔治紧挨着邦德尔坐了下来。

“亲爱的艾琳姑娘,你真的必须离开我们而去吗?”

“嗯，父亲似乎紧张不安，我想我最好回去用我的手安慰安慰他。”

“这只小手确实能给人以安慰。”乔治拿起邦德尔的手，开玩笑地捏着说道，“亲爱的艾琳，你的理由我能理解而且我还为此很敬重你。在现在这种情况变化无常的时代……”

“他肯定是精神失常了。”邦德尔绝望地想道。

“……家庭生活很难得了，所有的传统规范都崩溃了！应该由我们这一阶层的人来树立一个榜样，表明至少我们没有受到现代环境的影响。他们管我们叫老顽固……我引以为自豪……我再说一遍，能有这样一个称谓，我深感自豪！有些事情就是该顽固下去——尊严、美、谦逊、神圣的家庭生活以及孝敬——如果这些能长久谁会死呢？正如我所说的，亲爱的艾琳，我嫉妒你的年轻赋予你的特权。年轻！多么美妙的东西呀！多么美妙的字眼！我们到了……呃……成年才体会到它的珍贵。我承认，我亲爱的孩子，我过去一直对你的轻率冒失感到失望。现在我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孩子粗心而可爱的轻率。现在我觉出了你心灵的庄重严肃之美。我希望你能让我帮你看书学习。”

“噢，谢谢您。”邦德尔怯生生地说道。

“你一定不要再怕我了。我听凯特勒姆夫人跟我说你害怕我时真是大吃了一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只是一个非常单调乏味的人。”

乔治一副谦逊的样子着实让邦德尔着了迷。乔治继续道：

“有什么事尽管跟我直说，亲爱的孩子。不要怕打扰我。能够塑造你正在趋于成熟的头脑，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将是我莫大的快乐。我将成为你政治上的良师益友。我们党现在尤其需要有才能和魅力的年轻女性。你命里注定很有可能要步你的伯母凯特勒姆夫人的后尘。”

这一可怕的期望令邦德尔震惊不已。她只能无可奈何地盯着乔治看。这并没有使他泄气——而是恰恰相反。他不喜欢女性的主要一点就是她们嘴巴太碎。他很少发现有一个他认为真正很好地虚心倾听着的女士。他亲切地冲邦德尔笑了笑。

“一只正从蝶蛹里出来的蝴蝶。多妙的一幅图画。我有一本非常有趣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我现在就把它找出来，你可以带到烟囱别墅去。看完之后，我再跟你讨论讨论。碰到了什么难点，尽管给我写信来问。我虽然有很多公务，但我对待朋友们的事情再忙也能抽出时间来慷慨相助的。我这就去找那本书。”

他大步走开了。邦德尔茫然地目送着他的背影。比尔的不期而至把她惹恼了。

“听我说，”比尔说，“科德尔斯握着你的手究竟在干什么？”

“那不是我的手，”邦德尔忿忿地说道，“那是我日趋成熟的头脑。”

“别犯傻了，邦德尔。”

“对不起，比尔，不过我有点儿担心。你还记得你说过吉米在这儿冒一个很大的危险吗？”

"他是在冒大险。"比尔说,"一旦科德尔斯对你发生了兴趣,要想摆脱是极其困难的。吉米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上了圈套。"

"上圈套的不是吉米——是我。"邦德尔忿忿地说,"我将不得不去见没完没了的麦卡塔夫人,去读政治经济学,还要跟乔治进行讨论,天知道哪儿才是尽头。"

比尔长吁短叹道:

"可怜的邦德尔,你有点儿言过其实了吧,对不对?"

"我肯定是有点儿。比尔,我感到自己已经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

"不要紧。"比尔安慰道,"乔治并不真的认为妇女可以进入议会,所以你也用不着站在讲坛上胡说八道,或者吻贫民窟那些脏兮兮的婴儿。走,去喝杯鸡尾酒。差不多是吃午饭的时间了。"

邦德尔站起身来,顺从地与他并肩而行。

"我真的很讨厌政治。"她可怜巴巴地喃喃自语道。

"那是当然,所有有理智的人都讨厌那玩意儿。只有像科德尔斯和猩猩那样的人才会拿政治当饭吃。不过,"比尔话锋一转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上去了,"你还是不应该让科德尔斯碰你的手。"

"为什么不应该呢?"邦德尔说,"我是他看着长大的。"

"唉,我不喜欢看到他那样。"

"我的威廉先生——噢,我说,你瞧,巴特尔警监!"

他俩正打一扇侧门的前面通过。小小的门厅外面一个柜子模样的房间敞开着,房间里面有高尔夫球棍、网球拍、

保龄球以及其它一些具有乡间邸宅生活特色的东西。巴特尔警监正在仔细地查看各式各样的高尔夫球棍。听见邦德尔的惊叫,他有点儿困窘地抬头看了看。

“准备打高尔夫,巴特尔警监?”

“我在这方面可能更加蹩脚,艾琳小姐。常言道不怕起步晚,就怕不起步。而且我还有一种在任何游戏中都奏效的本领呢。”

“什么本领?”比尔问。

“不认输。如果一败涂地,我会立即从头干起!”

巴特尔警监神情果决地从屋子里出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随手关上了门。

第二十五章　吉米的如意算盘

吉米·塞西杰此刻正感到怏怏不乐。避开了他揣想肯定会跟他大谈特谈一些严肃问题的乔治，吃过午饭，他便悄悄地溜走了。尽管他对圣菲边界之争的细节问题了如指掌，但他却不希望有人在这个时候考他这个问题。

这时他希望发生的事发生了。洛兰·韦德也独自沿一条荫凉的花园小径款步而来。吉米眨眼间就来到了她的身旁。他们俩默默无言地走了几分钟，然后吉米试探性地开了口：

"洛兰……"

"嗯？"

"听我说，我这人不怎么会说话……不过，你觉得怎样？你看咱俩弄一张结婚证结婚，从今往后快快活活地在一起过日子好吗？"

洛兰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提议并没有流露出尴尬的神情，相反，她头往后一仰，放声大笑起来。

“别笑嘛。”吉米语气中有些责备的意味。

“人家忍不住嘛。你太逗了。”

“洛兰……你真是个小魔头。”

“才不呢。我可是人们眼中的那种无可挑剔的好女孩子哟。”

“这话说给那些不了解你、叫你那温和端庄的外表给蒙住了的人听，也许还能蒙蒙人家。”

“我很喜欢你的这一长串词。”

“都是从拼词游戏中学来的。”

“太有教育作用了。”

“洛兰，亲爱的，别兜圈子了。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洛兰的脸色变得更加严肃了，露出了它那颇具特点的坚定的神情。她的那张小嘴变硬了，小小的下巴也突然极其自信的伸了出来。

“不，吉米。事情还只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什么都还没有个结果，不行。”

“我知道我们是还没达到预定的目标。”吉米同意她的说法。“不过无所谓嘛，一个章节总算告一段落了。那些文件都安然无恙地在航空部长那儿。正义获得了胜利。而且……暂时……也没什么事情可做。”

“所以……你我就结婚？”洛兰微微一笑道。

“说对了，我也正是这么想的。”

但洛兰又一次摇了摇头。

“不，吉米。等这件事完了……等我们万事大吉了再说。”

“你认为我们有危险？”

“你难道不这样看吗？”

吉米胖乎乎的粉红脸蛋阴沉下来了。

“你是对的。”他终于说道，“如果那个特别爱絮絮叨叨的邦德尔所说的都是真的话……虽然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但我想肯定是真有其事……那么只有等我们解决了7号之后才会安全。”

“其他的那些人呢？”

“不，其他的那些人都无关紧要，用不着担心。令我感到恐惧的是7号独特的行事方式。因为我还不清楚他是谁，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

洛兰打了个寒战。

“我真有些害怕，”她低声说道，“自从格里死后……”

“你用不着害怕。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害怕的。一切都交给我好了。我跟你说，洛兰，我迟早会逮住7号的。一旦我们逮着了他，唉，我想他们那一伙的其他人，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我们就不用费多大的事儿了。”

“你是说如果你逮住了他……要是他逮住了你呢？”

“那是不可能的。”吉米愉快地说道，“我这个人向来就聪明绝顶。什么时候对自己都应该充满信心——这便是我的座右铭。”

“我一想到昨天晚上险些发生的那些事情……”洛兰浑身哆嗦着说道。

“唉，不是没发生嘛？”吉米说，“我们俩不是都在这儿，安然无恙嘛。尽管我必须承认我的胳膊疼得要命。”

“可怜的人儿哟。”

“噢，为了实现一个好的目标，就得有吃苦受难的准备。凭着我的伤和愉快的谈笑，我已经完全博得了库特夫人的好感。”

“啊！你认为那很重要吗？”

“我有一种预感，它到时候可能会有用的。”

“吉米，你脑袋里肯定已经有了打算。是个什么样的打算？”

“年轻的英雄是从来不对别人谈自己的打算的。”吉米语气坚定地说，“他们是在暗中成熟起来的。”

“你真是个白痴，吉米。”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我可以让你放心，洛兰，我这脑瓜子里面的东西可好使呢。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打算？有了吗？”

“邦德尔建议我跟她去烟囱别墅呆一阵子。”

“好极了。”吉米赞同地说道，“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不管怎样我想有一只眼睛盯着点儿邦德尔。你根本就无从知道她下一步会干出什么样的傻事来。她这人防不胜防，简直叫人提心吊胆。而最糟糕的是，她居然干什么都马到成功，简直惊人。我跟你说，不让邦德尔惹乱子可是一件需要全身心投入、来不得半点疏忽的差事。”

“比尔应该去看管她。”洛兰建议道。

“比尔在别的地方忙着呢，脱不开身。”

"你可别信以为真。"洛兰说道。

"什么？不是伯爵夫人吧？可那小子对她确实很着迷。"

洛兰依然摇头。

"有些事情我是弄不太明白，但不是伯爵夫人跟比尔的事……而是邦德尔。噢，今天早上，比尔正在跟我说话，这时，洛马克斯先生出来挨着邦德尔坐了下来。他握住了她的手什么的。比尔勃然大怒，肺都快气炸了。"

"有些人的嗜好真是够古怪的。"吉米说道，"你想想，一个人正在跟你说着话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儿。不过，洛兰，你确实让我吓了一跳。我原以为我们头脑简单的比尔让那个外国的冒险美人给迷住了。邦德尔就这样看，我知道。"

"邦德尔可以这样看，"洛兰说，"不过我跟你说，吉米，事实却并非如此。"

"那么你有何高见？"

"你难道不认为比尔有可能在独个儿探查什么吗？"

"比尔？他没有那样的头脑。"

"我可不敢如此肯定。像比尔那样朴实、健壮的人打算玩深沉的话，谁也不会认为他能够深沉到哪儿去。"

"结果他能够干出一番了不起的事情来。对，其中肯定有鬼。不过我仍然不认为那是比尔的把戏。他在千方百计地讨伯爵夫人的欢心，百依百顺地做她的小绵羊。你知道，我认为你弄错了，洛兰。伯爵夫人可是一个百里挑一的绝代佳人……当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塞西杰先生赶紧补了这么一句，"而比尔那家伙的那颗心又总是像旅馆似的来者不拒。"

洛兰摇了摇头，还是不肯信服。

“好啦，”吉米说，“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们似乎多少已经定下来一些事情了。你跟邦德尔一起回烟囱别墅去，看在老天的分上千万不要让她再闯到七面钟那地方去了。如果她再次闯进去的话，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儿。”

洛兰点了点头。

“现在，”吉米说，“我想应该跟库特夫人聊一会儿了。”

库特夫人此时正坐在花园的一个座位上打毛线活儿。绣的是一个忧伤且有几分丑陋的年轻女子的哭墓图。

库特夫人挪了挪身子在自己的旁边给吉米腾出了一个空。吉米是个很老练的年轻人，他马上恭维起她的活儿来。

“你喜欢吗？”库特夫人很高兴地说道，“是由我的塞尼娜姨妈去世的一周前起的头。她死于肝癌，真是太惨了。”

“太惨了。”吉米说。

“你的胳膊怎样了？”

“噢，已经没事儿了。真有点儿讨厌，您知道。”

“你一定得小心点儿。”库特夫人用一种告诫的语气说道，“我听说过血中毒……要是那样的话，你的整个胳膊就有可能保不住了。”

“噢！我说，我可不希望那样。”

“我不过是提醒提醒你而已。”库特夫人说。

“您现在住在哪儿？”塞西杰先生问道，“是住在城里，还是……”

考虑到对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如指掌，所以他问得直率得足以令人称道。

库特夫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奥斯瓦德爵士已经接下了奥尔顿公爵的那块地方，莱瑟伯里。你或许知道那个地方？"

"噢，当然。那可是个很美丽的地方，不是吗？"

"噢，我不知道。"库特夫人说道，"是个很大的地方，而且很郁闷，你知道。一排一排的画廊尽是些表情严厉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人们称之为名画家的人都很令人抑郁，我想。塞西杰先生，你应该见过我们在约克郡的一幢小房子。那阵子奥斯瓦德爵士还没受封，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库特先生。那么好的一间起居室，还有令人愉快的客厅，客厅的壁炉旁有一把高背长木椅，白色的有紫藤带状装饰物的条纹糊墙纸，我记得是我挑选的。是缎纹的，你知道，不是云纹的。雅致多了，我一直这样看。餐厅朝着东北方向，所以里面晒不到多少太阳，但是由于糊了一层鲜艳夺目的深红色的墙纸，还挂了一套引人发笑的猎趣图，嘿，那愉快劲儿决不亚于过圣诞节。"

库特夫人兴奋地缅怀着往事，手里掉下了几个小毛线球，吉米一个不落地捡了起来恭恭敬敬地交还到了库特夫人的手里。

"谢谢你，亲爱的孩子。"库特夫人说道，"嗯，我刚才在说什么来着？哦——是在说房子——对，我确实很喜欢令人愉快的房子。而且给房子挑选东西可以给你带来一份趣味。"

"我猜想奥斯瓦德爵士这些天会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吉米试探性地说道："这样你想怎么布置就可以怎么布

置了。”

库特夫人伤心地摇了摇头。

“奥斯瓦德爵士说要交给一家公司来弄，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噢！可他们得征询你的意见呀！”

“它将是一个气派堂皇的地方，全都为了弄得古色古香。他们瞧不起我称之为舒适温暖的东西。尽管奥斯瓦德爵士在自个儿家里老是觉得不很舒适不很满足，而且我敢说他的欣赏力也是同样低下。但是现在除了最好的东西之外什么也难合他的口味！他飞黄腾达了，自然也就想弄点什么东西来炫耀一番。但是我总在想到哪儿才是尽头。”

吉米显出一副深表同情的样子。

“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库特夫人说道，“咬着嚼子狂奔，根本就拦不住。奥斯瓦德爵士现在就是这种情形。他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前奔，终有一日他会停不下来的。他已是英格兰最富有的人之一了，可那能使他满足吗？不，他还想要更多的。他想要成为……我不清楚他想要成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有时候我真有些提心吊胆！”

“就像波斯人约翰尼，”吉米说，“为了那些将被征服的新世界而四处奔走呼号。”

库特夫人点头表示同意吉米的说法，但并不清楚他说的是怎么会事儿。

“我想知道的是这么多的东西他的胃受得了吗？”她继续泪汪汪地说道，“他的这些想法会把他弄废了的，啊，真是不堪设想。”

“他看上去胃口很不错。”吉米安慰说。

“他脑袋里装着事儿。”库特夫人说道，“他肯定在担心着什么东西，我知道。”

“他担心着什么呢？”

“我不清楚。或许是工程上的事儿。他聘得了贝特曼先生对他来讲真是莫大的安慰。那么热心的一个年轻人，而且是那样地勤勤恳恳、认真负责。”

“再没有像他那样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的了。”吉米赞同地说道。

“奥斯瓦德对贝特曼先生的判断能力很是欣赏。他说贝特曼先生啥时候都能料事如神。”

“那是他好些年前差劲的特点之一。”吉米很动感情地说道。

库特夫人露出了些许不解的神色。

“上次在烟囱别墅跟您在一起的那个周末真是愉快极了。”吉米说，“我是说要是可怜的格里老弟不偏偏在那个时候死去的话，那肯定会愉快极了。那些女孩子真是不错。”

“我发现女孩子很让人为难，”库特夫人说道，“一点也不浪漫，你知道。唉，我们当年订婚时，我用我自己的头发给奥斯瓦德爵士绣了好几块手绢呢。”

“是吗？”吉米说道，“太绝了。不过我想现在的女孩子怕是没有那么长的头发了。”

“那倒也是。”库特夫人承认道，“不过，噢，那也还有许多其它表现方式呀。我记得我做女孩子的时候，我的一个，嗯，一个小伙子从地上拣起了一把石子儿，和我一起的一个

女孩子立刻说他是在想将它们珍藏起来，因为我的脚在上面踩过。我想这真是个很妙的想法。尽管后来的情况是他在一所技术学校学矿物学还是地质学什么来着。不过我很喜欢那个想法，把一个女孩子家的手帕偷来珍藏起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要是女孩子想擤鼻子那可就尴尬了。”重实际的塞西杰先生说道。

库特夫人放下手中的活计，仔细地但又很和蔼地打量着他。

“行啦。”她说，“你是不是喜欢上了某个女孩子？想跟她组成一个小家庭过日子？”

吉米的脸刷地变红了，喃喃地不知说了句什么。

“我想你跟那次住在烟囱别墅的那群女孩子中的有一个，维拉·达文特里，关系很不错。”

“您是说索克斯？”

“他们都那样叫她，”库特夫人承认道，“我想象不出是为什么。太不恰当了。”

“噢，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女孩子。”吉米说，“我很想再次见到她。”

“她下周会来和我们一起过周末。”

“是吗？”吉米说道，竭力在这两个字里注入大量的渴望之情。

“是的。你……你可愿意来？”

“我很愿意。”吉米诚恳地说道，“真是太谢谢您了，库特夫人。”

他又再三地向她表示了衷心感谢，这才离去。

此刻奥斯瓦德爵士来到了自己的妻子身边。

“那个自大鲁莽的年轻人缠着跟你说什么？”他问道，“那个家伙我看不顺眼。”

“他可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库特夫人说道，“而且是那样的勇敢。你瞧瞧人家昨天夜里都受了伤。”

“对啦，谁叫他到处乱串多管闲事的呢。”

“我看你对他太不公平了，奥斯瓦德。”

“他这一辈子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如果说真有废物的话，非他莫属。即使给他一条升官发财之道他也懒得去问。”

“你昨天夜里肯定湿了脚吧？”库特夫人说道，“但愿你不会得上肺炎。弗雷迪·理查兹前几天就是得了肺炎死了的。哎呀，奥斯瓦德，一想到有个危险的窃贼，而你却在院子里溜达，我就直冒虚汗。他很有可能开枪打你。顺便说一句，我已经邀请塞西杰先生下周去我们那儿过周末了。”

“胡扯。”奥斯瓦德爵士说道，“我家里不欢迎那个年轻人，你听见了没有，玛丽亚？”

“为什么不呢？”

“那用不着你来问。”

“太对不起了，亲爱的。”库特夫人温和地说道，“可我已经邀请他了，只好那样了。把那个粉红色的线团儿捡起来好吗，奥斯瓦德？”

奥斯瓦德爵士照着做了，可是他脸色铁青，很是生气。他看着自己的妻子，犹豫不决。库特夫人平心静气地穿着她

的绣花针。

“我尤其是不希望塞西杰下个周末到我们家去。”他终于开口说道，“我从贝特曼那儿听说了他的很多情况。他们俩同过学。”

“贝特曼先生说了些啥？”

“他对他没有一句好话。实际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我提防着点儿他。”

“是吗？”库特夫人若有所思地说道。

“而且我对贝特曼的判断一向是最看重的，我还从没见过他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哎呀，”库特夫人说道，“看来我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了。当然，要是我早知道我就不会邀请他了。你应该早把这一切告诉我呀，奥斯瓦德。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她开始小心翼翼地卷起她的活计。奥斯瓦德爵士看着她，好像要说什么，然后耸了耸肩膀。他跟在她后面进了屋。库特夫人走在前面，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她喜欢自己的丈夫，但她同时暗地里也喜欢一意孤行。这种喜欢不易被人察觉出来，纯粹是一种女人的喜欢方式。

第二十六章 围绕着高尔夫的话题

“你的那个朋友真是个不错的女孩子，邦德尔。”凯特勒姆勋爵说道。

洛兰到烟囱别墅已经有差不多一周了，而且已经博得了主人的高度好评，主要是因为她表现出了一副乐于接受5号高尔夫球棒击球技术方面的教诲，深得主人的欢心。

由于厌倦了大冬天出门，凯特勒姆勋爵便打起了高尔夫球。他的球技拙劣得不行，因此有着十分浓厚的热情。他大多数早上的时间都花在了用5号高尔夫球棒将球高打过各种各样的灌木丛上，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花在了试图将它们高打出去，结果是把柔软的跟天鹅绒似的草皮大片大片地弄坏，而且往往令麦克唐纳陷入绝望。

“我们必须设计一套小小的程序，”凯特勒姆勋爵对那位如花似玉的姑娘说道，“一个小小的运动程序。得啦，注意

看这一杆，邦德尔。抬起右腿，慢慢往后摆，头不要动，用手腕使劲。”

球的上部挨了重重地一击，飞过草坪消失在一大片杜鹃花的深处了。

“怪事，”凯特勒姆勋爵说道，“我刚才怎么搞的，我真纳闷。正如我刚才所说，邦德尔，你的那个朋友真是个非常不错的女孩子。我真的认为我正在使她对高尔夫球发生浓厚的兴趣。今天早上她打了几个非常漂亮的球，真的都可以与我自己的水平相媲美了。”

凯特勒姆勋爵又漫不经心地挥了一棒，把草皮弄掉了一大片。麦克唐纳把弄掉的草皮找回来，牢牢地将它们按在了它们原来的位置。他给凯特勒姆的脸色可以让任何一个人一头钻到地底下去，除非他是一个酷爱高尔夫球的人。

“如果麦克唐纳对库特夫妇问心有愧的话，我很怀疑是那样，”邦德尔说，“他现在正在得到报应。”

“在我自己的园子里我为什么就不能随心所欲呢?”她的父亲质问道，“麦克唐纳应该对我的球技长进感兴趣才是，苏格兰是个了不起的热爱高尔夫的民族。”

“您这可怜的老头儿，”邦德尔说，“您永远也当不了高尔夫球手。不过不管怎么说它可以使您不受他人的伤害。”

“一点儿也不。”凯特勒姆勋爵说道，“前些日子我用五杆就把球送进了第六长穴。我对职业教练说了，他都非常惊讶。”

“他肯定会惊讶。”邦德尔说道。

“说到库特夫妇，奥斯瓦德爵士的球打得很棒，非常棒。

样子不怎么好看，太僵硬了。但每次都不偏不倚正好到中间。但是奇怪的是还是露了马脚——不会给你一个六英寸的轻打！使得你每一次都把球送进去。现在我不喜欢那样了。”

“我猜想他是个喜欢稳妥的人。”邦德尔说。

“这正好与高尔夫球的精神背道而驰。”她的父亲说，“而且他对高尔夫球的理论也没有兴趣。嗯，那个做秘书的小伙子，贝特曼，就跟他很不一样。他感兴趣的是理论。我用3号球棒打曲球打得很差劲，他说那主要是因为右臂的力量太大了，而且他还搞出了一套很有趣的理论。打高尔夫球全看左臂的功夫，起作用的是左臂。他说他使左手打网球，但是用普通的球棒打高尔夫，因为他的强项是左手命中率高。”

“那他的球是不是打得很绝呢？”邦德尔问。

“不，他打得不怎么样。”凯特勒姆勋爵承认道，“不过他可能是长时间不打，手生了。我看他的这套理论无可厚非，而且我认为很有道理。啊！你看见了那一杆没有，邦德尔？正好从杜鹃花的上方过去。真是一记完美的击球。啊！要是有人每次都有把握那样的话……对了，特雷德韦尔，什么事？”

特雷德韦尔对邦德尔道：

“塞西杰先生有电话找您，小姐。”

邦德尔立刻全速朝房子奔去，一边跑一边叫“洛兰，洛兰”。洛兰就在她抓起听筒的时候赶来了。

“喂，是你吗，吉米？”

“喂。你好吗?”

“很好,只是觉得有点儿无聊。”

“洛兰怎么样?”

“她很好,她就在这儿。你要跟她说话吗?”

“待会儿吧,我有好多话要说呢。首先,我要去库特家过周末。”他意味深长地说道,“喂,听着,邦德尔,你知道怎样弄到万能钥匙吗?”

“一点儿也不知道。带万能钥匙去库特家,真有这个必要吗?”

“嗯,我有一种感觉,它们迟早会派得上用场的。你不知道卖这种玩意儿的店子吗?”

“你需要的是一个好心的窃贼朋友教你如何偷东西的方法。”

“没错,邦德尔,那正是我想要的。不幸的是我还没能找到。我原以为或许你聪明的头脑可以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过我想我只好像往常那样回去找史蒂文斯帮忙了。他很快就会对我产生滑稽的想法——先是一枝枪管烤蓝的自动手枪——现在又是万能钥匙。他肯定会以为我参加了犯罪团伙。”

“吉米?”邦德尔说。

“什么事?”

“听着——一定要小心,好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奥斯瓦德爵士发现你拿着万能钥匙到处闯的话……嗯,我想他肯定会很不高兴的。”

“伸手不打笑面人。你是要我不要惹得人家不高兴!好

的，我会小心的。猩猩才是我真正害怕的家伙，他那双扁平足总是偷偷摸摸地四处活动，你从来就听不见他的到来。而且他总是有一种哪儿不欢迎他他就在哪儿出现的天才。不过相信你们的小英雄好了。”

“唉，真希望洛兰和我能到那儿去照护你。”

“谢谢你了，我的小保姆。其实呀，我倒是有个计划。”

“说来听听？”

“你认为你和洛兰有可能弄到一辆合适的小汽车让它明天上午在莱瑟伯里附近抛锚吗？那儿离你们那儿不是很远，对吧？”

“四十英里，那算不得什么。”

“我想是算不得什么——对你而言！可别把洛兰给害了哟。我很喜欢洛兰。好吧，那就……十二点一刻左右吧。”

“那样他们便会请我们用午餐。”

“说得对。我说，邦德尔，我昨天碰见了那个叫索克斯的女孩子。你猜怎么着——特伦斯·奥罗克这个周末要来这儿！”

“吉米，你认为他……”

“唉——谁也不可轻信，你知道。这是人们常说的。他是个放荡不羁的家伙，要多胆大有多胆大。我相信他有可能搞了一个秘密的社团。他和伯爵夫人都是这个社团的成员。去年他一直在匈牙利。”

“可他随时都可以偷取那个配方呀。”

“那正是他所不能干的。他必须在不被人怀疑的情况下下手才行。不过顺着常春藤原路折回然后钻进中间的被窝

——嗯，那一招确实玩得相当巧妙。现在请听我的指令。跟库特夫人客套一番之后，你和洛兰务必千方百计地把猩猩和奥罗克给缠住，直到吃午饭的时候为止。明白吗？这对于像你们两个这样漂亮的女孩子来说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你这是在用最好的黄油做诱饵，我明白了。”

“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

“得啦。不管怎样，你的指示我已经铭记在心了。现在你要跟洛兰说话吗？”

邦德尔将听筒递给洛兰，很得体地离开了房间。

第二十七章 夜间冒险

吉米·塞西杰在一个阳光灿烂、秋高气爽的下午来到了莱瑟伯里，受到了库特夫人的热情接待，不过奥斯瓦德爵士对他的到来却很冷淡，一脸的不喜欢。注意到库特夫人正拿热心的月下老人的目光打量着自己，吉米竭力使自己对索克斯·达文特里显出十二分的热情。

奥罗克也在这儿，兴致勃勃的。他有意地摆出一副官架子，对发生在双足飞龙教堂的那一串神秘的事件避而不谈，索克斯却缠着他一个劲儿地问，不过他打官腔的方式倒是很新颖……也就是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弄得谁也猜不出事情的真相。

"四个蒙面人拿着左轮手枪？真的是那样吗？"索克斯严肃地问道。

"啊！现在我记起来了，大约有五六个家伙将我按住硬

往我喉咙里面灌东西。没错，我想肯定是毒药，然后我就完全不省人事了。”

“什么东西被盗了？或者说他们想偷什么？”

“除了偷偷给洛马克斯先生带过来准备存入英格兰银行的那些俄罗斯皇冠珠宝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你真是个该死的说谎大王。”索克斯冷漠地说道。

“说谎大王，我？那些珠宝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驾飞机带过来的。我跟你讲的这些可是秘密哟，索克斯。如果你信不过我，你可以问问那边的吉米·塞西杰。并不是说我就一定相信他说的话。”

“是真的吗？”索克斯说道，“乔治·洛马克斯没戴假牙就下来了？那正是我想要知道的。”

“有两枝左轮手枪，”库特夫人说道，“真是些讨厌的东西。我亲眼看见的。这个可怜的孩子没被打死真是个奇迹。”

“噢，我这人命中注定是要被绞死的。”吉米说。

“我听说有一个美得无法形容的俄罗斯伯爵夫人，”索克斯说道，“而且听说她还勾引比尔。”

“她说的一些关于布达佩斯的情况简直太可怕了，”库特夫人说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奥斯瓦德，我们必须给那儿捐点儿什么。”

奥斯瓦德爵士哼了一声。

“我会把这件事记下来的，库特夫人。”鲁珀特·贝特曼说道。

“谢谢你，贝特曼先生。我觉得应该做点儿谢恩捐献什么的。我真想象不出奥斯瓦德爵士是怎么躲过了的，没被窃

贼打死……更不要说死于肺炎了。”

“别犯傻了，玛丽亚。”奥斯瓦德爵士说道。

“我自小就怕翻墙攀屋的窃贼。”库特夫人说道。

“想想要是赶上哪天面对面地碰上一个，那才叫刺激呢！”索克斯咕哝道。

“你不相信，”吉米说，“疼得要命呢。”他小心翼翼地拍了拍自己的右胳膊。

“你这可怜的胳膊怎么样了？”库特夫人问道。

“噢，现在完全没事儿了。只是最讨厌的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得不使左手，而用左手我干什么事都不行。”

“每个孩子都应该培养成两只手都很灵巧的人。”奥斯瓦德爵士说道。

“噢！”索克斯一知半解地说道，“是像海豹那样吗？”

“不是说两栖，”贝特曼先生说道，“两只手都很灵巧就是说两只手一样好使。”

“噢！”索克斯肃然起敬地看着奥斯瓦德爵士说道，“您能吗？”

“当然能啦。我随便用哪只手都能写字。”

“可是不能同时用两只手写吧？”

“那不实用。”奥斯瓦德爵士简短地说道。

“不实用。”索克斯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想那也太灵巧了点儿吧。”

“现在在政府部门工作，”奥罗克先生发了言，“如果一个人能让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你能同时用两只手吗？”

“不，真的。什么事情都只能用右手做的就算我了。”

“不过你分牌使的就是左手，”机警的贝特曼说道，“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我看见过。”

“噢，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嘛。”奥罗克先生轻轻松松地说道。

一面铜锣发出了低沉的响声，大家都上楼梳洗打扮准备用晚餐。

吃过晚饭之后，奥斯瓦德爵士和库特夫人与贝特曼先生和奥罗克先生玩起了桥牌，吉米则与索克斯度过了一个调情卖俏的风流黄昏。那天夜里，吉米听到的最后几句话是在上楼梯回楼上去的时候，他听见奥斯瓦德爵士在对自己的妻子说：

“你永远也上不了桥牌桌子，玛丽亚。”

她的回答是：

“我知道了，亲爱的。你哪次不是这么说，你还欠奥罗克先生一英镑，奥斯瓦德。行啦。”

约摸两个小时之后，吉米一声不响地（或者说他希望是这样）悄悄地从楼梯上下来。他先是到餐厅粗略地看了看，然后便进了奥斯瓦德爵士的书房。在那儿，他聚精会神地听了一两分钟的动静之后，便开始动手了。书桌的抽屉大都锁着，不过吉米手里的一小段形状怪怪的钢丝线很快就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了。

他有条不紊地把所有的抽屉挨个儿翻了个遍，每翻完一个抽屉都小心地将每一样东西照原样放好。他曾一两次

停下来屏息倾听，因为他觉得自己听见了远处响了一声。不过，他依然很镇静。

最后一个抽屉也查看完了。吉米这时知道了——或者说要是他注意的话，他本来可以知道——许多关于钢铁的有趣的详细情况；不过他想要的东西——一份有关赫尔·埃伯哈特发明的资料或者能够给他提供一点线索，让他得以确定谁是神秘的7号的任何东西——却一样也没找着。或许，他对此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只不过是有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没有让它错过，但是他并没有期望能有多大的结果，除非运气来了。

他把所有的抽屉都检查了一遍，确保每一个都重新锁好了，他知道鲁珀特·贝特曼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然后他又把房间四周匆匆地扫视了一遍，确保自己没有留下任何到过这里的痕迹。

"就这样了，"他轻声地喃喃自语道，"一无所获。哎，或许明天上午运气会好一些，如果那两个女孩子配合得好的话。"

他从书房出来，顺手带上了门并把门锁上了。有那么一刹那他认为自己听见离他很近的地方响了一声，但他认定是自己弄错了。他一声不响地摸索着顺着大厅往前走。从高高的拱形窗户投进来的光线不多不少，正好能够使他往前移动时不撞到任何东西。

又一次，他听见了一个轻微的响声，这一次他听得很真切，绝对不可能弄错。大厅里不只他一个人，还有别人，正和他一样蹑手蹑脚地在移动。他的心跳突然加快了许多。

他猛一跃跳到电灯开关前面，将灯拉亮，突如其来的强光使得他眨了一下眼睛，不过他还是看得很清楚。离他不到四英尺远的地方站着鲁珀特·贝特曼。

“天哪，猩猩，”吉米大叫道，“你真吓了我一大跳，黑灯瞎火的，你这样鬼鬼祟祟地四处走动。”

“我听见了一个响声。”贝特曼先生一本正经地解释道，“我想准是进来了窃贼，于是就下来看看。”

吉米若有所思地看着贝特曼先生脚上的胶底鞋。

“你想得真够周到，猩猩。”他亲切地说道，“就连致命的家伙也没忘带。”

他的目光落在了对方口袋里鼓起来的东西上。

“带上武器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谁也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人。”

“很高兴你没有开枪。”吉米说道，“我挨人家枪打都挨得有点儿厌倦了。”

“我本来完全有可能那样干的。”贝特曼先生说道。

“如果你真的开了枪那就会严重地触犯法律，”吉米说道，“在你开枪之前，你知道，你必须有十足的把握你开枪打的那个家伙确实正在侵入家宅偷人家的东西。你万万不可贸然过早地得出结论。否则的话，你就不得不作出解释，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开枪打一个像我这样完全清白无辜只是随便转转的客人。”

“顺便问一句，你下楼来有何贵干？”

“我饿了，”吉米说，“很想找点饼干充充饥。”

“你床边的一个白铁罐里就有一些饼干。”鲁珀特·贝

特曼说。

他透过他的角质眼镜聚精会神地直盯着吉米。

“啊！那正是他们的管理工作出了岔子的地方，老朋友。是有个白铁罐上面写着‘内装饼干，客人饿了请自取’，可当我这饥肠辘辘的客人打开罐子一看——里面啥也没有。于是我就摸着下来进了餐厅。”

吉米轻快坦率地笑了笑，从自己罩在睡衣外面的晨衣兜儿里掏出了一把饼干。

沉寂了片刻。

“现在我想我要摸回去睡觉了。”吉米说道，“晚安，猩猩。”

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上楼梯。鲁珀特·贝特曼尾随其后。到了自己的房门口，吉米停了下来似乎要再道一次晚安。

“真是离奇，这些饼干怎么会没了呢？”贝特曼先生说道，“你不会介意吧，如果我……”

“当然不会，老兄，你自己找去吧。”

贝特曼先生大步走到屋子的对面，打开了饼干盒，盒子里空空如也。他盯着空空的盒子直发愣。

“真是太疏忽了。”他喃喃自语道，“好的，晚安吧。”

他离开了。吉米坐在床沿上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

“真是太险了。”他又喃喃自语道，“猩猩这家伙，也太犯疑了，似乎从不睡觉，带着枪四处鬼鬼祟祟地荡来荡去，真是个他妈的该死的习惯。”

他站起来打开了墙边桌的一只抽屉。在各种各样的领

带下面堆着一堆饼干。

“真是别无他法，”吉米说道，“看来我只好把这些该死的东西吃下去了。十有八九，猩猩明天早上会偷偷摸摸地摸到这儿来的。”

他叹了一口气，坐下来把他压根儿就不想吃的那一堆饼干硬是塞进了肚子里去。

第二十八章 疑 点

邦德尔和洛兰把她们的西斯潘诺牌汽车留在了附近的一个修车场，进入庭园大门时正好是约定的十二点钟。

库特夫人对这两个女孩子的到来感到有些意外，但很显然她同时又感到很高兴，跟她们打过招呼之后，紧跟着就硬是要她们留下来吃午饭。

一直斜躺在一把非常大的扶手椅上的奥罗克立刻极其兴奋地开始跟洛兰谈开了，洛兰正用半只耳朵听着邦德尔对她们的西斯潘诺出现的机械故障所进行的很在行的解释。

“我们还说呢，”邦德尔末了说道，“真是不可思议，这辆车竟然会在这个地方抛锚！上次抛锚是礼拜天，在一个叫做希尔山下小斯佩德灵顿的地方。我敢说，它还真不是徒有其名呢。”

"用在电影上将会是个很气派的名字。"奥罗克说道。

"可能是个单纯的乡下少女的出生地。"索克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库特夫人说道，"塞西杰到哪儿去了？"

"他在弹子房，我想。"索克斯说，"我去把他找来。"

她去了，但她走了还不到一分钟，鲁珀特·贝特曼就到了，还是和往常一样，一副忧愁严肃的神色。

"什么事，库特夫人？塞西杰说您在找我。你好，艾琳小姐……"

他突然话锋一转，跟两个女孩子打起招呼来了。洛兰马上跟他套上了。

"噢，贝特曼先生！我一直都在想见你。不是你告诉过我狗爪子老是疼痛发炎该怎么办的吗？"

这位做秘书出身的摇了摇头。

"肯定是别的什么人，韦德小姐。不过，说句实话，我还真的碰巧知道……"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洛兰打断了他的话，"你真是无所不知。"

"做人啦，就应该时刻了解新的知识。"贝特曼一本正经地说道，"说说你的狗爪子……"

特伦斯·奥罗克在一旁悄悄地对邦德尔小声说道：

"周报上所有的那些小豆腐块儿似的文章正是那样的人写出来的。什么'如何使黄铜围栏始终保持铿亮的问题及其它'啦、什么'体白头黑的甲虫——昆虫大家庭中最有趣

的一员'啦、什么'芬戈尔印第安人的婚俗'啦，等等。"

"其实，都是些很普通的知识。"

"你还能找到比这更难听的字眼吗?"奥罗克先生说道，随后又道貌岸然地补了一句："谢天谢地，我这个受过教育的人居然对任何问题都一无所知。"

"我想您这儿可以玩钟面式高尔夫球吧?"邦德尔对库特夫人说道。

"我倒是很愿意跟你较量一场，洛兰小姐。"奥罗克说道。

"咱俩跟他们俩赛一场吧，"邦德尔说，"洛兰、奥罗克先生和我想跟您和贝特曼先生赛一场钟面式高尔夫球。"

"一定要打，贝特曼先生，"库特夫人见这个做秘书的迟疑不决便说道，"我敢肯定奥斯瓦德爵士这个时候用不着你。"

四个人来到外面的草坪上。

"应付得很巧妙吧?"邦德尔对洛兰耳语道，"对我们女孩子家的机智表示祝贺吧。"

这场球刚好在一点钟之前一点点结束，贝特曼和洛兰赢了。

"不过，搭档，我认为你会同意我们打得更具运动员的风度吧?"奥罗克先生说道。

他和邦德尔稍微掉在后面一点点。

"猩猩这家伙玩得真够谨慎的——一点儿险都不肯冒。哼，我就喜欢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风格。这是人生中的一条很好的座右铭。你同意这一观点吗，艾琳小姐?"

“它从来没给你带来过麻烦吗？”邦德尔大笑着问道。

“那自然是少不了的罗，都有千百万次了，不过我依旧精力很充沛，真的，不用刽子手手上的绞索是休想打败我特伦斯·奥罗克的。”

这时只见吉米·塞西杰在房子的一角溜达。

“邦德尔，真是太妙了！”他大声说道。

“你错过了运动比赛。”奥罗克说道。

“我去溜达去了。”吉米说，“这些姑娘是从哪儿掉下来的？”

“我们可是安步当车走来的哟。”邦德尔说道，“那辆西斯潘诺把我们给抛在半路上了。”

她又把车子抛锚出故障的经过情形叙述了一遍。

吉米专心听着，一副很体谅她的样子。

“真不幸。”他允诺道，“如果要花些时间才修得好的话，吃过午饭后我用我的车送你们回去。”

这时铜锣响了，他们全都进了屋。邦德尔偷偷地观察着吉米的言谈举止。她认为自己注意到了他说话的话音里面有一种不寻常的得意的调子。她有一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的感觉。

吃罢午饭，她们客气地跟库特夫人道了别，吉米自告奋勇地要开着自己的车送她们去修车场。他们刚刚一起身，两个女孩子的嘴里便同时迸出了同一句话：

“怎么样？”

吉米故意卖关子。

“怎么样？”

"噢,太盛情了,谢谢。饼干吃得太贪了一点,有点消化不良。"

"出了什么事?"

"告诉你们吧,由于献身事业,我吃了太多的饼干。不过我们的英雄退缩了吗?不,他没有。"

"嗨,吉米。"洛兰不无责备地说道。随后,他安抚地说道:

"你们真的想知道什么?"

"噢,一切。我们干得不漂亮吗?我是说,我们牵制猩猩和特伦斯·奥罗克的方式。"

"你们把猩猩玩儿得团团转,对此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奥罗克可能是个容易对付的家伙,不过猩猩却是别的材料做的。能够形容他这个家伙的只有一个词,上周的《星期日新闻报》上的字谜游戏中有这个词,一个意思是无所不在的十个字母组成的词:Ubiquitous,这个词可以把猩猩形容得很贴切到家。你到哪儿都免不了碰上他……而且最糟糕的是你从来就听不见他的到来。"

"你认为他很危险吗?"

"危险?他当然不危险。谁会想到猩猩危险。他是头蠢驴。不过,正如我刚才所说,他是一头无所不在的蠢驴。他甚至似乎无需像一般人那样的睡眠。其实啊,老实说,这家伙简直是个该死的讨厌鬼。"

接着,吉米有些愤愤不平地把头天夜里的事情描述了一遍。

邦德尔并不很同情。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偷偷摸摸地到这儿来转什么嘛。”

“7号。”吉米回答得很干脆。“那正是我要找的，7号。”

“你认为你会在这幢房子里找到7号吗？”

“我原以为可以找到一点线索。”

“而你没有找到？”

“昨天夜里没找到……没有。”

“可是今天上午，”洛兰突然插嘴道，“吉米，你今天上午确实发现了什么。我从你的脸上能够看得出来。”

“唉，我不知道有用没有，不过在我溜达的过程中……”

“你没溜达多远吧，我想。”

“够奇怪的，是没溜达多远，可以说只在房子里面转了一圈。好了，我说过了，我不知道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了这个。”

他变魔术般地变出了一个小瓶子，并将它扔给两个女孩子。瓶子里面装着半瓶子白色的粉末。

“你认为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邦德尔问道。

“一种白色的粉末，这不明摆着嘛？”吉米说道，“对于任何一个爱看侦探小说的人来说这些字眼是既熟悉又具有暗示作用。当然，如果结果表明它是一种新型的高级牙粉的话，那就太令我失望和心烦了。”

“你在哪儿找到这玩意儿的？”邦德尔尖声问道。

“啊！”吉米说道，“这个恕我不能奉告。”

在这一点上他是软硬不吃，毫不松口。

“修车场到了，”他说，“但愿品质高贵的西斯潘诺没有

受到任何玷污。"

修车场的伙计递上一张五先令的账单，还含糊其词地说了几句关于螺母松了的话。邦德尔笑盈盈地付了账。

"真是快哉，有时候我们啥也没做就得钱。"他小声地对吉米说道。

他们三个人一块儿站在路上，谁也不说话，各自都在思考着所面临的形势。

"我记起来了。"邦德尔突然说道。

"记起什么来了？"

"我想问你而又差点儿忘了的事儿，你还记得巴特尔警监找到的那只手套吗，烧了一半的那一只？"

"记得。"

"你说他让你戴上试了试？"

"对，稍微大了一点。正好符合是个大块头戴过的想法。"

"我操心的不是这个。大小没关系。乔治和奥斯瓦德爵士当时也都在场，是不是？"

"是的。"

"他不是可以把手套给他们俩中的任何一个戴了试试吗？"

"对，当然……"

"可他没有，他选中了你。吉米，在你看来那意味着什么呢？"

塞西杰先生直瞪瞪地看着她。

"对不起，邦德尔。可能我这个老得不行的脑子不像平

常那样好使了，可是我一点也不明白你都在说些什么。”

“你明白吗，洛兰？”

洛兰好奇地看着她，摇了摇头。

“那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

“当然有啦。你瞧，吉米的右手不是吊着悬带嘛。”

“哎哟，邦德尔，吉米不紧不慢地说道。现在回想起来是有些奇怪，是一只左手戴的手套，我是说。巴特尔啥也没说。”

“他不想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他要你戴上试试，就可以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他谈到手套的大小不过是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肯定意味着朝你开枪的人是左手握枪的。”

“这样说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左撇子。”洛兰若有所思地说道。

“对，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另外一件事。巴特尔曾在高尔夫球棒堆里翻来翻去。他是在找一个左撇子用的球棒。”

“天哪。”吉米突然说道。

“什么事？”

“哎，我并不是认为其中有什么，但是确实很不寻常。”

他把前两天用茶点时的那番谈话从头至尾叙述了一遍。

“这么说，奥斯瓦德爵士双手都很灵巧？”邦德尔说道。

“没错。而且我现在想起了在烟囱别墅的那天夜里……你们知道，就是格里·韦德死去的那天夜里……当时我闲着无事看他们打桥牌，只觉得他们中间有人玩儿得怎么那

么蹩脚……后来我才意识到是他们用左手玩儿的缘故。当然，这人肯定是奥斯瓦德爵士。”

他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洛兰摇了摇头。

“像奥斯瓦德·库特爵士那样的人！不可能。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似乎是不合情理，”吉米说道，“不过……”

“7号有他自己的行事方式，”邦德尔轻声说道，“假定奥斯瓦德爵士真的就是这样发迹的呢？”

“可为什么要在双足飞龙教堂来这么一场闹剧呢，他完全可以在他自己的工厂里得到那个配方呀？”

“可能有好几种解释。”洛兰说道，“这与你分析奥罗克先生的道理是一样的。他必须想办法把人们的视线移开，使自己不被怀疑。”

邦德尔急切地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见解。

“很有道理。怀疑将落到鲍尔和伯爵夫人的头上。谁会怀疑到奥斯瓦德·库特爵士头上去呢？”

“我怀疑巴特尔是不是怀疑到了。”吉米慢吞吞地说道。

邦德尔脑袋里的几根记忆之弦被拨动了：巴特尔警监从那个百万富翁的外衣上摘下过一片常春藤的叶子。

巴特尔一开始就怀疑到了吗？

第二十九章　乔治·洛马克斯的异常之举

"洛马克斯先生来了，老爷。"

凯特勒姆勋爵吓了一大跳，由于全神贯注于一些不用左腕的复杂事情，管家踏着软乎乎的草坪走过来时，他一点没听见。他看着特雷德韦尔，眼神里悲哀多于愤怒。

"吃早饭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特雷德韦尔，今天上午我特别忙。"

"是的，老爷，可是……"

"去告诉洛马克斯先生你弄错了，说我到村子里去了，说我得了痛风卧床未起，实在不行，就说我死了。"

"老爷，洛马克斯先生开车上来时已经看见您了。"

凯特勒姆勋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有可能。很好，特雷德韦尔，我就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特勒姆勋爵是个很有特点的人，

他总是和蔼可亲而实际上他的情感可能正好相反。此时他正以一种无与伦比的热情对乔治表示欢迎。

"老兄,我亲爱的老兄,见到你真高兴,高兴极了。请坐。喝点什么。嗯,好,这个很好!"

他连推带拉地把乔治摁到一把大扶手椅上之后,自己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不安地眨巴着眼睛。

"我特别想见见你。"乔治说道。

"噢!"凯特勒姆勋爵有气无力地说道。情绪显得十分低沉,脑子却转得飞快,捉摸着这一句简单的话语背后所隐藏的各种可怕的可能性。

"特别特别想。"乔治特别强调地说道。

凯特勒姆勋爵的情绪越发低沉了。他感到事情可能会比他想到的还要糟。

"什么事?"他说,努力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态度。

"艾琳在家吗?"

凯特勒姆勋爵松了一口气,但同时又稍稍地吃了一惊。

"在,在。"他说,"邦德尔在这儿,跟她的那个朋友——韦德小姑娘——在一起。很不错的一个女孩子,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十分出色的高尔夫球手的。球棒挥得很轻松……"

他喋喋不休地谈得正起劲,乔治无情地打断了他:

"很高兴艾琳在家。我现在可以见见她吗?"

"当然可以。老兄,当然可以。"凯特勒姆勋爵仍然感到很惊讶,不过他同时也依然沉浸在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之中。"如果你不嫌被打扰的话。"

"一点儿也不打扰。"乔治说道,"我觉得,凯特勒姆,恕我冒昧,你几乎没有意识到艾琳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一事实。她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她已经是个成年女子了,而且,恕我冒昧,还是个很有魅力和才气的女人。哪个男人要是能成功地赢得她的芳心,那他简直是幸运至极了。我再说一遍——幸运至极。"

"噢,大概吧。"凯特勒姆勋爵说道,"不过她可是个十足的闲不住的人,你知道。从来就不能安安心心地在一个地方呆上两三分钟。不过,我想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在乎这个。"

"你的意思是说她不愿意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动。艾琳有头脑,凯特勒姆,她很有抱负。她对当今的一些问题很感兴趣,而且用她那清新生动的年轻的才智去影响它们。"

凯特勒姆勋爵直盯盯地看着他。在他看来经常被人们称之为"现代生活情调"的东西已经开始影响乔治了。他对邦德尔的这一番形容在凯特勒姆勋爵看来无疑是荒诞不经之言。

"你能肯定你感觉很正常吗?"他焦急地问道。

乔治对凯特勒姆的问话根本就置之不理。

"凯特勒姆,或许你对我今天上午来拜访你的来意已略有所知了吧。我这个人从来就不轻率地承担新的责任。我对于我自己的身份地位,我想,还是有个恰如其分的认识的。这个问题我已经严肃认真地深思熟虑过了。婚姻,尤其是对我这么个年龄的人来说,不经过……呃……缜密的思考是不会贸然行事的。门当户对、志趣相投、大体般配以及相同的宗教信仰——所有这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

娶权衡利弊得失。艾琳会为那个地位增添莫大的光彩的。论出身和教养她都很般配，而且她的智力和敏锐的政治头脑只会有助于我的事业，对我们双方都有益。凯特勒姆，我清楚……呃……我们在年龄上是有些悬殊。不过你完全可以放心，我精力充沛……正是最旺盛的时期。年龄方面的平衡应该取决于男人一方。而且艾琳是个有着严肃情趣的人，年龄大一些的男人比起某些既缺乏经验又没有高雅情趣的自大而鲁莽的年轻人更适合她。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亲爱的凯特勒姆，我会珍爱她……呃……她的妙龄青春的；我会珍爱它的……呃……它会得到我的珍惜的。能够眼看着她的心扉像花蕊一般在我眼前绽开……那是何等的荣幸啊！而一想到我要是实现不了……”

他自卑地摇了摇头，凯特勒姆勋爵见他有些说不出口，于是毫无表情地说道：

“老兄，你是不是想说……嗯，你很想娶邦德尔为妻？”

“你一定感到很惊讶。我猜想这对你来说似乎太突然了。那么，你可以让我跟她谈谈吗？”

“噢，可以。”凯特勒姆勋爵说道，“如果你想得到的就是我的许可——你当然可以得到。不过你知道，洛马克斯，如果我是你，我真的不会这样干。回去好好把这件事想一想吧。数二十下。全是诸如此类的事情。丢人现眼总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我想你是在给我善意的忠告吧，凯特勒姆？尽管我必须承认你的这种说法有些奇怪。不过我已经横下一条心，决心考验一下我的运气。我可以见艾琳吗？”

“噢，这事与我无干。”凯特勒姆勋爵急忙说道：“艾琳的事情都是她自己拿主意。如果她明天来跟我说她将嫁给开汽车的，我也不会作出任何的反对。而今就是这个样子，别无选择。你如果不事事依着你的孩子们，他们就会闹翻天，弄得你过不下去。我对邦德尔讲‘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只要不惹我心烦就行了’。而且真的，大体上说，在这点上她还真是做得好得惊人。”

乔治站了起来，一心一意要达到他此行的目的。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她？”

“嗯，认真地说，我不知道。”凯特勒姆勋爵含糊地说道，“她在哪儿都有可能，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过的，她在一个地方从来就呆不住两分钟。没有闲得住的时候。”

“我猜想韦德小姐跟她在一起吧？依我看，凯特勒姆，最好的办法似乎还是你按铃把你的管家叫来吩咐他去把她找来，就说我想跟她谈上几分钟。”

凯特勒姆勋爵依着他的意思按响了铃。

“噢，特雷德韦尔，”管家应铃声开门进来时，他说，“去把小姐找来。告诉她洛马克斯先生急着要在客厅里跟她说几句话。”

“是，老爷。”

特雷德韦尔退了出去。乔治抓起凯特勒姆勋爵的手激动地紧紧握着，握得凯特勒姆勋爵很不舒服。

“万分感谢。”他说，“我希望很快能给你带来好消息。”

他匆忙地离开了房间。

“好啦。”凯特勒姆勋爵说道，“好啦！”

安静了一大会之后，他又问道：

“邦德尔在忙些啥呀？”

门又开了。

“埃弗斯莱先生，是你呀。”

比尔急急火火地刚一闯进来，凯特勒姆勋爵便抓起他的手急切地说开了。

“你好，比尔。我想你是在找洛马克斯吧？听我说，如果你愿意效劳的话，请赶紧到客厅去告诉他内阁紧急召见他，或者采取别的什么办法把他弄走。让这个可怜的家伙叫某个傻丫头给耍了而闹笑话真是太不像话了。”

“我不是来找科德尔斯的，”比尔说，“我并不知道他在这儿。我要见的是邦德尔。她在吗？”

“你不能见她，”凯特勒姆勋爵说道，“现在不行，说什么也不行。乔治正跟她在一起。”

“嘿……那有什么关系？”

“我想那确实有关系，”凯特勒姆勋爵说道，“此刻他可能正在语无伦次地说什么来着，我们千万不能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可他都在说些什么呢？”

“天知道。”凯特勒姆勋爵说道，“反正是一大堆该死的胡话。千万不要太多嘴，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抓住女孩子的手，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听其自然了。”

比尔瞪大眼睛盯着他。

“不过听我说，先生，我很急。我必须跟邦德尔谈一谈……”

“嗯，我猜想你用不着等多久。我必须承认我十分高兴能有你在我这儿……我想洛马克斯没有希望了，还会坚持回来跟我谈的。”

“什么没有希望？洛马克斯在干什么？”

“嘘，”凯特勒姆勋爵说道，“他在求她。”

“求她？求她干什么？”

“求她嫁给他，求邦德尔。不要问我为什么，我猜想他到了人们所说的危险年龄。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

“向邦德尔求婚？这个肮脏的下流坯，都那么一大把年纪了。”

比尔的脸涨得通红。

“他说他还正当壮年。”凯特勒姆勋爵谨慎地说道。

“他？嘿，他都老得……老得不中用了！我……”比尔完全气得说不下去了。

“没有的话。”凯特勒姆冷淡地说道，“他比我小五岁呢。”

“真是个死皮赖脸的家伙！科德尔斯跟邦德尔！像邦德尔这样的女孩子！你不应该同意下来的。”

“我从来不介人。”凯特勒姆勋爵说道。

“你应该把你对他的看法告诉他。”

“只可惜现代文明也不许那样哟。”凯特勒姆勋爵不无遗憾地说道，“不是石器时代了……不过，哎呀，我想就是在石器时代我恐怕也不能……不能做一个小人。”

“邦德尔！邦德尔！唉，我从来都不敢开口要邦德尔嫁给我，因为我知道她只会一笑了之。而乔治——一个令人作

呕的夸夸其谈的家伙、一个寡廉鲜耻的虚伪的吹牛大王——一个卑鄙无耻、道德败坏的自吹自擂的混蛋……"

"说下去。"凯特勒姆勋爵说道,"我正饶有兴趣地听着呢。"

"天啦!"比尔简短而又极富感情地说道,"听着,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

"不,不,不要走,我很想你留在这儿。而且,你不是还要见邦德尔吗?"

"现在不要见了,这件事弄得我什么心思都没有了。你不知道吉米·塞西杰在哪儿吧?我相信他前些时候住在库特家。他现在还在那儿吗?"

"我想他昨天回城里去了。邦德尔和洛兰星期六去过那儿。如果你愿意等……"

可是比尔使劲地摇了摇头,从房间里冲了出去。凯特勒姆勋爵踮着脚尖悄悄地走进外面的大厅,抓起一顶帽子急匆匆地从侧门追了出来。远远地,他看见比尔开着车一溜烟儿地跑了。

"这个年轻人会出事的。"他想。

然而,比尔却一帆风顺地到了伦敦。他先把车停在圣詹姆斯广场。接下去,他找到了吉米·塞西杰的住处。吉米正好在家。

"你好,比尔。我说,出了什么事?你看上去不像平时那样有生气。"

"我很犯愁,"比尔说,"我本来就很犯愁,没想到又出了一件事儿,令我感到很震惊。"

"噢!"吉米说道,"太明了了!都是关于哪方面的事?我能够做点什么吗?"

比尔没有回答。他坐在那儿,眼睛死死地盯着地毯而且看上去是那样地窘困不安,使得吉米感到自己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

"是不是出了非同寻常的事情,威廉?"他轻轻地问道。

"该死的离奇,我简直是莫名其妙。"

"是有关七面钟的事吗?"

"是的……是有关七面钟的事。今天早上我接到了一封信。"

"一封信?什么样的信?"

"一封杀害罗尼·德弗罗的刽子手寄来的信。"

"天哪!都这么久了!"

"他似乎留下了什么话。如果他突然死去了,将有一个密封的信封于他死后刚好两个星期时送交给我。"

"他们已经送交给你了?"

"是的。"

"你打开过了?"

"是的。"

"嗯……信上说了些什么?"

比尔突然瞥了他一眼,这一瞥是那样的奇怪,那样的难以捉摸,吉米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听我说,"他说,"打起精神来,老兄。这封信,不管它是封什么样的信,似乎把你吓得喘不上气来了。喝点儿什么压压惊吧。"

他倒出一杯浓烈的威士忌兑苏打水，端过来递给了比尔，比尔顺从地接下了。他的脸上依然是刚才的那副茫然的表情。

“都是因为信上的内容，”他说，“简直令我难以置信，没有别的。”

“噢，胡说。”吉米说道，“你必须养成早餐之前相信六件不可能的事情的习惯。我经常就是这样。好了，现在把一切都说给我听听。等一下。”

他走了出去。

“史蒂文斯！”

“有何吩咐，先生？”

“出去给我买些香烟来，好吗？我没抽的了。”

“好的，先生。”

吉米直等到听见前门关上了，才又回客厅里面来。比尔正在放下手中的空玻璃杯。他看上去好多了，比刚才要坚强一些了，也更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好了，”吉米说，“我已经把史蒂文斯打发出去了，没有人能够偷听我们的谈话了。你打算把一切都告诉我吗？”

“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肯定是真的。来，都说出来吧。”

比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会的，我会告诉你一切的。”

第三十章 紧急之召

洛兰正在逗一只很好玩儿的小狗，这时离开了二十分钟的邦德尔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了她的身边，脸上一副无法言状的表情，使洛兰微微地吃了一惊。

“呼哧，”邦德尔一屁股坐到一把公园的椅子上，嘴里直喘气，“呼哧。”

“怎么回事？”洛兰问道，好奇地看着她。

“乔治……乔治·洛马克斯。”

“他干什么来了？”

“他向我求婚，真是太可怕了。他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可他还硬是坚持说完了……他肯定是从某本书上学来的，我想。根本就没法阻止他。噢，我是多么痛恨那些语无伦次的男人啊！倒霉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

“你肯定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自然不会嫁给一个像乔治那样的只知道道歉的白痴。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礼仪书上提供的正确答案。我只能直截了当地说：‘不，我不能嫁给你。’我的回答应该像他对我说的话那样很富于幽默感才好。可是我太慌张了最后只好从窗户里跳了出来把窗户给插上了。”

“真的，邦德尔，那可不像是你做的事情。”

“唉，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乔治……过去我一直认为他很讨厌我……而且的确也是很讨厌我的。假装对一个男人热衷的话题感兴趣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你该听说过那个胡说八道的乔治谈起过我这少女的头脑以及对它进行塑造将是如何如何的有趣吧。我的头脑！如果乔治知道我头脑里四分之一的想法的话，他一定会吓晕过去。”

洛兰大笑。她实在是控制不住。

“噢，我知道是我自己的过错，是我自讨苦吃。父亲在那丛杜鹃花周围躲躲闪闪呢。喂，爸爸。”

凯特勒姆勋爵表情羞愧地走了过来。

“洛马克斯走了，嗯？”他有几分强作和蔼地说道。

“您真给我找了一份好差事。”邦德尔说，“乔治告诉我他是完全得到了您的同意和许可的。”

“唉，”凯特勒姆勋爵说道，“那你指望我说什么好呢？其实，我根本就没说过那话，就连类似的话也没说过。”

“我并不真的那样看。”邦德尔说，“我猜想乔治把你逼得没了退路，只好无能为力地点头同意。”

“正是那样。他忍受得怎样？很糟糕吗？”

"我没等看他作何反应就出来了。"邦德尔说,"我恐怕我的态度生硬得太过火了点吧。"

"噢,"凯特勒姆勋爵说道,"或许那是最好的办法。谢天谢地将来洛马克斯再也不会像这之前那样动不动就跑过来烦我了。常言道,一切都应该争取最好的结果。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小铁头球棒?"

"用5号球棒来一两杆可以使我的神经镇静下来,我想。"邦德尔说,"我跟你比一局,一局六便士,洛兰。"

一个小时非常平静地过去了。他们三人心情愉快地回了屋,只见大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字条。

"是洛马克斯先生留给您的,老爷。"特雷德韦尔解释道,"他发现您出去了很是失望。"

凯特勒姆勋爵将字条一把扯开。他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叫喊,突然责骂起镇静的女儿来。特雷德韦尔退了出去。

"真的,邦德尔,我认为,你应该清楚地表明你的态度。"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哼,读读这个吧。"

邦德尔接过字条读道:

"我亲爱的凯特勒姆——我很遗憾未能跟你谈一谈。我想我清楚地跟你说过我见过艾琳之后还要再来见你的。她这可爱的孩子,显然没有察觉出来我对她的那份感情。我担心她感到很意外。我决不想催她作出决定,她表现出的那份少女的慌乱非常动人,我对她更加有好感了,

我很欣赏她那少女的矜持。我必须给她一些时间让她习惯我的想法。她的慌乱表明她对我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我对我最后的成功充满了信心。

相信我，亲爱的凯特勒姆

你诚挚的朋友

乔治·洛马克斯。”

“唉，”邦德尔说道，“唉，我真该死！”

她说不下去了。

“这家伙准是疯了。”凯特勒姆勋爵说道，“没有人会写这样一些话来谈论你的，邦德尔，除非他的头脑有些发热。可鄙的家伙，可鄙的家伙。不过他的执著劲儿倒是了得！难怪进了内阁。要是你真的嫁给了他，肯定能给他应得的惩罚，邦德尔。”

电话响了，邦德尔上前去接。转眼之间，她便把乔治和他求婚之事忘在了脑后，此时她正在焦急地朝洛兰打手势。凯特勒姆勋爵进了自己的书房。

“是吉米来的电话。”邦德尔说道，“他正因某事而极为兴奋。”

“谢天谢地，我总算找着你了。”吉米在电话中说道，“刻不容缓。洛兰也在吗？”

“是的，她在。”

“好的，听着，我没有时间解释一切……实际上，我连电话都没法打完。比尔到我这儿来了，带来了你所听到过的最

令人惊异的故事。如果是真的……嗯，如果真有其事的话，那么它将是本世纪最大的独家新闻。喂，听着，你们必须按我说的去干。马上到城里来，你们俩。把车找个地方停下然后直奔七面钟俱乐部。你认为你到那儿之后能把那个看门的家伙支走吗？”

“艾尔弗雷德？当然，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好。把他支走，替我和比尔留点神。不要在窗口露面，等我们驱车赶来时，立即放我们进去。明白吗？”

“明白。”

“很好。噢，邦德尔，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进城的事儿。找点别的借口，就说你要送洛兰回家去。你看那样行不行？”

“太妙了。我说，吉米，我都兴奋到极点了。”

“你动身前还可以许许愿。”

“好极了。不过我希望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见面你就会知道的，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我们要做好给 7 号来个出其不意的准备。”

邦德尔放下听筒转过身来把刚才在电话中的谈话内容向洛兰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洛兰冲上楼去匆匆地收拾自己的箱子，邦德尔则把头探到了她父亲的房门边上。

“我送洛兰回家去了，爸爸。”

“嗯？我怎么就一点儿不知道她今天就要走？”

“他们要她回去，”邦德尔含糊其词地答道，“刚来过电话，再见了。”

“喂，邦德尔，等一下。你什么时候回家？”

“没准，我什么时候说回来就回来了。”

邦德尔这样随随便便地出来后就冲上楼，戴上帽子，急急忙忙地穿上皮大衣，做好了动身的准备。她事先已让人把西斯潘诺开过来等着了。

驶往伦敦的途中除了邦德尔开车惯常引起的一些麻烦外，没有遇上什么不顺利的地方。她们把车停在了一个停车场之后便直奔七面钟俱乐部而去。

艾尔弗雷德给他们开了门。邦德尔很不客气地从他面前挤了过去，洛兰紧随其后。

"关上门，艾尔弗雷德。"邦德尔说，"喂，我今天到这儿来是特地来帮你的，警方正在通缉你。"

"哦，小姐！"

艾尔弗雷德脸变得刷白。

"我来是为了给你提个醒，因为前几天晚上你帮过我。"邦德尔继续急匆匆地说道，"已经发出了一份逮捕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的逮捕令。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离开这儿。如果他们在这儿找不到你，他们就不会再费劲去找你了。来，这儿有十英镑，可以帮你逃到别处去。"

三分钟后，语无伦次、吓破了胆的艾尔弗雷德便离开了亨斯坦顿街14号。他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再也不回来了。

"好啦，这件事我处理好了。"邦德尔很满意地说道。

"有必要这样……嗯，这样极端吗？"洛兰表示了异议。

"这样更安全。"邦德尔说道，"我不知道吉米和比尔要干什么，但是我们不希望艾尔弗雷德在事情还没完的时候回来，把一切都给毁了。喂，他们来了。嗯，他们没有耽搁多

少时间。可能在拐角的地方等着看见艾尔弗雷德离去。下去给他们开门去，洛兰。"

洛兰按照邦德尔的吩咐去给他们开了门。吉米·塞西杰从驾驶座上下来。

"你在这儿呆一会儿，比尔。"他说，"如果你认为有人在监视这地方就按喇叭。"

他拾级跑步而上，进门后随手砰地一声将门带上了。他脸色发红，兴高采烈。

"哎呀，邦德尔，原来你在这儿。好啦，我们得动手干了。你上次进去的那间屋子的钥匙在什么地方？"

"是楼下的钥匙中的一把。我们最好把那串钥匙拿上来。"

"说得对，但必须快点儿。时间很紧。"

钥匙很快就找到了，衬有台面呢的门开了，他们三个人进了屋子。屋子还和邦德尔上次看见的一模一样，七把椅子把桌子围在中间。吉米默不作声地把屋子端详了一两分钟。然后他的目光落到了两个柜子上面。

"你藏在里面的是哪个柜子，邦德尔？"

"是这个。"

吉米走过去猛一把将柜门推开了。柜子里的架子上还摆着邦德尔见过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玻璃器皿。

"我们得把这些玩意儿统统移开。"他咕哝道，"快跑下楼去把比尔找来，洛兰。不需要他再在外面把风了。"

洛兰跑步离去了。

"你要干什么？"邦德尔不耐烦地问道。

吉米双膝跪在地上，试着从另一扇柜门上的裂缝里窥探。

“等比尔来了你就可以了解整个事情经过了。这是他管理的工作……而且还是一件很可靠的工作。喂，洛兰像是后面有条疯牛追着似的，飞奔上楼来了，是怎么回事？”

洛兰确实是在尽最快的速度奔楼上而来。她冲到他们面前，面色如灰，目光慌张。

“比尔……比尔……啊，邦德尔……比尔！”

“比尔怎么啦？”

吉米抓住了她的肩膀。

“看在上帝的分上，洛兰，出了什么事？”

洛兰还在大口喘着粗气。

“比尔……我想他死了……他还在车里……可是他一动不动，话也不说。我敢肯定他死了。”

吉米低声骂了一句什么跳起来便往楼梯奔去，邦德尔跟在他的后面，她的心里直打鼓，一种凄凉的恐惧之感袭遍了她的全身。

比尔……死了？哦，不！哦，不！不会的。老天保佑……不会的。

她和吉米一起来到了车前，洛兰掉在他们的后面。

吉米从车篷下面往里瞅。比尔还像他离开他时那样坐着，身子后仰着。但是他的眼睛闭上了，吉米扯了扯他的胳膊，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真不明白。”吉米低声说道，“不过他还没死。打起点儿精神来，邦德尔。听我说，我们得把他弄到房子里去。求

上帝保佑不要有警察过来。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我们一个生病的朋友，我们在帮他回屋里去。”

他们三人没费多大劲就把比尔弄进了屋，也没引起多大的注意，只有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不无同情地用口音很重的腔调说了一句，然后自以为聪明地点了点头。

“到楼下后面的那间小屋子里去。”吉米说，“那儿有一个沙发。”

他们安全地将他弄到了沙发上面，邦德尔在他身旁跪下来，将他柔软无力的手腕握在手里。

“他的脉搏还在跳动，”她说，“他究竟是怎么啦？”

“我刚才离开他的时候还好好的，”吉米说，“我怀疑是不是有人给他打了一针什么的。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扎一下就完了。那人可能是在装着跟他打听时间时下手的。只有一件事可以做，我必须立即去给他找个医生来。你们留在这儿照护他。”

他匆匆地走到门口，然后停了下来。

“听着……别害怕，你们俩。不过我最好把我的枪留给你们。我的意思是……以防万一。我会尽快回来的。”

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沙发边上的小桌子上，然后便匆匆离开了。她们听见他随手把前门砰地一声带上了。

此时整个屋里显得非常寂静。两个女孩子一动不动地呆在比尔身边。邦德尔依然用手按着他的脉搏。脉搏似乎跳得很快而且很不规律。

“但愿我们能做点什么。”她轻声地对洛兰说道，“真可怕。”

洛兰点了点头。

“我知道。吉米去了好像有好几年了，而实际上还只有一分半钟。”

“我老听见有动静，”邦德尔说，“脚步声和楼上木板嘎吱嘎吱的响声……而我清楚那不过是幻觉。”

“我不明白吉米干吗要把手枪留给我们，”洛兰说道，“不可能真有什么危险。”

“如果他们能把比尔……”邦德尔说了个半句话停住了。

洛兰打了个寒颤。

“我知道……不过我们是在房子里。谁进来我们都听得见。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这把手枪呢。”

邦德尔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比尔的身上。

“但愿我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包里有些嗅盐，”洛兰说，“还有些白兰地酒。我的包呢？噢，我肯定是把它丢在楼上了。”

“我去把它拿来，”邦德尔说，“说不定会派上些用场。”

她迅速地上了楼，穿过赌室从开着的门里进了会议室。洛兰的包在桌子上睡大觉呢。

就在邦德尔伸手去取包的时候，她听见背后传来响声。门背后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沙包早就等着她了。还没等邦德尔转过头来，他的沙包就出手了。

邦德尔无力地呻吟了一声，滑倒在地，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了。

第三十一章　七面钟

邦德尔很缓慢地恢复了知觉。她感觉到眼前一片漆黑，头晕目眩，一阵阵剧烈的的痛楚。外面不时还穿插进来一些说话声，一个她很熟悉的声音在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一件事。

此时邦德尔觉得好了一些，疼的地方无疑不是别处而是她自己的脑袋。而且她已经恢复过来了，能够关心那个声音说的是什么了。

"亲爱的，亲爱的邦德尔。噢，亲爱的邦德尔。她死了；我知道她死了。噢，我亲爱的。邦德尔，亲爱的，亲爱的邦德尔。我真的很爱你。邦德尔……亲爱的……亲爱的……"邦德尔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紧闭着。不过她此时已经完全恢复了知觉。比尔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

"邦德尔，亲爱的……噢，我最亲爱的，亲爱的邦德尔。

噢，我亲爱的人儿。噢，邦德尔……邦德尔。我该怎么办啦？噢，我亲爱的……我的邦德尔……我最最亲爱的邦德尔。噢，天啦，我该怎么办啊？我把你给害了。我把你给害了。”

邦德尔不情愿……很不情愿地……开口说话了。

“不，你没有，你这傻瓜。”她说。

比尔惊讶不已地喘了一口大气。

“邦德尔……你还活着。”

“我当然还活着。”

“你醒了多久……我是说你是什么时候苏醒过来的？”

“大约五分钟之前。”

“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睛……或是开口说话？”

“不想嘛。我正陶醉着呢。”

“你正陶醉着？”

“对，正津津有味地听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你再也说不出那么好听的话了。你太腼腆了会觉得说不出口的。”

比尔的脸涨得通红。

“邦德尔……你真的不介意吗？你知道，我真的很爱你，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我始终没敢对你说。”

“你真蠢，”邦德尔说，“为什么不说呢？”

“我想我只会被你嘲笑一通。我是说……你很有头脑以及其它等等……你肯定会嫁给某个要人的。”

“像乔治·洛马克斯那样的？”邦德尔试探着问道。

“我不是说像科德尔斯那样的蠢驴，而是某个配得上你的真正的好小伙子……尽管我不认为有人配得上你。”比尔说道。

“你真是太可爱了，比尔。”

“可是，邦德尔，说正经的，你真的能……我是说，你真的能下决心吗？”

“我真能下决心干什么？”

“嫁给我。我知道我太笨了……可是我确实很爱你，邦德尔。我愿意做你的狗或者奴隶或者什么都行。”

“你真的很像一条狗。”邦德尔说，“我喜欢狗。它们是那样的友好、那样的忠诚、那样的热心肠。我想或许我可以下决心嫁给你，比尔……努力下决心，你知道。”

比尔听了这话的反应是将搂着她的胳膊松开往后退了好远。他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她。

“邦德尔……你不是那个意思吧？”

“真是没办法。”邦德尔说，“我看我怕是又要晕过去了。”

“邦德尔……亲爱的……”比尔把她搂到了怀里。他的身子在急剧地发抖。“邦德尔……你真的是那个意思……是吗？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噢，比尔。”邦德尔说道。

接下去十分钟的对话就没有必要详细一一交待了，因为大部分都是上面这些话的重复。

“你真的爱我吗？”比尔终于松开她时不肯相信地说道，他已经是第二十遍说这话了。

“真的……真的……真的。现在咱们一定得理智点。我的头还很疼，而且你刚才搂我搂得那么紧，差点叫你把我给搂死了。我想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这是在哪儿？都

发生了什么？”

邦德尔这才第一次观察起自己周围的情况来。原来他们是在密室里面，她注意到，衬有台面呢的门关上了而且可能还锁上了。看来，他们是叫人给囚禁起来了！

邦德尔重新把目光移回到比尔身上。比尔根本就没怎么注意邦德尔所提的问题，他正用爱慕的眼神看着她。

“比尔，亲爱的，”邦德尔说，“冷静下来，我们得从这儿出去。”

“嗯？”比尔说，“什么？噢，是的。没问题，这个很容易。”

“是爱情使你有了如此的感觉。”邦德尔说，“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似乎一切都很简单都不成问题。”

“的确是这样，”比尔说，“既然我知道了你喜欢我……”

“别，”邦德尔说，“再像刚才那样什么正经事都没希望了。你若不冷静下来，理智起来，我很可能就要改变主意了。”

“我不会让你改变主意的。”比尔说，“我一旦得到了你，你以为我还会傻乎乎地让你溜走吗？”

“你不至于违背我的意愿强迫我吧，我想。”邦德尔夸张地说道。

“不至于？”比尔说，“那你就看我的好了。我就这句话。”

“你真是太可爱了，比尔。我原来还担心你太温顺呢，不过我看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再过半小时你就会对我指手划脚了。噢，亲爱的，我们又在犯傻了。喂，听我说，比尔，我们得从这儿出去。”

“我跟你说这个完全没问题。我要……”

邦德尔用手按了他一下示意他停下，他顺从地打住了。邦德尔身子前倾，侧耳倾听着什么。是的，她没弄错。外面的房间里有一个脚步声正朝这边走过来。钥匙插进锁里转动了一下。邦德尔屏住了呼吸。是吉米救他们来了，还是别的什么人？

门开了，黑胡须的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站在门槛外边。

比尔立刻向前跨了一步，站在了邦德尔的前面。

"听我说，"他说，"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这个俄罗斯人并没有很快做出任何反应，只是站在那儿捋着他那长长的、光滑如丝的黑胡须，自个儿默不作声地笑着。

"这样说来，"他终于开口说道，"是那么回事了。很好，这位小姐将高兴地跟我走。"

"没事儿，邦德尔。"比尔说，"一切都交给我好了。你跟这家伙去。没有人会伤害你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邦德尔顺从地站了起来。比尔话音里的那种命令式的语气对于她来说还是第一次听见。他似乎对自己有绝对的把握而且好像完全有信心能够应付局面。邦德尔隐隐约约地想知道比尔有……或者说他自以为有……什么锦囊妙计。

她从俄罗斯人的面前走出了房间。俄罗斯人跟着她走了出去，随手将门带上并上了锁。

"请这边走。"他说。

他指了指楼梯，她顺从地爬到了上面的一层楼。到了楼上，他又让她进了一间有霉臭味的小屋子。她猜想这间屋是

艾尔弗雷德的卧室。

莫斯戈罗夫斯基说："请你在这儿静静地等着吧，一定不能弄出声音来。"

说完他便出去了，随手带上了门并将她锁在了里面。

邦德尔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她的头仍然疼得厉害，而且她感到无法思考下去。比尔似乎对这一切胸有成竹。她想早晚会有人来救她出去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邦德尔的手表停了，但她估计自那个俄罗斯人把她带到这儿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究竟出了什么事？

她终于听见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还是莫斯戈罗夫斯基，他郑重其事地跟她说道：

"艾琳·布伦特小姐，有人想请你出席七面钟协会的一次紧急会议。请随我来。"

他在前面带路，邦德尔跟着他下了楼。他打开密室的门，邦德尔走了进去，同上次来一样，她惊讶得气都喘不上来了。

她这是第二次看见她曾经从那个窥视孔里瞥了一眼的情景。那些蒙着面的人都围着桌子坐着。她站在那儿，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讶不已。莫斯戈罗夫斯基坐到了他的位置上，和上次一样戴好了自己的钟面面罩。

不过这一次桌子的上首有了人，7 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邦德尔的心剧烈地跳个不停。她站在桌子的下首，正好面对着他。她死死地盯着悬挂在他脸上的假面具，面具上面

是一个钟面，钟面遮住了他的相貌特征。

他安安稳稳地坐在那儿。邦德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力量。他一动不动并不是因为弱不禁风，动不了——邦德尔强烈地甚至是歇斯底里地希望他开口说话——作出某种表示或者说某种手势，而不只是坐在那儿，像一个巨大的蜘蛛那样盘在蜘蛛网的中间，残忍地等待自己的猎物送上门来。

她打了个寒噤。就在她打寒噤的同时，莫斯戈罗夫斯基站了起来。他说话的声音柔和、圆润，颇能取信于人，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艾琳小姐，你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出席了本协会的秘密会议。因此有必要让你了解我们的目的和抱负。两点钟的位置，你可以看到，没有人。那个位置就是给你的。”

邦德尔喘了口气。这件事好像一场荒诞不经的噩梦。她，邦德尔·布伦特，正在被邀请加入一个行凶杀人的秘密组织，这可能吗？比尔是不是得到了同样的邀请？他是不是愤慨地拒绝了？

“请原谅，我不能答应。”她直言不讳地说道。

“不要仓促回答。”

她想莫斯戈罗夫斯基肯定正躲在自己的钟面面罩后面暗自好笑呢。

“你还不知道，艾琳小姐，你所拒绝的是什么。”

“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邦德尔说。

“是吗？”

是7点钟的声音。这声音让邦德尔朦朦胧胧地记起什

么来了。这个声音她肯定在哪儿听见过？

7号极其缓慢地把一只手举到头上，笨手笨脚地摘除系在头上的面具。

邦德尔屏住了呼吸。终于——她就要知道一切了。

面具掉了下来。

邦德尔发现自己正面对着巴特尔警监那张毫无表情、木然的脸。

第三十二章　邦德尔目瞪口呆

"对了，"莫斯戈罗夫斯基一跃而起朝邦德尔走过去时，巴特尔说道，"给她一把椅子让她坐下。着实让她受了点惊，我看得出来。"

邦德尔沉重地倒在了椅子上。她感到自己这一惊吃得不小，连 -点力气都没有了。巴特尔继续用他所特有的、平静的令人感到安慰的方式说道：

"你没想到会见到我吧，艾琳小姐？不，这儿在座的有些人也没想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莫斯戈罗夫斯基是我的副官。他一直知道内情，但是大多数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而是从他那儿得到指示。"

邦德尔还是一言不发，她简直就说不出话来，这对她来讲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情况。

巴特尔表示理解地冲她点了点头，好像很理解她此时

的心情似的。

"我恐怕你得消除一些先入之见，艾琳小姐。比如，有关本协会的一些看法——我知道这在书中是够常见的情况——一个谁也没见过的神秘的犯罪头子把持的秘密犯罪组织。那种事情可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但我能说的是我从来没碰到这类事情，而我不管怎样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不过世界上的确有许多浪漫的事情，艾琳小姐。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喜欢读到这样的东西，而且他们更喜欢干一些浪漫的事情。现在我要把你介绍给一群很值得称道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替我的部门干了一些非常出色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别人所干不了的。如果他们选择了颇具戏剧性的外表装饰，唉，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愿意面对真正的危险——最可怕的危险——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危险本身的爱好——这，在我看来，在现在这种安全第一的时代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标志——和报效祖国的诚挚愿望。

"好了，艾琳小姐，我现在就来作介绍。首先，是莫斯戈罗夫斯基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已经认识了。正如你所意识到的，他管理着这个俱乐部，还负责一大堆其它的事情。他是我们在英国的最难得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特工。5号是匈牙利大使馆的安德拉斯伯爵，是已故杰拉尔德·韦德很亲近的一个朋友。4号是海沃德·费尔普斯，美国新闻记者，他对英国很富同情心。他在新闻'嗅觉'方面天资非凡。3号……"

他停住了，抿着嘴笑，邦德尔目瞪口呆地凝视着比尔·埃弗斯莱的那张羞怯的笑脸。

“2 号，”巴特尔用一种更低沉的声音说道，“只能空着了，这个位置本来是属于罗纳德·德弗罗先生的。一个非常勇敢的年轻人，他为国捐躯了，如果说真有人为国捐躯的话。1 号……嗯，1 号是杰拉尔德·韦德先生，又一个非常勇敢的年轻人，他也同样为国捐躯了。他的位置已有一位女士——一位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个位置而且能够给予我们很大帮助的女士——顶上了。虽然对我来说，对此我还是很有些于心不安。”最后，1 号摘掉了自己的面罩，邦德尔看着拉兹基伯爵夫人美丽、忧郁的脸，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我本来早就应该想到，”邦德尔愤慨地说道，“你这个漂亮的外国冒险女郎也太完美了，根本就不真的是什么外国冒险女郎。”

“可是你并不知道真正的妙处在哪儿，”比尔说道，“邦德尔，这位便是芭比·圣·摩尔——你记得我跟你说起过她，告诉过你她是多么绝妙的一位演员——她很快就会证明这一点的。”

“是那样的，”摩尔小姐用纯美国式鼻音说道，“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可以使我很引以为荣的事。因为我爸爸和妈妈是尤拉普那个地方的人——所以我跟人家闲扯的功夫来得很容易。哎呀，不过，上次在双足飞龙教堂谈到花园的时候我差点露馅儿了。”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突然说道：

“这可不是……不只是闹着玩儿的。你知道，我跟罗尼是定了亲的，他死了……唉，我必须做点什么来查出杀害他的凶手，如此而已。”

“我完全给弄糊涂了。”邦德尔说，“一切都不像看上去的那样。”

“事情很简单，艾琳小姐。”巴特尔警监说道，“还得从几个想寻求一点刺激的年轻人说起。一开始来找我的是韦德先生，他建议组建一个你可以称之为业余人员的小组来做一些情报部门的工作。我警告他那可能会有危险……可他不是那种把危险放在秤上掂量来掂量去的人。我明确地告诉他任何加入进来的人都必须做到这一点。不过，好家伙，那根本就阻止不了韦德先生的那些朋友。于是，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可是目的是什么呢？”邦德尔问道。

“我们要抓一个人——迫切需要将其抓获归案。此人不是一个一般的窃贼。他在韦德先生的圈子里工作，算是个业余窃贼，但比任何业余窃贼都要危险得多。他是一心要偷大东西，国际性的东西。已经有两起盗窃珍贵的秘密发明的事件了，显然是知道内情的人所为。许多专业警探都试过了，没能成功，然后业余警探们担当起了这一任务，成功了。”

“成功了？”

“没错，但他们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此人凶险毒辣，已经有两条人命成了他的牺牲品，而他却逍遥法外。但是七面钟锲而不舍，而且正如我所说，他们成功了。多亏埃弗斯莱先生，此人终于被当场抓获了。”

“这人是谁？”邦德尔问，“我认识吗？”

“你跟他很熟，艾琳小姐。他就是吉米·塞西杰先生。今天下午他已被逮捕归案了。”

第三十三章　巴特尔揭秘

巴特尔警监开始解释起来，他舒适安闲地娓娓道来。

"我本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怀疑到他的头上，我是在听到德弗罗先生临终前所说的那几个字时才获得启发的。自然，你以为那几个字的意思是德弗罗先生想要告诉塞西杰先生七面钟杀害了他，那几个字表面上听上去是像那个意思，不过我当然知道不可能是那么回事。德弗罗先生想告诉七面钟——面他想要告诉的内容是有关吉米·塞西杰先生的某些情况。

"此事似乎叫人难以置信，因为德弗罗先生和塞西杰先生是很亲密的朋友。但是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这几起盗窃案肯定是完全熟悉内情的某个人所为。这个人如果本人不是外交部的人，那他肯定跟外交部的人关系密切，能够了解到外交部的一切情况。而且我还发现很难弄清塞西杰

先生哪来的那么多钱。他父亲留给他的那点钱数额很小，而他却可以过着很奢侈的生活，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知道韦德先生曾经为自己发现了某些情况而非常兴奋。他十分有把握自己的路子是对的。对于他认为是对的那条路子，他谁也信不过，对谁都没说起过。但是他确实跟德弗罗先生谈起过自己正要弄明白的事。而这次谈话就发生在他们双双去烟囱别墅过那个周末之前。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韦德先生死在了那儿——显然是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而致死的。这似乎是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事情。可是，德弗罗先生并没有立刻接受这样的解释。他确信韦德先生肯定是被人十分巧妙地杀害了的，而且他还确信房子里的某个人实际上就是我们都在追查的那个罪犯。他差点儿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塞西杰先生了，我猜想，因为那时他肯定还没有对他产生怀疑。但是，出于某种考虑，他没有那样做。

“后来他干了一件颇为奇怪的事情，他把七面钟摆在了壁炉台上，扔掉了第八只钟。他是想用这七面钟表示七面钟将替他们的一个成员之死复仇——而且他急切地观察着每一个人的表情，想看看有没有人露出马脚来或是流露出慌张的神色来。”

“是吉米·塞西杰先生毒死了格里·韦德?”

“对，他在韦德先生上床睡觉之前在楼下喝的一杯兑苏打水的威士忌中下了毒。这便是为什么他在给韦德小姐写那封信时已经感到很困倦的原因。”

“这么说来，那个男仆鲍尔与此事无关?”邦德尔问道。

“鲍尔是我们的人，艾琳小姐。考虑到我们的窃贼有可能去偷赫尔·埃伯哈特的发明，于是我们就把鲍尔安插了进去，替我们注意事态的发展。但是他没起多大作用。正如我所说，塞西杰先生轻而易举地就将那一剂致命的毒药投了进去。后来，趁大家熟睡之际，塞西杰先生又将一个瓶子、一个玻璃杯和一个空氯醛瓶子放到韦德先生的床边。韦德先生那时已神志不清了，他的手指头可能被塞西杰先生拿起来在杯子和瓶子边上按过，这样，如果有人产生任何疑问的话，就可以在它们上面发现他的指纹，从而消除疑虑。我不清楚塞西杰先生见到壁炉台上的那七面钟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肯定不会在德弗罗先生面前流露出什么来。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肯定度过了难熬的五分钟，得时不时地想到那些钟。而且我还认为自那以后他肯定密切注意着德弗罗先生的一举一动。

“接下去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得并不确切，韦德先生死后谁也没怎么见到过德弗罗先生。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肯定在循着他所知道的韦德先生走的那条路子往下走，并且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即塞西杰先生就是我们要抓的人。我猜想他也是被同一个人出卖了的。”

“您是指……”

“洛兰·韦德小姐。韦德先生对她一往情深——我相信他希望娶她为妻——她并不真是他的妹妹，当然——他无疑告诉了她一些他原不该告诉她的情况。但韦德小姐却全身心地恋着塞西杰先生，他让她干什么她都会在所不辞。她将那个消息捅给了他。同样，后来，德弗罗先生又被她迷住

了，而且可能提醒过她要她提防塞西杰先生。于是德弗罗先生反过来被灭口了——临死前他试图告诉七面钟杀害他的凶手是塞西杰先生。”

“太可怕了。”邦德尔叫道，“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

“嗯，似乎不太可能。实际上，我自己都差点儿不敢相信那会是真的。不过，接下来我们谈谈双足飞龙教堂的事儿。你肯定会记得那是多么的尴尬——尤其是对埃弗斯莱先生而言。你和塞西杰先生都戴着手套。埃弗斯莱先生本来就被你软磨硬缠要他带你到这个地方来弄得很窘迫，而当他发现你偷听到了会上的内容时，他简直目瞪口呆了。”

警监停下来，眨了眨眼睛。

“我也一样，艾琳小姐。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竟能够有这种事情。你确实把我给愚弄了。

“唉，埃弗斯莱先生真是左右为难，他不可能让你知道七面钟的秘密而又不让塞西杰先生知道——那是绝对不行的。当然，这样的情况正是塞西杰先生所求之不得的，因为它给了他一个使他自己也应邀到双足飞龙教堂的借口，这样对他来说事情就容易多了。

“我可以承认七面钟是给洛马克斯先生发出过一封恐吓信，那是为了确保他来向我求助，这样我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到现场了。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对于我在场这件事我并没有做任何掩饰。”

警监又眨了眨眼。

“嗯，表面上，埃弗斯莱先生与塞西杰先生将值夜的任务一分为二，实际上，埃弗斯莱先生与圣·摩尔小姐才是真

正将值夜的任务一分为二，各负其责。圣·摩尔小姐在书房的窗户边上值勤时听见塞西杰先生来了，于是不得不闪到屏风的后面去了。

"现在该说说塞西杰先生的聪明之处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给我讲了一个极其真实的故事。而且我必须承认由于那场厮打及其它等等，我明显地动摇了——对他究竟与盗窃案是否有关，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开始产生了怀疑。有一两处可疑的情况与我们的思路背道而驰，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一件可以解决问题的东西出现了。

"我在壁炉里找到了那只烧得残缺不全、上面有牙齿印的手套……这样……嗯……我就知道我终究还是对的了。不过，说实话，他的确是个很聪明的家伙。"

"都发生了什么事?"邦德尔问道，"另外的那个男人是谁?"

"根本就存在什么另外的男人。听着，我将告诉你我最后是怎样弄清楚整个故事的本来面目的。首先，塞西杰先生与韦德小姐一同参与了这件事。他们事先约定好了一个准确的会合时间。韦德小姐驱车而来，翻过篱笆，然后向房子靠近。如果有人拦住她，她已经编好了一个极完美的故事——就是她最终还是讲了出来的那个故事。不过她顺顺当当地来到了阳台上，此时时钟刚刚敲过两点。

"现在，我可以开始从有人看见她进来说起。我手下的人看见了她。但他们有我的命令，凡是进去的人一律放行——只拦从里面出来的人。你知道，我想尽可能多地发现点

什么。韦德小姐来到阳台上，而就在她到达阳台的那一刻，一包东西从天而降落在了她的脚前，她将它拾了起来。一个男人顺着常春藤下来，她抬腿便跑。接下去发生了什么呢？厮打——跟着就是两声枪响。大家都会怎样呢？冲往打斗的现场。韦德小姐本来可以离开庭园带着配方安然驾车跑掉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那样发展。韦德小姐不偏不倚和我撞了个正着。这时整个游戏就起了变化，已不再是进攻而是防守了。韦德小姐把她编好的故事讲给我听了。那故事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很像是真的，而且合情合理。

“这时我们到了塞西杰先生那儿，有一件事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单是挨了那颗子弹不足以使他昏过去。他要么是摔倒在地把头给撞了……要么他压根儿就没昏过去。后来我们听了圣·摩尔小姐的叙述，和塞西杰先生所说的极其吻合……只有一点有启发性的地方。圣·摩尔小姐说塞西杰先生关了灯走到窗户那边去之后，一点儿声也没出，以至于她还以为他离开房间到外面去了。注意，只要房间里有人，而你又在竖着耳朵听的话，那么你再怎么也能听得见他的呼吸声。假定塞西杰先生真出去了，那么，接下去会到哪儿去呢？攀着常春藤爬到了奥罗克先生的房间——奥罗克先生的威士忌苏打水里面头天夜里让人投了安眠药。他拿到了文件，扔给了下面的女孩子，又顺着常春藤爬了下来，然后就开始了那场厮打。只要你想到了那一招，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把桌子一张张踢翻，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先用你自个儿的声音说上一通，再用一种嘶哑的半高不低的声

音说上几句，然后再来他个画龙点睛之笔，两枝手枪各放一枪。他自己的科尔特自动手枪，前些天公开买来的那一枝，对着想象中的攻击者开了一枪。然后，用戴着手套的左手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小毛瑟手枪对着自己的右臂开了一枪，把那只手臂上的肉打了个对穿。他将这枝枪从窗户里扔出去，用牙齿扯掉手套，扔进了火堆里。我赶来时他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邦德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巴特尔警监，您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吧？”

“不，我没有意识到。我和大家一样也被骗了，直到事后很久我才把这一切拼合起来。是从发现那只手套开始的，然后，我让奥斯瓦德爵士把那枝手枪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手枪落在了比它本该落的位置以外很远处。但是，一个惯于使右手的人用左手扔东西是不可能扔一样远的。可是这依然只不过是怀疑而已——而且是很没有依据的怀疑。

“不过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包文件扔下来显然是想让某个人拾起来的。如果韦德小姐是碰巧在那儿的话，那么真正的那个人是谁呢？当然，对于那些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问题的答案是够简单的——伯爵夫人呗。但是，在这点上我把你给骗了。我知道伯爵夫人是没问题的。那么接下去如何呢？嘿，我有了主意，拣到那包文件的人实际上正是扔文件的人想扔给的那个人。我越是这么想，越是觉得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韦德小姐竟然分秒不差地正好赶上了文件掉下来的一刹那到达那儿。”

“我跑来跟您说我很怀疑伯爵夫人时，肯定令您犯了不

少难吧。"

"是的,艾琳小姐。我不得不说点什么把你的注意力引开。而且还很让埃弗斯莱先生感到为难,伯爵夫人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不知道她可能说些什么。"

"现在我明白了比尔为什么那么着急,"邦德尔说,"为什么一再让她别着急,等感觉很好了再说话的原因了。"

"真是难为比尔老弟了。"圣·摩尔小姐说道,"这个可怜的孩子不得不违心地在那儿演戏——每一刻都气得发狂。"

"好啦,"巴特尔警监说道,"好啦。我怀疑塞西杰先生……可是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另一方面,塞西杰先生自己慌神了。他或多或少意识到自己在七面钟里面所面临的情况——但是他非常想知道7号是谁。在他的印象里好像奥斯瓦德爵士就是7号,于是设法让自己被邀请去了库特先生家。"

"我怀疑过奥斯瓦德爵士,"邦德尔说,"特别是当他那天夜里从花园里进来的时候。"

"我从来就没怀疑过他。"巴特尔说道,"不过,我倒愿意告诉你我的确怀疑过那个年轻人,他的秘书。"

"猩猩?"比尔问道,"不是老猩猩吧?"

"不,埃弗斯莱先生,就是你叫老猩猩的家伙。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而且是一个只要他想干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人。我怀疑他,部分是因为那天夜里是他把那些钟拿到韦德先生房间里去的,在床边放上那个瓶子和玻璃杯对他来讲是举手之劳。其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是个左撇子。那只

手套正好与他的情况吻合……要是没有……"

"没有什么?"

"牙齿印——只有右手动不了的人才免不了用牙齿扯掉那只手套。"

"所以猩猩就免去了嫌疑。"

"是的，如你所说。我敢肯定贝特曼先生要是知道自己曾被怀疑过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肯定。"比尔附和道，"像猩猩那样一本正经的家伙——蠢驴。你怎么会想到……"

"唉，照那个情况来说，塞西杰先生才是你所描述的那种最没有头脑的小蠢驴。他们两个中有一个在扮演着角色。当我认定是塞西杰先生时，我很有兴趣听听贝特曼先生对他的看法。贝特曼先生始终非常怀疑塞西杰先生而且还经常跟奥斯瓦德爵士说起他的看法。"

"奇怪，"比尔说，"贝特曼从来就没有出错的时候。真是叫人受不了。"

"好啦，正如我所说。"巴特尔警监继续说道，"我们把塞西杰先生拖得团团转，他被这个七面钟搞得不知所措，而且又不能确定危险在哪儿。我们完全是靠了埃弗斯莱先生才最终将他抓获归案的。他知道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不惜拿生命去冒这次险。不过他做梦也没想到你会被拖了进去，艾琳小姐。"

"天哪，不。"比尔充满感情地说道。

"他编好了一个故事跑到了塞西杰先生的住处。"巴特尔继续道，"他假装自己手上得到了德弗罗先生的某些文

件，而那些文件里提到了对塞西杰先生的怀疑。作为贴心朋友，埃弗斯莱先生自然应该迅速去通知他，而实际上他确信塞西杰先生肯定会作出解释的。我们推测如果我们对了的话，塞西杰先生肯定会设法将埃弗斯莱先生除掉，而且我们对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心中非常有数。果真，塞西杰先生给了他的客人一杯威士忌苏打水。趁着他的主人出去的那一两分钟，埃弗斯莱先生把那玩意儿倒进了壁炉台上的一只罐子里，但是他当然得跟他演戏，假装药物正在开始发生作用。他知道，药物见效会很慢，不是那种急速见效的药物。他开始讲起他编好的那个故事来了，塞西杰先生一开始是很愤慨地否认了，但是他一看到（或者说他以为看到）药物开始发生作用了，便承认了一切并告诉埃弗斯莱先生说他是第三个来送死的。

“当埃弗斯莱先生差不多完全人事不省了时，塞西杰先生把他弄到了楼下的汽车边上，帮着他坐了进去。车篷撅了起来。他肯定已经背着埃弗斯莱先生给你打过电话了。他给你提了一个聪明的建议，让你说你要开车送韦德小姐回家去。

“你没有提到你从他那儿得到消息的事儿。后来当有人在这儿发现你的尸体时，韦德小姐会发誓说你开车把她送回了家，然后由于想闯进这幢房子而自个儿去了伦敦的。

“埃弗斯莱先生继续扮演着他那个不省人事的角色。我可以告诉你，这两个年轻人一离开杰民街，我手下的一个人便进人塞西杰先生的住处，找到了掺了毒药的威士忌，里面含有足以置两个人于死地的盐酸吗啡。他们坐的那辆小汽

车也被跟踪了。塞西杰先生驱车来到了城外的一个著名的高尔夫球场，他在那儿晃了几分钟，说要打一场球。这当然不过是为了替自己找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借口，他需要这样一个借口。他把里面坐着埃弗斯莱先生的车停在了离球场一段距离的路上。然后他驾车折回城里来到了七面钟俱乐部。他一看见艾尔弗雷德离开就把车开到了门口，下车时还跟埃弗斯莱先生说了几句什么。他是怕你在听而特意表演给你听的，然后就来到了这幢房子里面，演出了他的那场闹剧。

"他假装出去找医生，而实际上他只不过砰地一声把门带上之后便偷偷地爬到楼上躲在了这间屋子的门背后。韦德小姐很快就会找个什么借口把你打发到这间屋子里来的。埃弗斯莱先生见到你时当然吓了一跳，不过他认为他最好把他的这个角色继续扮演下去。他知道我们的人在监视着这幢房子，而且他猜想你不会马上有危险，更何况他随时都可以'苏醒过来'。当塞西杰先生把他的左轮手枪丢在桌上并且显然离开了房子时，似乎就越发安全了。至于下面的一小段……"他停了下来，看着比尔，"或许你想来说说吧，先生。"

"我依然躺在那张沙发上。"比尔说，"努力显得昏迷过去而且越来越不行了。然后我听见有人从楼上跑了下来，洛兰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我听见了塞西杰的声音，但没听清他说的话。我听见洛兰说：'好了——彻底不行了。'然后他说：'帮我把他抬到楼上去。可能会费点儿劲，不过我想叫他们俩堆在一起——让 7 号好好地吃上一惊。'我不太明白他

们在唠叨什么，但是他们硬是用尽了各种办法把我拖上了楼。着实让他们费了点劲。我把自己弄得死一样地沉。他们把我扔进了这里，然后我听洛兰说：‘你肯定万事大吉了？她不会活过来了？’吉米——这该死的恶棍——说：‘不用担心。我打她的时候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

“他们走了，把门也锁上了，然后我睁开眼睛看见了你。天啦，邦德尔，我再也不会有那样害怕的感觉了。我当时以为你死了。”

“我想是我的帽子救了我。”邦德尔说道。

“部分是你的帽子，”巴特尔警监说道，“部分是塞西杰先生受伤的胳膊救了你。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的胳膊只有平时力气的一半。不过，那完全不是我们部门的功劳。我们没有尽到保护你的责任，艾琳小姐——这是整个这次行动中的不光彩之处。”

“我太莽撞了，”邦德尔说道，“同时我也太幸运了。我不能理解的是洛兰居然参与了犯罪。她是如此温文尔雅的一个小姑娘。”

“啊！”警监说道，“彭顿维尔监狱里关着的那个杀害了五个孩子的女杀人犯也是那样。你不能以貌取人。她骨子里流着坏水——她的父亲应该不只一次见过监狱里面是什么样子。”

“您把她也抓起来了？”

巴特尔警监点了点头。

“我想他们不会判处她绞刑的——陪审团的人大多是软心肠。不过年轻的塞西杰肯定会被绞死——也是一件好

事——我还从没碰到过比他更邪恶更歹毒无情的罪犯。”

“好了。”他补充道，“如果你的头疼得不是太厉害的话，艾琳小姐，来个小小的庆祝怎么样？转角有个很不错的小饭馆。”

邦德尔完全同意这一提议。

“我正饿得慌呢，巴特尔警监。而且，”她四下瞧了瞧，“我还得认识认识我所有的同事。”

“七面钟，”比尔说道，“万岁！我们需要好好地喝他一顿香槟了。他们是不是跑去喝香槟去了，巴特尔？”

“你不会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先生。这件事看我的好了。”

“巴特尔警监，”邦德尔说道，“你真是个棒男人。只可惜你已经结婚了。看来，我只能将就着点儿跟比尔凑合了。”

第三十四章　凯特勒姆勋爵欣然应允

“爸爸，”邦德尔说道，“我得向您通报一个消息。您就要失去我了。”

“胡说，”凯特勒姆勋爵说道，“不要跟我说什么你患百日痨或者什么心脏衰弱之类的玩意儿，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相信的。”

“我不是说死。”邦德尔说道，“我是说我要嫁人了。”

“这消息跟死也差不多，”凯特勒姆勋爵说道，“我想我恐怕得穿着紧绷绷怪不舒服的礼服来参加你的婚礼，将你嫁出去吧。而且洛马克斯可能会认为有必要在小礼拜室里吻我一下。”

“天呀！你不会认为我会嫁给乔治吧？”邦德尔大声说道。

“嗯，上次，你知道，也就是昨天，我见到你时，”她的父

亲说道，“我好像看出了这个苗头。”

“我要嫁的这个人比乔治要好上一百倍，”邦德尔说道。

“但愿如此，真的，”凯特勒姆勋爵说道，“只是事情哪里说的准呢。凭我的感觉，你并不真的很会看人，邦德尔。你告诉我说那个叫塞西杰的小伙子是一个快乐的没有什么能耐的人，而从我听说的情况来看，他似乎是当今能耐最了不得的一个罪犯。遗憾的是我从来没见到过他。我正在考虑着手写我的回忆录——准备拿一章出来专门写我所见过的杀人凶手——而由于纯粹的人为的疏忽，我从来没遇见过这个年轻人。”

“您别犯傻了吧，”邦德尔说道，“您知道您根本就没有精力写回忆录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

“实际上我并不是打算亲自动手写，”凯特勒姆勋爵说道，“我相信靠我自己是写不出来的。不过前些天我碰到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女孩子，她就是专门代人捉笔的。她搜集素材并且负责整个执笔的任务。”

“那您干什么呢？”

“哦，每天花半个小时跟她提供几个事实就行了，别的啥也不用干。”略为停顿了一下后，凯特勒姆勋爵说道：“她是个很好看的女孩子——非常娴雅而且非常有同情心。”

“爸爸，”邦德尔说，“我有一种感觉，没有我在您身边，您会陷入极度的危险的。”

“不同的危险适合于不同的人。”凯特勒姆勋爵说道。

他正要走开，又扭过头来说道：

“顺便问一句，邦德尔，你要嫁给谁？”

“我正在纳闷，”邦德尔说道，“你什么时候才会问我这个呢？我要嫁给比尔·埃弗斯莱。”

这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思忖了一会儿，然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极了，”他说，“他是个不要人家让分的选手，对不对？他可以和我在秋季运动会上一起打双打。”